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Chinese

9-16-2010

《說文》古文與籀文之關係研究

Yan Ho SIU

yh1siu@ln.edu.hk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etd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蕭欣浩 (2010)。《說文》古文與籀文之關係研究 (碩士論文, 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chi_etd.1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說文》古文與籀文之關係研究

蕭欣浩

哲學碩士

嶺南大學

二零一零年

《說文》古文與籀文之關係研究

蕭欣浩

此論文為中文哲學碩士學位課程之部分要求

嶺南大學

二零一零年

論文撮要

《說文》古文與籀文之關係研究

蕭欣浩

哲學碩士

關於《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關係，以學者王國維（1877-1927）的說法影響最大，王氏於其研究中數次提到「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論點，即認為古文與籀文為兩種不同的文字體系，兩者無甚關係。近代學者何琳儀（1943-2007）則持不同的見解，何氏嘗試以古、籀文相同的文字為例，嘗試證明兩者並不能全然劃分，何氏更指出，籀文可能是古文的源頭，於戰國時期，古、籀文才劃分成兩個體系。

《說文》古、籀文的關係，仍未有具體清晰的結論。由此，本論文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為研究核心，運用比對與統計的方法，嘗試分析及釐清兩者之間的關係。本論文所採用的「字符、部件比對法」，先將古、籀文分別拆分成構意最小的部件，並歸納出「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三批材料，再將古、籀文的資料相互比較分析，嘗試從最仔細的部件著手，分析古、籀文之間的異同與關係。除古、籀文的直接比對外，本論文會利用依從「字符、部件比對法」所分拆出的古、籀文材料，與三批不同的文字材料比對，三批材料分別為西周金文、戰國文字，以及《說文》小篆，嘗試以不同時代的文字為佐證，並統計當中的數據，以進一步展示《說文》古、籀文的異同之處，並探討兩者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以及《說文》小篆的關係。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論文為原創性之研究成果，所有已發表或未發表著作之引用，均已適當註明出處。

SIGNED

(蕭欣浩)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五日

畢業論文核准頁

《說文》古文與籀文之關係研究

蕭欣浩

哲學碩士課程

論文審查委員會：

SIGNED

(主席)

劉燕萍博士

SIGNED

(校外考試委員)

郭鵬飛博士

SIGNED

(校內考試委員)

李雄溪教授

SIGNED

(校內考試委員)

許子濱博士

導師：

李雄溪教授

代教務會核准：

SIGNED

施雅德教授

研究及高級學位課程委員會主席

16 SEP 2010

日期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概況	1
一、以《說文》籀文為研究核心	1
二、以《說文》古文為研究核心	5
三、以《說文》古、籀文為研究核心	1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18
一、以「字符、部件比對法」分析《說文》古文與籀文	18
二、探討《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關係	19
三、探討《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說文》 小篆的關係	19
第三節 研究範圍	21
第四節 釐定《說文》古籀文的範圍	22
一、《說文》重文古文的範圍	22
二、《說文》重文籀文的範圍	24
第五節 章節安排	26
第二章 研究方法	28
第一節 「部件分析法」——分拆字符的標準	28
一、「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	32
第二節 「字符、部件比對法」——構形比對的方法	35
一、「個體字符」比對「個體字符」	35
二、「複合部件」比對「複合部件」	37
三、「基礎部件」比對「基礎部件」	38

四、 「個體字符」比對「複合部件」	39
五、 「個體字符」比對「基礎部件」	39
第三節 「字符、部件比對法」與「個體字符」比對法之比較	41
第四節 「字符、部件比對法」與其他比對、分析法之比較	45
 第三章 《說文》古文與籀文之比較	51
第一節 前言	51
第二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可比較單位」為限	52
一、 依「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分類	53
二、 依「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分類	54
三、 依構形的統一性分類	55
第三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為限	58
一、 依「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分類	58
二、 依「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分類	60
三、 依構形的統一性分類	61
第四節 《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比對與論點分析	63
第五節 小結	71
 第四章 《說文》古文、籀文與西周金文之比較	72
第一節 前言	72
第二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金文可比較單位」為限	73
第三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為限	78
一、 依單位的構形異、同分類	78
二、 依「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分類	80
1. 依「獨例單位」分類	80
2. 依「多例單位」分類	82

三、 依構形的統一性分類	84
第四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單位、構形為核心	87
一、 依單位的異、同分類	87
二、 依構形的異、同分類	90
第五節 小結	93
 第五章 《說文》古文、籀文與戰國文字之比較	94
第一節 前言	94
第二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為限	95
第三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為 限	101
一、 依單位的構形異、同分類	101
二、 依「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分類	103
1. 依「獨例單位」分類	104
2. 依「多例單位」分類	105
三、 依構形的統一性分類	107
第四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單位、構形為核心	110
一、 依單位的異、同分類	110
二、 依構形的異、同分類	113
第五節 小結	115
 第六章 《說文》古文、籀文與《說文》小篆之比較	116
第一節 前言	116
第二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小篆可比較單位」為限	117
第三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為限	122
一、 依單位的構形異、同分類	122

二、 依「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分類	125
1. 依「獨例單位」分類	126
2. 依「多例單位」分類	127
三、 依構形的統一性分類	129
第四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單位、構形為核心	132
一、 依單位的異、同分類	132
二、 依構形的異、同分類	135
第五節 小結	137

第七章 《說文》古文、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說文》

小篆之比較	138
第一節 前言	138
第二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可比較單位」為限	139
第三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為限	141
一、 依單位的構形異、同分類	141
二、 依「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分類	143
1. 依「獨例單位」分類	144
2. 依「多例單位」分類	145
三、 依構形的統一性分類	147
四、 依構形的異、同關係分類	149
第四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單位、構形為核心	158
一、 依單位的異、同分類	158
二、 依構形的異、同分類	160
1. 分析「構形相同」的單位.....	160
2. 分析「構形相異」的單位.....	163
第五節 小結	167

第八章 總結	169
附錄	171
附表一：《說文》古文「可比較單位」	171
附表二：《說文》籀文「可比較單位」	209
附表三：《說文》古、籀文「合併比對單位」的分類單位與數目	236
參考資料	237

第一章 緒論

本章為全文的緒論，共分五節。首節為研究概況，闡述歷代與《說文》古文與籀文相關的研究，集中論說當中與構形比對、數據統計相關的論著。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該節針對歷代古、籀文研究中可補充、修訂之處，提出本文三點研究方向。第三節為研究範圍，主要釐清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材料，以及將會探討的研究範圍。第四節旨在於比對研究之前，釐定《說文》古、籀文的範圍，說明本文採用的古、籀文字數。第五節為論文架構，簡述本文的章節安排，以及每章的大概內容。

第一節 研究概況

關於《說文》古文與籀文的研究，無論是個別以古文或籀文為研究重心，還是將古、籀文合併研究，歷代相關的專著、論文均數量繁多，不勝舉枚。因此本部份的概述會依據研究核心的不同，將專著、論文分成三部份，分別為：「以《說文》籀文為研究核心」、「以《說文》古文為研究核心」，以及「以《說文》古、籀文為研究核心」。由於本文以「字符、部件比對法」作為研究方法，主要運用構形比對與數據統計等方法，故本節於概述前代學者的研究時，會集中展示當中比較構形與統計資料的部份，期望將與本文的研究方法相近、相同的著作，以更廣泛與深入的角度呈現。

一、以《說文》籀文為研究核心

《說文》籀文的研究，以王國維的論說最為卓著，影響亦最廣，王氏於〈史籀篇敘錄〉¹中，對籀文的來源、產生時代、使用地域、體例構形等，均逐一引據考查辨正。另外，王國維於〈史籀篇疏證〉²一文，運用不同的文獻典籍與出

¹ 王國維，〈史籀篇敘錄〉，輯於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5冊，頁2053-2066。

²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輯於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5冊，頁2067-2142。

土器物等材料，從構形、聲韻、訓詁等角度，逐一考釋 223 個籀文，並間接指出《說文》籀文的字數。以現今的角度回顧王國維之論，當中或有偏頗之處，唯王氏於所見材料有限的情況下，能作如此全面、精闢的推論，實在可貴，而其著作與考據，亦為後代研究籀文者必讀的材料。其餘探討《說文》籀文的研究，還有陳楓〈從籀文到篆文的變化看漢字改革〉³、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⁴、齊秋生與徐學標〈《史籀篇》文體考〉⁵、古敬恒與孫建波〈小篆對籀文的省改與秦人的思維趨向〉⁶等。

於構形比對方面，樊俊利〈《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合證〉⁷一文，以《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互證，並旁涉甲骨文、春秋金文等文字材料，嘗試從構形相同的單位，以及籀文與西周金文之間的演變，證明籀文為西周文字。經統計，樊俊利列舉 71 個《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對應的例子，並指出當中有 23 例屬兩者字形相同，有 28 例可清晰分辨籀文與西周金文的演變過程，由此樊俊利認為籀文確為西周金文。此外，李朝遠於〈新出秦公器銘文與籀文〉⁸中則以《說文》籀文與銘文比對。文中李氏先介紹六件秦公器，詳細列明每件器物的資料，並以銘文「秦」字為比對的單位，通過秦公器銘文與籀文比對，六個銘文當中，兩個形同籀文，而又與西周金文相合，李朝遠指這類字與甲骨文、金文一脈相承。另外，不合於籀文的四字，只見於西周金文，而從構形所示，當有可能為秦人本有的文字。根據以上「秦」字六個銘文的比對，李朝遠推論形同籀文的秦文字，於春秋戰國時一直傳承，反而真正為秦人所用的文字則被淘汰。

除比對甲骨文與金文外，潘玉坤〈籀文形體淺論〉⁹一文主要以《說文》籀

³ 陳楓，〈從籀文到篆文的變化看漢字改革〉，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第 2 期，1996 年 6 月，頁 73-76。

⁴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2 期，頁 82-85。

⁵ 齊秋生、徐學標，〈《史籀篇》文體考〉，載《語言研究》，2005 年第 3 期，頁 62-63。

⁶ 古敬恒、孫建波，〈小篆對籀文的省改與秦人的思維趨向〉，載《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1 期，頁 54-56。

⁷ 樊俊利，〈《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合證〉，載《語文研究》，2009 年第 4 期，頁 56-62。

⁸ 李朝遠，〈新出秦公器銘文與籀文〉，載《考古與文物》，1997 年，第 5 期，頁 82-86。

⁹ 潘玉坤，〈籀文形體淺論〉，載《殷都學刊》，2003 年，第 2 期，頁 89-92。

文比對古文、小篆。文中潘氏先略述《說文》的六種書例，然後引王筠「籀文好重疊」與王國維籀文「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的論說，並指出學者對籀文是否繁複的問題，意見不一，為此潘玉坤以籀文比對小篆，考證籀文的形體是否較為繁複。潘玉坤於統計中指出，籀文比小篆增繁的情況最多，並以此證明王筠與王國維之言無誤。關於《說文》籀文與古文、小篆的關係，潘玉坤先引張行孚「小篆多古籀文」之論，然後將籀文比對古文及小篆，以探討三者之間的關係。於籀文與小篆方面，潘氏認為小篆上承籀文，兩者應有密切關係，並舉出三點作論據¹⁰。此外，潘玉坤認為，籀文與古文的關係雖不如小篆般密切，但古、籀文彼此應有關聯，潘氏遂從兩者的構形分析，舉出三點具體的例子¹¹，說明《說文》古、籀文之間「確確實實存在一些共同的東西」¹²，原因在於兩者都是從殷商西周古文中衍化出來的。

此外，不少研究都綜合時代各異的文字材料，嘗試與《說文》籀文作分析比較，如陳楓的〈籀文時代新探〉¹³，論文主要探討《說文》籀文的使用時代，文中以籀文為主軸，比對甲骨文、金文、《汗簡》、秦系文字等不同文字¹⁴。經統計後，論文顯示籀文與西周、春秋金文的關係最近，加上有部份籀文只可與金文對認，因此陳氏認為兩者可以視作同一時期的文字。而陳楓依據籀文與其他古文字的關係指出，籀文於甲骨文至戰國文字時均有變化，故與其把籀文定為某一時期的文字，不如將其看成「某一歷史時期的文字」¹⁵。

另外，廖素琴〈《說文解字》重文中之籀文字形研究〉¹⁶對《說文》籀文作宏觀的探討，文中先闡述〈史籀篇〉的來源、作者、體例與字數等資料，並引

¹⁰ 潘玉坤所舉的三點論據，分別為：（一）「籀文的絕大多數偏旁都與小篆沒有多少差別」。（二）「有不少籀文充當了小篆的偏旁」。（三）「籀文篆文合用同一形體」。

¹¹ 潘玉坤所舉的三個例子，分別為：（一）「籀文古文同形」。（二）「古文而作籀文偏旁」。（三）「有些偏旁，與小篆差別明顯，古文籀文卻能通用」。

¹² 見潘玉坤，〈籀文形體淺論〉，頁 91。

¹³ 陳楓，〈籀文時代新探〉，載《人文雜誌》，1996 年，第 3 期，頁 63-68。

¹⁴ 當中還包括：《侯馬盟書》、《中山王璽器》、《古璽文編》、《先秦貨幣文編》及《古幣文編》等。

¹⁵ 見陳楓，〈籀文時代新探〉，頁 68。

¹⁶ 廖素琴，〈《說文解字》重文中之籀文字形研究〉，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前代學代的觀點加以論述。於探討籀文使用時空的部份，廖素琴將《說文》籀文與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比對，嘗試以量化的統計結果，分析籀文的起源，以及討論籀文使用時空的問題。廖素琴於文中列舉 65 個籀文字例，指出當中能與西周金文相同、相近的單位最多。若將籀文能與殷商、西周文字相合的單位相加，兩者共佔統計總數的六成多。廖氏由此推論，籀文於西周晚期實已成規模。再者，廖素琴以籀文比對戰國時五系文字¹⁷的數據，論證王國維「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論，廖氏指出籀文與楚系文字相合的比例，較秦系文字為高。由此推論，王氏之言有必要修正。另外，廖素琴又引陳立於〈戰國文字構形研究〉¹⁸中以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比對，指出《說文》古文與楚系文字相合的比例最高，但與秦系文字亦有不少相合的字例，故可知古文與秦系文字不能二分。由此廖素琴再證王國維「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論「確與事實不符」¹⁹。

於《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析異的方面，廖素琴先將籀文與戰國文字互證，通過構形比對，從四個方面²⁰探討兩者之間的差異。然後，廖氏再以籀文與傳抄古文互證，比對分為「三體石經古文」與「《汗簡》、《古文四聲韻》」兩部份，當中分別列舉例子，分析籀文與傳抄古文構形相同或相近的字例。廖素琴於結論的部份指出，「屬於西周文字體系的籀文，發展至戰國文字時期，文字系統已然分流」²¹，而《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古文，可用作探究籀文的來源，以及輔助說明今本《說文》中的籀文構形。於《說文》籀文字形來源及演變的部份，廖素琴同樣以構形比對的方法，羅列相關的甲骨文、金文、戰國簡帛文字與小篆，嘗試歸類當中相同、相近的構形，了解籀文的演變、源流。廖氏於小結中指出，《說文》籀文與小篆均多見於古文字的材料當中，而籀文與傳抄古文相合的字例亦不少。

¹⁷ 戰國時分成五系的文字，分別為：楚系、晉系、齊系、秦系、燕系。

¹⁸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2003 年。

¹⁹ 見廖素琴，〈《說文解字》重文中之籀文字形研究〉，頁 34。

²⁰ 文中提及的四個方面，分別為：「字形有所簡化」、「字形有所繁化」、「字形有所異化」，以及「僅見合於戰國器物之字」。

²¹ 見廖素琴，〈《說文解字》重文中之籀文字形研究〉，頁 73。

廖素琴於文中以《說文》籀文為核心，嘗試以構形比對的方法，統計出量化的數據，所採用的文字材料豐富且恰當，而由此所作的結論亦甚可取。唯當中仍局限於個體字符的比對，故所得之數據或未夠仔細、詳盡。另外，於論文中籀文使用時代的部份，廖素琴於比對後，將數據劃分成殷商、西周、春秋、戰國²²四類，廖氏以此法分類並無不妥，但仍需注意的是，字符間構形相同、相近的關係可以是短暫的，也可以是持續的，即一個字例可以只於單一的類別出現，亦可以跨越四個不同類別，若能將這些資料再仔細整理，就能看到每個字例的使用時空，從而再作綜合的分析，唯此種對字例持續出現的統計，未見於廖氏的分析當中。

二、以《說文》古文為研究核心

《說文》古文的研究繁多，歷來有不少純粹考釋古文的專書與論文，如舒連景《說文古文疏證》²³、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²⁴、胡小石《說文古文考》²⁵、邱德修《說文解字古文字釋形考述》²⁶、張維信《說文解字古文研究》²⁷、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²⁸，以及李天虹《說文古文新證》²⁹。綜觀而論，以上諸家學者的研究，分別引用石經古文、傳抄古文、戰國文字、文獻典籍等資料，從構形比對、語音、訓詁等各方面，考釋《說文》古文。

於綜述、概論方面，江舉謙於《說文古文研究》³⁰中，先綜述前代學者的意見，並集中探討「通用地區」、「流行時間」與「長遠淵源」三方面。江氏於綜觀《說文》古文內容的部份，將古文區分成五類³¹，於每類之下列舉例子，說明

²² 文中戰國一類，可再細分成楚、晉、齊、秦、燕五系，於此不作細分。

²³ 舒連景撰，《說文古文疏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²⁴ 商承祚著，《說文中之古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²⁵ 胡小石著，《說文古文考》，輯於胡小石著，《胡小石論文集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²⁶ 邱德修撰，《說文解字古文字釋形考述》（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

²⁷ 張維信撰，《說文解字古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74年）

²⁸ 張富海著，《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²⁹ 李天虹，《說文古文新證》，載《江漢考古》，1995年，第2期，頁73-81。

³⁰ 江舉謙，《說文古文研究》，載《東海學報》，第二十一卷，1980年6月，頁1-24。

³¹ 五項體例分別為：（一）許君明言為古文者。（二）引壁中經傳說從而知為古文者。（三）既

《說文》古文所包含的不同屬類。最後，江氏從構形、涵義、語音三方面，論述古文於文字學上的價值。李梅〈《說文》古文研究初探（1949 年以前）〉³²一文，同樣以《說文》古文為中心，不同之處在於，李氏將論文的研究範圍定於 1949 年以前。論文分成論述與集釋兩部份，李梅於論述的部份，將前代學者的古文研究分為三個時段³³，逐一探討當中與古文相關的著作與論說。而集釋的部份主要歸納 1949 年以前學者對《說文》古文的考釋，文中以古文的字符開首，逐一列出不同論著對該字符的分析與考據。

於構形比對方面，陳鎮卿的〈《說文解字》「古文」形體試探〉³⁴，主要以《說文》古文比對甲骨文與金文，陳氏嘗試運用「偏旁分析」、「文例推勘」與「二重參證」等方法，探究古文的初貌，以及先秦文字的演變軌跡。通過比對分析，陳鎮卿將《說文》古文與甲金文的關係，歸類作「繁化」、「簡化」、「異化」、「同化」與「訛變」，並指出《說文》古文應介乎於殷商文字與戰國文字之間的過渡階段。於特色方面，陳鎮卿認為《說文》古文的筆法與甲金文相去甚麼遠，「而較近似於秦篆的寫法」³⁵。最後陳氏指出，古文形體上的六種特色³⁶，並論及古文的不同價值³⁷。

除甲骨文、金文以外，戰國文字亦常用作與《說文》古文比對，李守奎於〈《說文》古文與楚文字互證三則〉³⁸一文中，便是以戰國楚系文字與《說文》古文比對，而當中的比對材料更包括傳抄古文，分別為郭忠恕（?-977）編纂的

引壁中經傳又出古文從而知兩者皆古文者。（四）依說文歸字例可推斷為古文者。（五）疑為新莽改定之古文。見江舉謙，〈說文古文研究〉，頁 6-13。

³² 李梅，〈《說文》古文研究初探（1949 年以前）〉，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³³ 三個時段分別為「清代以前」、「清代」，以及「民國」。

³⁴ 陳鎮卿，〈《說文解字》「古文」形體試探〉，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1995 年。

³⁵ 見陳鎮卿，〈《說文解字》「古文」形體試探〉，頁 285。

³⁶ 六種特色包括：（一）一字多形。（二）一形多義。（三）偏旁多樣性。（四）規律性、系統性。（五）凸顯文字的之音義。（六）美觀與實用並重。見陳鎮卿，〈《說文解字》「古文」形體試探〉，頁 286-288。

³⁷ 當中的價值包括：（一）據以歸納古文字發展演變之規律。（二）輔助殷周甲金文形音義之釋讀。（三）探究戰國文字之基礎。（四）正確解讀先秦經傳典籍。（五）證成、補述《說文》之說解。（六）正補《說文》之闕誤。見陳鎮卿，〈《說文解字》「古文」形體試探〉，頁 289-293。

³⁸ 李守奎，〈《說文》古文與楚文字互證三則〉，載《古文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第二十四輯，頁 468-472。

《汗簡》與夏竦（985-1051）編纂的《古文四聲韻》。李守奎運用構形比勘、古音分析，以及演變系聯等方法，考釋古文「色」字，以及辨識古文「旅與者」、「貴與遺」兩組文字的關係。李守奎純熟運用構形比對的方法，對《說文》古文中未釋字、成疑字的考究，精闢而獨到。而許文獻於〈《說文》古文之來源與性質再探〉³⁹中，更運用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三者與《說文》古文比勘。許文獻於論文中，先將《說文》古文與商周甲骨文、金文比對，指出除王國維言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最近外，「古文與甲金文之關係亦甚密切」⁴⁰。然後，許氏通過不同的組合，將戰國東、西土文字與古文比對，並於初步推論的部份指出，《說文》古文並非只行於戰國東土，應為戰國時各個域系通用字體外的異構，而且與甲金文的關係密切。

許文獻的推論有其可取之處，唯當中比對的例子，有可商榷的地方，如古文比對甲骨文、金文的部份，許氏以「得」字為例，指出古文有獨見於東土文字且上承甲金文的情況，以下詳引許氏之例，以茲說明：

《說文》「得」字古文作 之形。楚系「得」字或作 （郭店楚簡《老子·甲》簡5）、齊系「得」字亦作 （齊陶），皆與甲文 （《前》7.42.2）、金文 （汧其鐘）等形相類，然此類構形亦尚未見於秦系文字。⁴¹

許氏言古文「得」 「獨見於東土文」，而「尚未見於秦系文字」，但觀西土秦國文字，當中可與古文對認的「尋」旁⁴²，分別作 、 與 形，此三形與

³⁹ 許文獻，〈《說文》古文之來源與性質再探——對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之幾項修正意見〉，載《文字論叢》（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第三輯，頁401-426。

⁴⁰ 見許文獻，〈《說文》古文之來源與性質再探——對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之幾項修正意見〉，頁405。

⁴¹ 見許文獻，〈《說文》古文之來源與性質再探——對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之幾項修正意見〉，頁406。

⁴² 《說文》「得」下云：「行有所得也。从彳尋聲。 ，古文省彳。」⁴²可知古文為省「彳」形的「尋」，而於《說文》「尋」下云：「取也。从見从寸。寸，度之，亦手也。注：臣鉉等案，彳部作古文得字。」⁴²可知「尋」即是「尋」，亦為古文「得」字。

⁴³ 秦系文字「尋」作 ，為秦系文字「得」字 （故宮）所從，處理後作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16。

⁴⁴ 秦系文字「尋」作 ，為秦系文字「得」字 （集粹）所從，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116。

古文「得」字 形同，若以西土秦國的構形與許氏所舉東土字例 與 比較，秦國的例子更形近於古文。此外，同部份的例子「正」，亦有相同的情況出現⁴⁶。以上兩處構形比對的差異，直接影響數據歸納的可信性。

嚴和來於〈試論《說文》古文的來源〉⁴⁷一文，同樣採用多種比對的材料，該文從《說文》古文中，選取 144 個「古文作某」的字例，逐一與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小篆比對。嚴氏以歸納所得的數據推論，《說文》古文不僅合於齊、晉、楚三系文字，亦有與秦系文字形同的例子。從時代上而言，嚴和來認為古文並非只於戰國時期出現，當中古文的構形可追溯至更早期的金文與甲骨文。嚴氏以多種文字的比對方便，嘗試從宏觀的角度，梳理《說文》古文的源流，其研究方法與動機均屬可取。唯於構形比對的部份，嚴氏的論文出現數處缺失。

觀嚴和來所收之古文，均為「古文作某」之字，文中說明選收字例的準則時提到：「以戰國文字為根據，凡是「古文」能在現今出土的戰國文字資料中找到的，則兼錄其金文與甲骨文字形，進行比較。」⁴⁸嚴氏清楚說明，只要《說文》古文能與戰國文字比對，便會收納於研究範圍當中，並一併與甲骨文、金文比較。根據上述的採字標準，嚴氏一文仍缺收不少《說文》古文的字例，如「示」⁴⁹、「周」⁵⁰、「古」⁵¹等字均能夠與戰國文字對應，理當列入研究範圍之內。嚴

⁴⁵ 秦系文字「得」作 ，為秦系文字「得」字 （5.429）所從，處理後作 ，見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530。

⁴⁶ 許文獻以「正」字為例，指出《說文》古文「正」 、 ，只與東方文字相合，而「尚未見於秦系文字」，文中東方文字的例子為 （包山楚簡簡 111）、 （晉璽）、 （禾簋）。另，許氏又言金文 （欒書缶）與古文相類，若以金文的構形為標準，則秦系文字「正」 （珍秦 186）亦形類於古文。由此可知，許文獻以「正」為例，推論部份古文只合於東土文字，實不可靠。秦系文字「正」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88。

⁴⁷ 嚴和來，〈試論《說文》古文的來源〉，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⁴⁸ 見嚴和來，〈試論《說文》古文的來源〉，頁 15。

⁴⁹ 《說文》古文「示」作 ，戰國秦系文字作 （秦印），晉系文字作 （貨系 350）。以上兩字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4。

⁵⁰ 《說文》古文「周」作 ，戰國秦系文字作 （雜粹），楚系文字作 （緇 42）、 （窮 10）。

氏一文缺收字例，對最終歸納出之數據，不無影響。

除此以外，文中出現資料錯置的情況，如嚴氏於古文「後」字的列表下，加上「復」字之楷書，而古文「復」字的比對分析，則未有收錄。而嚴氏一文亦多次缺收古文字符，如《說文》「殺」字，古文共有 、 與 三形，嚴和來於比對列表中僅收 形，缺收 與 二形。又如「鷁」字，古文作 、 及 ，嚴氏僅收 形，缺收 與 二形，而「信」、「段」二字亦有相同的情況出現⁵²。上述資料錯置、缺收的失誤，不單影響構形的分析，亦令最終所得的結果有所偏差。

上文提到，學者於比對當中，會採用其他的古文材料與《說文》古文比對，如曾憲通於〈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⁵³一文，就以三體石經中的古文與《說文》古文比勘。曾憲通於互證之前，綜述歷代學者⁵⁴所取的《說文》古文字數，指出古文字數相異的問題，曾氏於文中歸納出《說文》重文古文的七種書例⁵⁵，並統計古文中重文與異體之數目。於《說文》正字古文的部份，曾憲

(雜粹)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70。 (緇 42) 與 (窮 10) 見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年)，頁 15。

⁵¹ 《說文》古文「古」作 ，戰國晉系文字作 (方壺)，楚系文字作 (緇 9)、 (六 23)。 (方壺) 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響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8。 (緇 9) 與 (六 23) 見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37。

⁵² 《說文》古文「信」作 與 ，嚴和來於文中僅收 形，缺收 形。《說文》古文「段」字作 與 ，嚴氏於文中僅收 形，缺收 形。

⁵³ 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載《古文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七輯，頁 273-288。

⁵⁴ 文中學者包括：明·楊慎(1488-1559)、清·蔡惠堂(?-?)、王國維(1877-1927)、胡光燾(1888-1962)、舒連景(1906-1966)與商承祚(1902-1991)。

⁵⁵ 曾憲通歸納出的七種《說文》古文書例(為免贅述，只引書例，省去例子)，如下：

1. 於篆文下別出古文形體，註明「古文」……或註「古文某」。
2. 古文形體與篆文差異較大，則註明古文所從及其意義。
3. 古文頗加省改則為篆文，然亦有古文比篆文簡約者。
4. 古文中有象形，會意，形聲而難明者，則註明其形、意、聲之所在。
5. 古文所從為另一古文之體，則註明古文所從及其意義。
6. 古文中引自某經或某通人之說以說解者，則註明其所從出。
7. 古文中只知其形體不明其結構者，則註以「古文某如此」。

詳參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頁 274-276。

通指出有三種不同的情況⁵⁶，而正因胡光燾、舒連景與商承祚對此三種情況的態度不一⁵⁷，從而影響取字的標準，令三家研究的古文字數不同。此外，曾憲通將440個石經古文比對《說文》古文、小篆、甲骨文、金文、六國文字，並通過整理分類，歸納出「古文來源不限於壁中書」、「古文中多假借字」⁵⁸等不同論點。此外，黃錫全於〈《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說文》「古文」的研究〉⁵⁹一文，則以傳抄古文與《說文》古文比對。黃錫全於文中以《汗簡》與《古文四聲韻》為重心，論述兩本著作當中的石經古文、《說文》古文與《演說文》。於《說文》古文方面，黃錫全將《汗簡》、《古文四聲韻》中所見的《說文》古文分成八個部份⁶⁰，並逐一舉例說明。通過分析，黃錫全指出《汗簡》、《古文四聲韻》當中，有不少字體出自異本《說文》，未見或形異於今本《說文》。《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字形或可校正、訂補今本《說文》，此正是二書的可貴之處。

於《說文》古文的研究當中，林美娟的〈《說文解字》古文研究〉⁶¹從宏觀的角度，運用不同的材料與方法，對《說文》古文作全面的分析。林美娟於文中，分別重探古文的來源與意義，並以出土文字追溯古文的源流，及將《說文》古文與傳抄古文合證。於追溯古文源流的部份，林美娟以甲骨文、殷周金文、戰國文字比對《說文》古文，指出《說文》古文不單與戰國文字相合，亦有不少是形同於甲骨文與殷周金文。此外，林美娟從異體字的角度著手，分別以《郭店楚墓竹簡》與戰國通行文字為軸心，比對《說文》古文與正篆。通過上述兩

⁵⁶ 曾憲通指出《說文》正字古文的三種不同情況，分別為：

1. 正字下別出篆文和籀文，則正字為古文。
2. 正字下別出篆文，則正字非籀文即古文。
3. 正字下別出籀文，則正字兼有篆古。

見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頁276。

⁵⁷ 以下詳引原文，展示曾憲通對胡、舒、商三家之分析：「舒氏最嚴，僅取第一項；商先生次之，兼收第二項；胡氏最寬，三者兼而有之。」見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頁276。

⁵⁸ 見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頁281-282。

⁵⁹ 黃錫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說文》「古文」的研究〉，載《古文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十九輯，頁509-536。

⁶⁰ 文中所指的八個部份，分別為：（一）與鉉本古文完全相合。（二）錄有異本。（三）錄有籀文。（四）同鉉本或體。（五）錄有正篆。（六）可校正鉉本。（七）可補充鉉本。（八）存在闕點和錯誤。見黃錫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說文》「古文」的研究〉，頁513-520。

⁶¹ 林美娟，〈《說文解字》古文研究〉，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

項比對，林美娟認為《說文》中正篆與古文能同時出現的字例，兩者均應為戰國時通行的異體字，林氏亦指出《說文》古文應當存在於重文與正文之中。

於《說文》古文與傳抄古文合證的部份，林美娟分別將古文比勘三體石經、《汗簡》與《古文四聲韻》，嘗試通過構形異同的分析，探討《說文》古文與三者的關係。於舉例說明以後，林美娟歸納出三處與《說文》古文相關的論點。林氏認為，於《說文》古文與三體石經有不少相合的情況下，「二者的出處必有重疊的部份」⁶²。於比對《汗簡》、《古文四聲韻》的部份，林美娟指出郭、夏所錄古文有大部份形同於今本《說文》古文，而郭、夏所錄的古文又與出土文字相近，能夠用於校正或輔助說明今本《說文》古文。

林美娟以構形的比對方法，將《說文》古文比對各類文字體系，通過統計所得的數據，再作不同範疇的分析。林氏此法於選材與方法本身，均恰當可取，而依從數據所作的分析，亦信而有徵。唯林氏的比對仍是以「個體字符」為單位，故於仔細程度方面，或未如以「部件」為單位的比對。

三、以《說文》古、籀文為研究核心

歷來有不少討論、研究，一併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為核心，年代較遠者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⁶³、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⁶⁴、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⁶⁵，而集中從構形方面探討古、籀文的著作，如雨後春筍，漸見於世，如朴昌植〈《說文》古籀和戰國文字關係之研究〉⁶⁶、張行孚《說文發疑》⁶⁷、晏士信〈王國維「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申議〉⁶⁸、孫海波〈說文籀文古文考〉⁶⁹、以及張傳旭〈從楚文字看古文籀文的性質〉⁷⁰等，上述諸家研究均以《說文》

⁶² 見林美娟，〈《說文解字》古文研究〉，頁 122。

⁶³ 吳大澂撰，《說文古籀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

⁶⁴ 丁佛言撰，《說文古籀補補》（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⁶⁵ 強運開撰，《說文古籀三補》（台北：商務印書館，1976 年）

⁶⁶ 朴昌植，〈《說文》古籀和戰國文字關係之研究〉，私立香港珠海大學，碩士論文，1989 年。

⁶⁷ 張行孚撰，《說文發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⁶⁸ 晏士信，〈王國維「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申議〉，載《雲漢學刊》，第 8 期，2000 年 6 月，頁 133-155。

⁶⁹ 孫海波，〈說文籀文古文考〉，輯於董蓮池主編，《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北京：作家出版

古、籀文為中心，將兩者比對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與小篆。以下舉當中數例詳加闡述。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兼論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⁷¹一文，以《說文》古、籀文為重心，探討兩者的來源與使用時空，並討論王國維「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說。於構形比對方面，林素清先略論蔣善國「《說文》古文祇是民間通行之簡字」之說，然後以 59 個《說文》古文與戰國文字相合的例子，指出當中有半數以上的字例是出於彝器，而且字體工整。林氏以此證明，蔣善國言古文僅為民間使用的文字，是過於狹窄的論說。再者，林素清謂比對中所引用的 94 個戰國文字，有 93 個皆為東方諸國的文字。依此為據，林氏認為王國維言「六國用古文」基本上是可信的。於《說文》籀文的比對方面，林素清於文中先列舉唐蘭與蔣善國的觀點，唐、蔣二氏均以「形體繁複」的特徵，指籀文必須到春秋、戰國才能出現。林氏認為此論不確，於文中以 11 個籀文與甲骨文、西周金文比對，指出籀文中較為繁疊的構形，實早見於殷商、西周之時，當中以「西周共和時期前後（原文：夷、厲、共和、宣、幽王）出現得最多。」⁷²故林素清認為，以「字形繁疊」的特徵作為籀文必出現於春秋戰國的依據，是不可行的。後林素清舉《說文》籀文「隹」、「車」為例，詳細列出兩字於商代、西周與戰國時的相關構形，林氏通過比對後指出，籀文「隹」、「車」只見於西周晚期以前，而不見於戰國，故林素清推論「籀文只能是西周時代字體，而不應晚至戰國。」⁷³林素清於文中所用的比對方法，恰當可取，當中「隹」、「車」二字的溯源比較，更為詳備，唯當中仍是以字符為比對單位，而當中以《說文》古、籀文為軸心的比較，亦未盡其量。

對王國維學說的論述、辨正，可再見金德建〈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

社，2006 年）。

⁷⁰ 張傳旭，〈從楚文字看古文籀文的性質〉，載《青少年書法》，2004 年第 10 期，頁 29-31。

⁷¹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兼論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8 本，頁 209-252。

⁷²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兼論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頁 237。

⁷³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兼論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頁 240。

一文⁷⁴，金氏此文主要以王國維「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論為基礎，嘗試徵引其他器物的文字材料，以論證王氏之說為對。金氏此文分成四部份，分別為「東土運用古文之證」與「西土運用籀文之證」所組成的論證部份，以及論說「古、籀文的性質」與「王國維說文的批評」的總結部份。金德建於論證部份均引用金文的字例，而於分別論述古、籀文的部份，《說文》古文主要以東土的器物文字作比對；籀文則以西土的器物文字互證。金德建從所得的字例推論，古文確運用於東土，籀文亦為西土文字，進而金氏綜合出五點⁷⁵，斷定古、籀文為當時的「別體字」。金建德此論證方法，得當無誤，唯文中選取的某些字例有所偏差，或會影響最終的歸納與推論⁷⁶。

何琳儀的〈戰國文字與傳抄古文〉⁷⁷亦有相關戰國文字的比對，何氏此文的論述部份分成四方面⁷⁸，以下會集中講述《說文》籀文與古文兩個部份。籀文方面，何琳儀先引歷代學者的觀點，闡述籀文的來源、字數與特點，然後以石鼓文與籀文比對，發現當中有相合與相異的字例，由此證明石鼓文與籀文不能完全等同。何琳儀進而探索籀文的使用時間與空間，文中先舉王國維「秦用籀文」之說，然後通過構形比對，指出秦國文字有與籀文相合之例，而傳抄材料中的《說文》古文與六國文字均能與籀文互證。何琳儀據此推論，古文與籀文不能完全隔緣，而且「籀文並非秦國的專用文字」⁷⁹，因此王國維言籀文為「西土文字」並不可信。再者，何琳儀指出與籀文使用時空、地域相關的兩個問題⁸⁰，並將王國維「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土文字之異名」之主張，以圖表演繹出

⁷⁴ 金德建，〈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載《文瀾學報》，第3卷第1期，頁1777-1823。

⁷⁵ 金德建所綜合的五點，分別為：（一）古、籀文具顯明的地域關係。（二）東土運用古文，但並非每個字都有創出新的古文寫法，而西土用籀文的情況亦一樣。（三）古、籀文隨時都會有產生的可能。（四）古、籀文以後出的方式產生。（五）古、籀文的運用限於地域上，但亦有偶然混用的情況。

⁷⁶ 關於金建德於選取字例時有所偏差的問題，可詳參本文第二章第三節。

⁷⁷ 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抄古文〉，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頁101-134。

⁷⁸ 四方面包括：「《說文》籀文」、「《說文》古文」、「三體石經古文」，以及「《汗簡》、《古文四聲韻》概說」。

⁷⁹ 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抄古文〉，頁104。

⁸⁰ 何琳儀指出的兩個問題，分別為：（一）秦文字與六國文字相比較，有較強的穩定性。（二）產生於西周晚期的籀文與戰國六國文字也間有吻合者。見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抄古文〉，頁105。

來，如下圖：

何琳儀遂指出，王氏此說不能解釋《說文》籀文與六國文字相合的情況。何氏認為，「秦文字和六國文字都是籀文的後裔，籀文也是戰國文字的遠祖。」⁸²故應依其發展改為：

《說文》古文方面，何琳儀先說明古文的定義與始末，然後從歷史源流闡述古文的真偽與來源。何氏認為，《說文》古文主要來自壁中書，除此以外，逸經以及張蒼、河間獻王、杜林等人所得之簡冊，同樣為古文的來源。就古文多源的情況，何琳儀於統計後，展示古文當中五種不同的現象⁸⁴，並分別列舉字例，以證明《說文》古文的來源並非單一，而是多源的。另，何琳儀於探討古文性質的部份，以 92 個《說文》古文與六國文字比對，展示兩者構形上相同或相關之處，以說明《說文》古文應為戰國文字。何琳儀對《說文》古、籀文多方面的論說，確實有不少值得參考之處，但或因篇幅與論題所限，何氏於文中較多討論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而未有詳細論及兩者與金文、小篆的關係，故未能立體呈現古、籀文的演變。此外，何琳儀以古文的偏旁與偏旁、字符比對，此法甚為可取，所得的資料亦更仔細，可惜何氏未有將此法延伸至所有古文，甚或運用於籀文之上。

⁸¹ 圖表參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抄古文〉，頁 105。

⁸² 見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抄古文〉，頁 105-106。

⁸³ 圖表參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抄古文〉，頁 105。

⁸⁴ 何琳儀所舉的五類字例，包括：（一）篆文下羅列二種，甚至三種、四種異體。（二）同一古文偏旁，或有二種異體。（三）同一古文偏旁，或有三種異體。（四）獨體與在偏旁中形體殊異。（五）奇字，據《說文·敘》乃是與「古文而異者」，可能取材於逸經。詳參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抄古文〉，頁 108-109。

陳昭容於《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⁸⁵一文，同樣探討王國維「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主張。陳氏的整部著作均以秦文字為重心，以傳世及新出的文字材料，從時代、器物等不同層面，探討與秦文字相關的論題。當中論說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一章，對《說文》古、籀文的探討尤為豐富。文中先略述王國維對〈史籀篇〉的觀點，陳昭容於歸納後，就王氏對〈史籀篇〉作者、成書年代、體例、特點等方面作分析。於構形比對方面，陳昭容以《說文》籀文比對秦系文字，將兩者可以比較的 111 個對應字，依構形的同、異分成兩類，當中構形相同者共 35 個，而構形相異者 76 個，據此陳氏指出，「從西周末到秦亡約六百年之間，可見的秦文字資料中約有 32%與籀文相合，約 68%與籀文相異。」⁸⁶再者，陳昭容將比對當中的秦文字細分成「篆書系統」與「隸書系統」。「篆書系統」方面，陳氏將比對的篆書分成「春秋」與「戰國」兩個時期，並指出秦人於春秋時候運用籀文明顯較多⁸⁷，及至戰國時候則有所減少⁸⁸，故陳昭容推論「籀文對戰國秦文字具有影響力，但其影響力相較於春秋時期，是下降的、減弱的。」⁸⁹。「隸書系統」方面，戰國隸體秦文字可與籀文比勘的有 85 字，兩者形同的 12 字，佔 14%，形異的 73 字，佔 86%。陳昭容指出，構形異同的數據懸殊是可以預期的，因為隸體是從草率的篆體基礎上演變而成的，較篆體更簡省，故兩者的距離亦甚遠。

對於王國維「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論，陳昭容分別從四個方面考察，包括：「（一）秦使用籀文，（二）六國不使用籀文，（三）六國用古文，（四）秦不使用古文。」⁹⁰以上秦用籀文一點，陳氏於上部的比較，已證明《說文》籀文

⁸⁵ 陳昭容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年）

⁸⁶ 見陳昭容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頁 34。

⁸⁷ 陳昭容之統計數據如下：「春秋秦文字資料中屬於篆書系統且可與籀文形體比對的共有 40 字，其中與籀文相同者 23 字，佔 57%（23/40）；相異者 17 字，佔 43%（17/40）。」見陳昭容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頁 35。

⁸⁸ 陳昭容之統計數據如下：「戰國秦文字資料中屬於篆書系統且可與籀文形體比對的共有 26 字，其中與籀文相同者 11 字，佔 42%（11/26）；相異者 15 字，佔 58%（15/26）。」見陳昭容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頁 35。

⁸⁹ 見陳昭容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頁 35。

⁹⁰ 見陳昭容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頁 39。

與春秋戰國時的秦文字有密切關係。而六國用古文一點，陳昭容引學者孫海波、林素清等研究，指出《說文》古文確實運用於戰國東土。其餘「六國不使用籀文」與「秦不使用古文」兩點，陳昭容則以構形比對的方法分析，文中陳氏以籀文與春秋戰國的東土文字比對，當中 30 例為構形相合。對此情況，陳昭容認為，可能是由於東土文字與籀文均傳承於殷周古文，或是「〈史籀篇〉成書後對春秋時期的東土及西土皆有影響。」⁹¹。另，陳昭容將《說文》古文與秦文字比對，於兩者可對應的 279 個單位當中，得出 15 個構形相合的例子。統計後，陳氏去除當中兩個屬春秋晚期的單位，以及 9 個與商周文字、小篆相合或相近的例子，由此僅餘下 4 字是《說文》古文與秦文字相合，數目只佔可對應單位的 1.4%。陳昭容認為，這些微的比例相較於大量《說文》古文相合於東土文字的數據，實際上是意義不大的。綜合以上四點，陳昭容指出秦以外的東土，均有與籀文相合的文字，由此陳氏指出，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論，實有修正的必要。

除陳昭容外，陳立於〈戰國文字構形研究〉⁹²亦有探討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主張，陳氏同樣以構形比對的方法，將《說文》古、籀文分別與齊、燕、晉、楚、秦五系文字比較。古文方面，陳立依數據指出，古文均通行於東方的齊、燕、晉、楚四系⁹³，但亦有與秦系相合者⁹⁴，即古文與西土無法完全分割。而《說文》籀文方面亦有相類的情況，陳立於統計後指出，籀文除與秦系相合⁹⁵，亦形同近於東土的四系文字⁹⁶，即如陳氏所言：「戰國時期在籀文的使用上，只有使用時普及與否的差異。」⁹⁷總括以上兩項比對，陳立認

⁹¹ 見陳昭容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頁 43。

⁹²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2003 年。

⁹³ 陳立的統計顯示《說文》古文與楚系的形近同比率為 24.78%，晉系為 9.05%，齊系為 3.66%，燕系為 1.94%。見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38-639。

⁹⁴ 陳立的統計顯示《說文》古文與秦系的形近同比率為 2.80%。見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39。

⁹⁵ 陳立的統計顯示《說文》籀文與秦系的形近同比率為 3.27%。見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41。

⁹⁶ 陳立的統計顯示《說文》籀文與楚系的形近同比率為 7.01%，晉系為 2.34%，齊系為 2.80%，燕系為 0.93%。見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41。

⁹⁷ 見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41。

為王國維所提出的分域主張，確實有其開創性，但其「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若以現今出土的戰國文字比對來看，實不能成立。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觀諸家《說文》古文與籀文的研究，當中構形比對與數據統計的部份，歷代學者已有不少嘗試，然而後出轉精，近代研究中的比對方法越見嫻熟，統計所得的數據亦更為精密，由此所得的推論與總結，可信性亦隨之提高。另外，近年出土的文字材料不絕於世，與《說文》古、籀文比較的對象變得紛繁多樣，研究範圍亦更加廣泛。前代學者的《說文》古、籀文研究，創見甚豐，亦起啟迪後代的作用，唯當中有些部份可以詳加改善或深入分析，而本文的研究目的正為補充、修訂這些地方。

一、以「字符、部件比對法」分析《說文》古文與籀文

歷來對《說文》古、籀文的研究，於比對方面，主要以字符為單位，因此比對單位的數量限制於互相對應的單位之內，若對應的單位只佔少數，經此比對所統計出的數據，或未必能夠如實反映《說文》古、籀文與其他文字體系的關聯，這種比對將單位局限於字符當中，若文字體系間無對應的單位，即表示兩者並無比對的可能，因而研究的範圍亦受到規限。除此之外，偶有學者會從《說文》古、籀文的字符中拆分出偏旁，並以此為單位，將所得的偏旁比對他系文字的偏旁或字符，這種偏旁比對的方法打破傳統以字符為單位的局限，能夠增加《說文》古、籀文的比較可能，可惜這些研究所舉的相關例子不多，文中所分拆出的偏旁亦只屬少部份，以致比勘的材料不夠全面，加上比對方法欠缺有效、歸一的系統，因而依此所得的數據未必客觀。

針對上述的情況，本文綜合諸位學者的研究與比對方法，嘗試整合出較為系統的比對方法——「字符、部件比對法」⁹⁸，此法可將字符分拆成不同部件，字符與部件之間可相互比對，由此《說文》古、籀文與他系文字的對應單位可以大幅增加，當中的比對更加仔細，更能了解文字系統之間的關係。通過文字體系的全數拆分與全面比對，本文主要以比對單位的構形異、同作為分析與統

⁹⁸ 關於「字符、部件比對法」，本文於第二章有詳細的解說分析，故於此不作贅述。

計的基礎⁹⁹，據此於《說文》古、籀文與其他文字體系的關係之上，作較客觀的闡述以及更詳盡可靠的分析。

二、探討《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關係

由於大多數《說文》古、籀文的研究，均沿用傳統以字符為主的比對方法，可比勘的資料受到對應單位數目的局限，因此一直以來純粹以《說文》古文比對籀文的研究並不多見。誠如上一節研究概述中提到，不少學者均專注於論證王國維「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說，故於研究當中，《說文》古、籀文只作為比對的主幹，用以比對戰國時的東、西土文字，而古、籀文本身的關係則甚少有深入的探討。另外，部份學者會從源流或互證的方面入手，將《說文》古、籀文比對甲骨文、金文、傳抄古文等不同文字體系，由此而成的研究均甚具價值，唯對《說文》古、籀文兩者的論述則較少。鑑於前代學者的研究，較少直接討論《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關係，加上比對方法所限，統計所得的數據仍未盡仔細、全面，因此本文採用「字符、部件比對法」，先擴大《說文》古、籀文的比對可能，進而將兩者全數比對，嘗試以構形比對與數據統計等方法，深入探討《說文》古文與籀文之間的關係。

三、探討《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說文》小篆的關係

歷代研究當中，不少學者以《說文》古文或籀文為重心，比對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等不同時代的文字體系，此類構形比對的研究已漸趨成熟，相關著作、論文亦已累積一定數量。但綜觀之下，當中以古文或籀文比對單一文字體系者較多，而將兩者置於文字源流中討論者較少，即使部份研究是從文字的源流出發，但文中亦只是以古文或籀文作為討論重心，而不是將《說文》古、籀文兩者並置研究。因應上述情況，本文嘗試運用兩種方法，探討《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說文》小篆的關係。首先，本文會將古文、

⁹⁹ 本文所作的構形比對與統計分析，僅建基於本文的研究範圍與材料當中。

籀文個別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比對，然後依統計所得的數據，分析古、籀文與三者的關係。再者，本文會先將《說文》古、籀文合併，然後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小篆，從而可以一併了解古、籀文與三者的牽連。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論文主要以《說文》古文與籀文作為研究核心，先通過兩者的比對，嘗試從純粹的古、籀文為基礎，了解《說文》古文與籀文之間的關係。再者，本文會以西周金文、戰國文字以及《說文》小篆的文字材料，與古、籀文相互比勘，一方面嘗試以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小篆為背景，通過三者與古、籀文的比對，從側面了解《說文》古、籀文的關係。另一方面，通對構形比對與數據統計等方法，可以進一步探討《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說文》小篆的關係。

本文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為研究核心，又以《說文》小篆作為比較的對象，故本文所引用《說文》的文字資料，均出自相同的版本¹⁰⁰。西周金文方面，本文所運用的金文材料，只集中於西周時代，對上不會旁涉殷商金文，對下不會觸及春秋或戰國金文。本文的西周金文材料，主要來自於《金文編》¹⁰¹以及「漢達文庫」¹⁰²，並以「漢達文庫」的斷代為標準。戰國文字方面，本文主要以出土的資料作為研究的對象，例如帛書、竹簡、陶器、璽印等出土材料。傳抄材料方面，如《汗簡》、《古文四聲韻》等，因本文集中以《說文》的古文與籀文作研究重心，故未有旁涉此等傳抄材料，加上《汗簡》、《古文四聲韻》等材料於構形釋讀上仍未盡清晰、完備，故本文研究範圍未有收納入這些傳抄材料。另外，本文於引用戰國文字時，純粹從時代的角度出發，故於論述的部份，並未有再細分當中的國別、域系，但文中列出構形時，均會標明字符、部件的域系資料，以茲參考。

¹⁰⁰ 本文於論述古文、籀文與小篆時所引用《說文》的文字材料，均出於陳昌治刻本。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年）

¹⁰¹ 容庚著，《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¹⁰²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漢達文庫」（1992-）。本文採用「漢達文庫」的資料時，體例如下： （大孟鼎_2837），此上為西周金文「古」字，文中先例出字符構形 ，然後列出器物名稱「大孟鼎」，並於底間之後標上器物編號「2837」，於本文當中見此例者，文字資料均出自於「漢達文庫」，於本文的註腳當中，均不再仔細例明。另外，本文對西周金文的時代判斷，亦主要依據「漢達文庫」所提供的段代資料。

第四節 釐定《說文》古籀文的範圍

許慎《說文·敘》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¹⁰³又，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¹⁰⁴就許氏所言，段玉裁有更詳細的補充，曰：「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省改者也。」¹⁰⁵從許、段二氏所言可知，秦朝李斯等人整理文字時，將與小篆構形不同的古文、籀文，另列於正篆字頭以下，稱為「重文」，如《說文》「周」云：「𠂔，密也。从用口。𠂔，古文周字，从古文及。」又如「敗」云：「𠂔，毀也。从支貝。敗賊皆从貝，會意。𠂔，籀文敗从𠂔。」相反，若小篆構形與古文、籀文相同，則不再別出重文。若從此論，即《說文》中的正篆包含古、籀二文，而古文、籀文兩批文字已無法從正篆中區別開來，故古、籀文的原始字數，於今仍無據可依。因此，若要研究《說文》中的古文、籀文，於正篆下別出的古、籀文重文應最為可靠。本論文會以《說文》重文古文與籀文為研究核心，以下將分別闡述兩者的研究範圍。

一、《說文》重文古文的範圍

歷代有不少學者研究《說文》古文，但各人所釐正的研究範圍卻不一致。從《說文》古文的字數而言，一直以來仍未有定論。明楊慎（1488-1559）《六書索隱》提及《說文》，云：「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¹⁰⁶王國維於〈說文所謂古文說〉則認為：「全書中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許字。」¹⁰⁷單就楊、王二氏所述的《說文》古文數目，已相差約一百字，這應與兩人統計方法不一有關，惜兩人未有

¹⁰³ 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315。

¹⁰⁴ 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316。

¹⁰⁵ 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765。

¹⁰⁶ 明·楊慎，《六書索隱：五卷》，序四。輯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經部，第 189 冊，頁 355。

¹⁰⁷ 見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說〉，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 年），第 1 冊，P.303。

提供採字凡例，亦無詳列所收古文，故未可進一步考察。《說文》古文字數的統計各異，直接影響學者探究《說文》古文的研究範圍。舒連景（1906-1966）、商承祚（1902-1991）及胡光燁（1888-1962）三人，均以專書逐字討論《說文》古文，曾憲通於〈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一文，曾統計三家著作所收之古文數目，詳如下：

胡光燁《說文古文考》錄古文六百一十二文，舒連景《說文古文疏證》錄古文四百五十七文，商承祚先生《說文中之古文考》錄古文四百六十一文。

108

曾氏所作之統計雖有些微偏差¹⁰⁹，但以三家所收之古文數目相比，彼此均有遠近之異，由此足證舒、商、胡三人的研究範圍亦不盡相同。近人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輯古文四百六十三字，字數雖不合於前代諸位學者，但總括而言，《說文》古文的研究範圍傾向於四百多字。

《說文》古文未能得出確實數目，皆因學者取字準則不同，影響取納之古文數量，以致研究範圍出現相異情況，因此研究前必先釐清研究範圍，以便訂定明確的研究方向。本論文會以《說文》重文古文 482 字¹¹⁰，與正字古文 4 字¹¹¹，合共 486 字為《說文》古文之研究範圍。

¹⁰⁸ 見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頁 274。

¹⁰⁹ 參曾憲通於〈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所作之統計，已甚詳備，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文中兩則數據均出現些微偏差，曾氏言胡光燁《說文古文考》錄古文六百一十二文，依筆者統計應收古文六百一十四字。又，曾氏言商承祚先生《說文中之古文考》錄古文四百六十一文，依筆者統計應收古文四百六十二字。

¹¹⁰ 所選取之《說文》重文古文，均於字頭以外另別新字，共 482 字，包括：別出單一重文者 380 字，重二者 41 字（旁、正、謀、商、信、農、友、畫、教、鳳、烏、夷、狀、則、虎、丹、飽、飪、櫛、夙、克、宜、究、宅、疾、保、仁、視、飲、長、光、奏、患、霽、雲、黔、弼、彝、堇、協、斷），重三者 6 字（及、殺、難、簋、箕、良），依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所改者 2 字（上、下）。

¹¹¹ 本論文雖以《說文》重文為研究範圍，但古文𠂔、𠂔、匠、膚四字於正字下別出篆文，即於小篆以外別出古文形體，與重文古文之體例相同，故收之。《說文》「𠂔」正字作𠂔，重文別出篆文𠂔及古文𠂔。「𠂔」正字作𠂔，重文別出篆文𠂔及古文𠂔。「匠」正字作匠，重文別出篆文匠及古文匠。「膚」正字作膚，重文別出篆文膚及古文膚。關於正字未有標明為古文的問題，曾憲通曾提到《說文》正字中的古文有三種情況：(1)正字下別出篆文和籀文，則正字為古文；(2)正字下別出篆文，則正字非籀文即古文；(3)正字下別出籀文，則正字兼籀古，曾氏認為當中正字能肯定為古文者只有第一項，並引𠂔、𠂔、匠、膚四字為例。見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頁 276。

二、《說文》重文籀文的範圍

與古文相同，籀文字數的問題同樣是因學者的採納規則不一，以致各家所釐定的研究範圍有所不同，裘錫圭於論說籀文時指出：「據今本統計，《說文》所收籀文共二百二十余字」¹¹²，裘氏提到《說文》籀文的大概數目，亦言明此所得約數是參自王國維〈史籀篇疏證〉一文，故將文中王氏所釋之籀文細意分類，便能進一步了解王氏的採字規則，亦可得知王氏所收籀文的實際數目。王國維於〈史籀篇疏證〉中共收《說文》籀文 225 字，當中包括重文籀文 208 字¹¹³，正字籀文 1 字¹¹⁴，於正字下標明「籀文」者 6 字¹¹⁵，引《史篇》者 4 字¹¹⁶，依小徐本外加籀文者 4 字¹¹⁷，依小徐本標明「籀文」者 2 字¹¹⁸。從上述籀文的搜集體例可知，王氏所採用的籀文並非純粹的重文，而是從《說文》中的不同方面收集籀文，更參考小徐本對籀文的修改，再加以引用。後代學者多取王氏之

¹¹² 見裘錫圭著，《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49。

¹¹³ 參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所收之《說文》籀文古文，共 208 字，包括：別出單一重文者 206 字，重二者 2 字（箕、牆）。

¹¹⁴ 文中所收正字籀文為「盟」字。

¹¹⁵ 許慎於《說文》正字下標明「籀文」者 6 字，分別為變、𠂔、爰、大、貞、人。《說文》「變」下云：「籀文變从半。」「𠂔」下云：「籀文𠂔不省。或曰𠂔，往也。」「爰」下云：「籀文以爲車轅字。」「大」下云：「籀文大，改古文。」「鼎」下云：「籀文以鼎爲貞字。」「人」下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

¹¹⁶ 《說文》引《史篇》者 4 字，分別為爽、甸、易、姚。《說文》「爽」下云：「《史篇》名醜。」「甸」下云：「《史篇》讀與缶同。」「姚」下云：「《史篇》以爲：姚，易也。」王國維〈史籀篇疏證〉云：「許慎纂《說文》，復據所存九篇，存其異文所謂籀文者是也，其書亦謂之《史篇》即史籀篇之略稱，《說文》於爽、甸、姚三字下均引其書，蓋存其字謂之籀文，舉其書謂之史篇，其實一也。」見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 年），第 5 冊，頁 2056。

¹¹⁷ 〈史籀篇疏證〉依小徐本外加籀文者 4 字，分別為「殺」、「𧔖」、「婁」、「栗」。《說文》「殺」下云：「戮也。从殳杀聲……𧔖古文殺，𧔖古文殺，𧔖古文殺。」小徐本於《說文》重文古文後加「籀文𧔖」。《說文》「𧔖」下云：「獸也。似兔，青色而大……𧔖篆文。」小徐本將文中「𧔖篆文。」以「𧔖籀文」替代。《說文》「婁」下云：「空也。从母中女，空之意也……𧔖古文。」小徐本於文中加入「𧔖籀文婁從人中女，𧔖聲。」。《說文》「栗」下云：「木也……𧔖古文栗从西从二𧔖。」小徐本以籀文替代《說文》中的古文部份作：「木也……𧔖籀文栗從西二𧔖。」小徐本「殺」、「𧔖」、「婁」、「栗」四字，見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59、196、245、139。

¹¹⁸ 〈史籀篇疏證〉依小徐本標明「籀文」者 2 字，分別為「魴」、「𧔖」。《說文》「魴」下云：「赤尾魚。从魚方聲。𧔖，魴或从旁。」小徐本於「魴」字前增添「籀文」二字作：「赤尾魚也。从魚方聲。𧔖，籀文魴从旁。」《說文》「𧔖」下云：「𧔖也。从飛異聲。翼，篆文𧔖从羽。」小徐本於「翼」字前增添「籀文」二字作：「𧔖也。从飛異聲。籀文翼。」小徐本「魴」、「𧔖」二字，見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230、232。

採字方法，所取之籀文字數亦相距不遠，如廖素琴於〈《說文解字》重文中之籀文字形研究〉一文中，共收《說文》籀文 218 字，當中包括重文籀文 205 字¹¹⁹，於正字下標明「籀文」者 4 字¹²⁰，引《史篇》者 3 字¹²¹，依小徐本外加籀文者 3 字¹²²，依小徐本標明「籀文」者 2 字¹²³，由此亦證廖氏所收之籀文仍在王國維的〈史籀篇疏證〉的採字範圍之內。本論文以《說文》重文為研究對象，研究範圍包括《說文》重文籀文 208 字¹²⁴，與正字籀文 6 字¹²⁵，合共 214 字¹²⁶為《說文》古文之研究範圍。

¹¹⁹ 〈《說文解字》重文中之籀文字形研究〉所收之《說文》籀文古文，共 206 字，包括：別出單一重文者 204 字，重二者 2 字（其、牆），重文缺收者 2 字（「中」、「𠂔」）。

¹²⁰ 文中所收 4 字分別為燮、𠂔、大、人。

¹²¹ 文中所收 3 字分別為爽、甸、姚。

¹²² 文中所收 3 字分別為「殺」、「𧈧」、「婁」。

¹²³ 文中所收 2 字分別為「魴」、「𧈧」。

¹²⁴ 所選取之《說文》重文籀文，均於字頭以外另別新字，共 208 字，包括：別出單一重文者 206 字，重二者 2 字（其、牆）。

¹²⁵ 本論文雖以《說文》重文為研究範圍，但籀文巽、全、覃、盟、麗、𠂔 六字於正字下別出篆文，即於小篆以外別出籀文形體，與重文籀文之體例相同，故收之。《說文》「巽」正字作 ，重文別出篆文 及古文 ，重文別出篆文 及古文 ，重文別出篆文 及古文 ，重文別出篆文 及古文 ，重文別出篆文 及古文 ，重文別出篆文 及古文 。關於正字未有標明為籀文的問題，若參照曾憲通分析正字古文的方法，正字下別出篆文和古文，則正字為籀文，而巽、全、覃、盟、麗、𠂔 六字正合此例。

¹²⁶ 王國維於〈史籀篇疏證〉中採收的「標明為「籀文」者」及「引《史篇》者」兩類字，因未有於小篆以外別出籀文，故不收。另，王氏依小徐本所添加及標明的兩類字，因本文以許慎撰、徐鉉校定之《說文解字》（大徐本）為研究對象，故亦不收。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八章。首章為論文的緒論，共分作五個部份，包括：研究概況、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說文》古、籀文範圍的釐定，以及論文架構。研究概況方面，主要闡述與《說文》古、籀文相關比較的研究概況，嘗試從前代學者的研究當中，歸納可取與局限的地方。綜觀前代研究以後，於本章的第二部份，會提出本篇論文的研究目的，然後會羅列採用的研究材料，仔細說明當中不同的取舍之處。第四部份會集中釐定《說文》古、籀文的研究範圍，為論文主體需要分析與統計的單位，作清楚的劃分。最後是論文架構，講述本篇論文的章節分佈，以及當中的大致內容。

第二章會闡述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本章會運用較多的篇幅，仔細說明論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字符、部件比對法」。本章會先從較為基礎的部份開始，說明分拆字符的「部件分析法」，進而解釋構形比對的「字符、部件比對法」，以上兩處的論述，均會結合例子說明。最後，會將「字符、部件比對法」比較其他的比對、分析方法，從中了解「字符、部件比對法」與其他研究方法的異同之處。

第三章會以《說文》古文與籀文作比對，嘗試於全面與統一的研究範圍當中，依照單例的字例多寡與異同等不同的分佈，將古、籀文重新分類，並運用統計所得的各項數據，以及純粹古、籀文兩者構形比對的資料，探討《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關係，並論說前代學者的相關主張。

第四至第六章均會以《說文》古、籀文為核心，分別比對三種不同的文字體系，包括：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說文》小篆（三者下文簡作「金、戰、篆」），此三章的研究範圍與統計方法均屬一致，目的是希望於完全相同的情況之下，整理與統計《說文》古、籀文與「金、戰、篆」的數據。此三章會於全面與統一的範圍當中，分別探討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說文》小篆的構形異同，以及相關、相異的情況，然後依據字例多寡、異同與統一性，將單位分類，再作不同的統計。最後，會將《說文》古、籀文的單位先合併整

理，從「單位」與「構形」兩部份著手，分別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說文》小篆，探討古、籀文彼此的相合程度，以及兩者個別與「金、戰、篆」的關係。而統計過程中所得的數據，亦能夠用以論述前代學者的相關理論。

第七章同樣以《說文》古、籀文為軸心，比對兩者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說文》小篆的不同數據。本章主要整合於第四至第六章所得的資料，將三章所得的數據呈現於同一個層面之上，首先於全面與統一的範圍當中，展示古、籀文與「金、戰、篆」異同比例的分佈，以及比對單位之間的相關程度，然後展示各項分類當中，古、籀文與「金、戰、篆」的統計數據，並作相互的比對。最後，將《說文》古、籀文先合併，再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小篆的數據一併呈現，依「單位」與「構形」的異同分類，了解《說文》古文與籀文之間的關係，以及兩者與「金、戰、篆」的形異與形同比例，當中所得出的各項資料，會用以分析前代學者的相關學說。

第八章為整篇論文的總結，本章會歸納全文所得的數據與分析，以全面的角度，綜論《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關係，以及兩者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說文》小篆的不同牽連。

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文會以「字符、部件比對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字符、部件比對法」是一種用以詳細比對文字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可比較兩類或以上的文字構形。方法是於決定研究範圍後，列出各類文字的「個體字符」，先以「部件分析法」將字符全部拆分，可得出三批研究材料：「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這三批材料可相互比較，從而得到更多可比對的項目，亦能取得更多統計數據。以《說文》古文與籀文兩類文字為例，若沿用舊有的「個體字符」比較方法，當中可比對者只有 35 項¹²⁷，但若以「字符、部件比對法」作比較，可比對的項目可增多至 212 項¹²⁸，增加的項目約為原來可比數的五倍。由此可知，運用「字符、部件比對法」更能了解文字之間的異同。以下會逐步闡釋「字符、部件比對法」的由來和用法，先說明用以分拆字符的「部件分析法」，然後再詳述材料比對的「字符、部件比對法」。

第一節 「部件分析法」——分拆字符的標準

「字符、部件比對法」的構思是從「偏旁分析法」而來，歷代以來，運用「偏旁分析法」最為卓著的首推學者孫詒讓(1848-1908)，近代學者唐蘭(1901-1979)提到「偏旁分析法」時，亦十分讚揚孫氏的研究方法，云：

孫詒讓是最能用偏旁分析法的。我們去翻開他的書來看，每一個所釋的字，都是精密地分析過的。¹²⁹

除唐蘭以外，近代學者陳夢家(1911-1966)對孫詒讓所用的「偏旁分析法」亦予以肯定，云：

孫氏將不同時代的銘文加以偏旁分析，藉此種手段，用來追尋文字在演變

¹²⁷ 《說文》古文與籀文可比較的「個體字符」共 35 項，分別為「乃」、「封」、「商」、「巽」、「蠱」、「膚」、「裁」、「歸」、「槌」、「盟」、「彪」、「希」、「子」、「中」、「四」、「全」、「网」、「兵」、「折」、「則」、「屋」、「吠」、「疾」、「速」、「蜚」、「敢」、「覃」、「煙」、「槃」、「箕」、「磬」、「叡」、「繡」、「壤」、「麗」。

¹²⁸ 運用「字符、部件比對法」比較《說文》古文與籀文，兩者可互相比對的項目（即「合併比對項目」）可增加至 212 項，詳細解釋及資料可參第三章第二節。

¹²⁹ 見唐蘭著，《古文字學導論》（台北：樂天出版社，1970 年），下編，頁 23。

發展中的沿革大例——書契之初軌、省變之原或流變之跡。他對於古文字學的最大貢獻就在於此。¹³⁰

孫詒讓能運用「偏旁分析法」釋讀前人未釋之字，主要是先將文字拆分，再加以比對，嘗試從大量偏旁當中找出釋字的理據，再整合分析，唐蘭提到「偏旁分析法」時，亦有所詳述：

他（案：孫詒讓）的方法，是把已認識的古文字，分析做若干單體——就是偏旁，再把每一個單體的各種不同的形式集合起來，看牠們的變化，等到遇見大眾所不認識的字，也只要把來分析做若干單體，假使各個單體都認識了，再合起來認識那一個字，這種方法雖未必便能認識難字，但由此認識的字，大抵總是顛扑不破的。¹³¹

孫詒讓運用分拆、比對偏旁的方法考釋文字，確是可取，唯孫氏的「偏旁分析法」主要是以析字為目的，故於分拆文字時，只是將字符分拆成偏旁，而並非分拆成更細小的部件。部件是組成文字的單位，近代學者王寧（1936-）於《漢字》中提到：「漢字是由構形單位按照一定的方式組合而成的，這種構形單位就是部件。」¹³²王氏進而解釋部件可再細分作「基礎部件」和「複合部件」，兩者的分別在於「基礎部件」不能再切分，而「複合部件」則可以再切分¹³³。王氏指出部件的兩個種類，於下文會詳細說明，而關於偏旁與部件的區別，近代學者羅衛東（1967-）提到：

過去文字學家就採用偏旁分析法分析古文字，研究漢字的構造，總結漢字構形規律……但有的偏旁還不是漢字的最小構形單位。¹³⁴

羅氏提到的「漢字的最小構形單位」便是「基礎部件」，可知以「偏旁分析法」分拆的偏旁，未必都是「基礎部件」，而且分拆出的資料亦不夠仔細。以「鑑」字為例，若以偏旁為單位，可拆出「金」、「監」，「基礎部件」只有「金」，而「監」則是「複合部件」。但若以部件為單位，可分拆出四個「基礎部件」：「金」、「臣」、

¹³⁰ 見陳夢家著，《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6。

¹³¹ 見唐蘭著，《古文字學導論》，下編，頁24。

¹³² 見王寧、鄒曉麗主編，《漢字》（香港：海峰出版社，1999年），頁91。

¹³³ 見王寧、鄒曉麗主編，《漢字》，頁92。

¹³⁴ 見羅衛東著，《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26。

「人」、「皿」，以及兩個「複合部件」：「監」、「臥」。由此可知，若要分拆字符，以部件為單位是較為可取的。羅衛東於研究春秋金文的課題上，便是參照孫詒讓的「偏旁分析法」，再以部件為單位，將需要處理的字符分拆成「基礎部件」，然後加以分析，羅氏於文中提到：「構件（案：或稱部件）分析的方法是偏旁分析法的發展，是對漢字的完全分析，因為偏旁中也有由基礎構件複合構成的。」¹³⁵羅氏講述「部件分析法」（本文取王寧「部件」之說法）的由來，同時再次說明偏旁與「基礎部件」的區別。

除偏旁與部件外，王寧於論述分拆字符的問題時，亦提到形素一詞，王氏釋云：「我們把漢字進行拆分，拆到不能再拆的最小單元，這些最小單元就是漢字的基礎構形元素，我們稱之為形素。」¹³⁶形素不完全等同部件，因部件可再劃分為「基礎部件」與「複合部件」，故有必要再仔細釐清形素與部件的關係，於此王寧有更明確的解釋：「基礎部件是漢字最小的構形單位，我們又稱之為形素。」¹³⁷另，近代學者李運富（1957-）與趙學清（1966-）亦持相同的意見¹³⁸，王、李、趙三位學者之言已清楚指出，形素是專指部件中的「基礎部件」，並不包括「複合部件」，但何以相同的文字構件會有不同的稱謂？這實與文字的分析過程不同有關，以下嘗試舉「愁」字為例，並通過字符的構成與分拆兩方面，了解形素與「基礎部件」的關係：

¹³⁵ 見羅衛東著，《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4。

¹³⁶ 見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 35。

¹³⁷ 見王寧、鄒曉麗主編，《漢字》，頁 92。

¹³⁸ 對於基礎部件為形素的問題，李運富曾指出：「基礎構件也叫形素，因為它是漢字形體結構的完素。」見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7），頁 52。趙學清亦指出：「漢字構形學的基本理論認為，漢字的基礎構形元素是基礎構件（也稱部件），也叫形素。」見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23。

從字符「愁」字的構成過程來看，「禾」、「火」、「心」都是組成「愁」字的最基本部份，「禾」與「火」合成「秋」，「秋」與「心」組成「愁」，故「禾」、「火」、「心」為「愁」字的「基礎部件」。相反，從拆分的過程來看，「禾」、「火」、「心」是從「愁」字分拆出來最小的構形元素，「愁」分拆出「心」與「秋」，「秋」再切分成「禾」與「火」，因此「禾」、「火」、「心」為「愁」字的形素。從以上可知，「禾」、「火」、「心」無論作為「基礎部件」或形素都是構成「愁」字的最基本部份，當中稱謂的不同，只因構件處於不同的層面之上。

此外，近代學者吳建偉（1969-）於分拆字符時，則選用六書中的四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作為拆字準則，吳氏提到：

我們設立了「文字學描述」字段，該字段中需要填入的是被分析的字屬於六書中的哪一種（轉注、假借除外）。然後，對每一個字都進行拆分（有些未釋字除外）。¹³⁹

隨後吳氏更舉例說明，如「遠」字屬形聲字，則分為「辵」與「袁」，而「解」字為會意字，則切分成「角」、「牛」、「刀」，這些分拆出的部件，如吳氏所言是「從造字理據的角度拆分出來的構字部件」¹⁴⁰。吳氏的方法當能將字符分拆，但就如以「偏旁分析法」拆字一樣，最後分拆出來的部件未必都是「基礎部件」，如吳建偉將形聲字「駕」分拆出「馬」、「加」，當中「馬」為「基礎部件」，而「加」為「複合部件」，可再分成「力」、「口」兩個「基礎部件」，從此例可知，以四書為拆字的準則仍是不夠精細嚴密。

¹³⁹ 見吳建偉，《戰國楚音系及楚文字構件系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6。

¹⁴⁰ 見吳建偉，《戰國楚音系及楚文字構件系統研究》，頁9。

綜觀以上三種分拆字符的方法，當中以偏旁或四書為分拆標準的，雖然能將字符規律地拆分，但始終不能將字符拆分得最徹底，即未能將字符拆分成構意最小的「基礎部件」。若運用「部件分析法」可先將字符分拆成「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從而再將「複合部件」細分成「基礎部件」，依從此法所得的部件，均為構意最小的「基礎部件」，由此就能將字符拆分得最徹底。

一、「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

上文提到，「部件分析法」能將字符分拆成部件，分拆後可得到三批材料，分別為「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而「字符、部件比對法」主要是將這三批材料互相比對，再作分析，所以於詳細闡述「字符、部件比對法」之前，必先釐清「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的概念。

「個體字符」就是文字系統中已列出的文字構形，如《說文》「訊」下云：「問也，从言卂聲。𠂔，古文訊从卂。」¹⁴¹又，《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於「楚」下列出 (甲三 34)、 (甲三 42)¹⁴²又，《甲骨文編》於「牧」下列出 (甲 3782)、 (乙 1277)¹⁴³，上述的 、 、 、 與 ，均於書籍或文字彙編中直接列出，未經拆分，可分類為「個體字符」，而從其他載體所得的原始字符，如：銘鼎¹⁴⁴、摹印¹⁴⁵、石經¹⁴⁶、竹簡¹⁴⁷、盟書¹⁴⁸等，亦同歸此類。

「個體字符」可以單純是「基礎部件」(如：人、心)或「複合部件」(如：明、如)，或由若干「基礎部件」與「複合部件」所組合而成(如：盟、鑑)。雖然不同字符的成字部件、組合方法各異，但主要是由「基礎部件」與「複合

¹⁴¹ 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52。

¹⁴² 以上兩字見張新俊、張勝波著，《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頁 111。

¹⁴³ 以上兩字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香港：中華書局，1978 年)，頁 141。

¹⁴⁴ 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¹⁴⁵ 如故宮博物院編；羅福頤編，《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

¹⁴⁶ 如孫海波編，《魏三字石經集錄》(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

¹⁴⁷ 如荊門市博物館編輯，《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¹⁴⁸ 如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張頌、陶正剛、張守中著，《侯馬盟書》(上海：文物出版社，1976 年)

部件」所構成，王寧於《漢字》中便以「愁」字為例，說明兩者的定義：

「愁」字可以切分出「秋」和「心」兩個部件，其中「心」已不能再作切分，故為基礎部件，而「秋」還可切分為「禾」和「火」，故為複合部件。

149

假設「愁」為文字系統中所列出的文字，則「愁」字作為「個體字符」，再分拆出「複合部件」「秋」以及「基礎部件」「心」，而「秋」又可分作「禾」和「火」兩個「基礎部件」¹⁵⁰，故「愁」字的分拆類別應如下：

上圖簡單說明了「個體字符」拆分成「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的方法，但於實際的情況當中，因為「個體字符」是由「複合部件」或「基礎部件」所構成，所以三者不可能完全劃分，並且會有重疊的機會。以甲骨文「娶」字為例，當中部件分拆的情況如下：

¹⁴⁹ 王寧、鄒曉麗主編，《漢字》，頁 92。

¹⁵⁰ 羅衛東亦曾舉「賈」字為例，說明字符的分拆方法，羅氏將「賈」分拆為「貝」和「保」，「保」再分拆為「人」和「子」，當中「貝」、「人」、「子」為「基礎構件」，「保」為「複合構件」。詳參羅衛東著，《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26。

如上圖所示，「個體字符」「娶」字作 （菁 7.1），可分拆出「基礎部件」「女」 與「個體字符」「女」 （粹 120）¹⁵¹重疊。另，「娶」分拆出的「複合部件」「取」 ，又與「個體字符」「取」 （前 5.9.1）¹⁵²重疊。而「個體字符」與「複合部件」的「取」字，共可分拆出四個「基礎部件」，分別為「耳」作 與 ，以及「又」作 與 ，這四個「基礎部件」與「個體字符」的「耳」 （續 4.26.5）¹⁵³和「又」 （甲 689）¹⁵⁴重疊。由此可知，一個部件（如：「取」、「耳」）可同時於不同的類別中出現。從上圖的文字構形資料，可歸納出以下的統計簡表：

	「個體字符」比較法	「字符、部件比對法」
字例	「個體字符」	「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
娶	（菁 7.1）	（菁 7.1）
女	（粹 120）	（粹 120）、
取	（前 5.9.1）	（前 5.9.1）、
耳	（續 4.26.5）	（續 4.26.5）、 、
又	（甲 689）	（甲 689）、 、

以上列表分為「個體字符」比較法和「字符、部件比對法」兩部份，若以「娶」、「女」、「取」、「耳」、「又」五字作研究範圍，以若運用以往只比較「個體字符」的研究方法，最終只得 5 個可供研究的構形。反觀若採用「字符、部件比對法」，研究範圍包含「個體字符」與兩類部件，所得的文字構形共有 11 個。從上例可知，運用「字符、部件比對法」可取得更多比對的構形，從而統計的資料亦更為詳盡。

¹⁵¹ 見《甲骨文編》，頁 469。

¹⁵² 見《甲骨文編》，頁 122。

¹⁵³ 見《甲骨文編》，頁 466。

¹⁵⁴ 見《甲骨文編》，頁 114。

第二節 「字符、部件比對法」——構形比對的方法

文字經「部件分析法」分拆過後，可得出「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三批材料，若以此法分拆兩種或以上的文字，便可得出能夠相互比對的材料。以下嘗試以《說文》古文與籀文來展示「字符、部件比對法」的實際比對情況：

於實際比對時，「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三部份或許無需如上圖般細分，而以下各種比對的仔細呈現，亦是務求清楚展示「字符、部件比對法」於比對時的最高可能性，同時亦用以說明「字符、部件比對法」與傳統「個體字符」比較法的分別。如上圖所示，兩種文字系統的比較可先分成兩大類——「平衡比對」與「跨類比對」。「平衡比對」意思是將同一類的材料相互比對，當中可細分成三項，分別是「個體字符」比對「個體字符」、「複合部件」比對「複合部件」、「基礎部件」比對「基礎部件」。「跨類比對」¹⁵⁵則比較不同類的材料，可細分為兩項，分別是「個體字符」比對「複合部件」，以及「個體字符」比對「基礎部件」。上述五個比對項目，以下會逐一詳細說明。

一、「個體字符」比對「個體字符」

「個體字符」與「個體字符」的比對，是比較文字系統中已列出的「個體

¹⁵⁵ 分拆過後，「複合部件」可再切分，而「基礎部件」不可再切分，兩者於本質上相異，故並無「跨類比對」的可能。

字符」，如《說文》「速」下云：「疾也，从辵，束聲。 ，籀文从欸。 ，古文从欸从言。」¹⁵⁶文中清楚列出「速」字古文作 ，籀文作 ，二字的構形可直接比對。又如「煙」字，《說文》載：「火气也，从火，堇聲。 ，或从因。 ，古文。 ，籀文从火。」¹⁵⁷古文 與籀文 已是完整字符，可直接比較分析，《說文》中「兵」¹⁵⁸、「中」¹⁵⁹、「裁」¹⁶⁰等字亦屬此例。

這類「個體字符」的比較方法，於文字比對中最為常見，如羅衛東於《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中，以春秋金文為主要研究對象，將千多個春秋金文的「個體字符」，與甲骨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及小篆比對，嘗試從文字的源流當中，考析春秋金文的構形演變。於分析構形現象的部份，羅氏於「構形稍變」一項列出五類文字的比對簡表，詳如下：

字體 字例	甲骨文	西周金文	春秋金文	戰國文字	小篆
才
山
保
帝

161

羅氏透過表列方式，比較五類文字的「個體字符」，分析當中構形的演變。又如廖素琴於〈《說文解字》重文中之籀文字形研究〉中，運用傳抄古文、戰國文字

¹⁵⁶ 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40。

¹⁵⁷ 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209。

¹⁵⁸ 《說文》「兵」下云：「械也。从升持斤，并力之兒。 ，古文兵，从人升干。 ，籀文。」古文 與籀文 可直接比對。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59。

¹⁵⁹ 《說文》「中」下云：「內也，从口。 ，上下通。 ，古文中。 ，籀文中。」古文 與籀文 可直接比對。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14。

¹⁶⁰ 《說文》「裁」下云：「天火曰裁，从火，戔聲。 ，或从火。 ，古文从才。 ，籀文从 。」古文 與籀文 可直接比對。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209。

¹⁶¹ 羅衛東著，《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59。

與《說文》籀文互證，文中分析「敗」字下提到：

籀文作「𣎵」，《汗簡》作「𣎵」，夏韻夾韻作「𣎵」〈古老子〉，字形相同。
戰國楚系作「𣎵」〈包山四六〉，字形相近。¹⁶²

又，於分析「則」字下提到：

籀文作「𠄎」，《汗簡》作「𠄎」〈古尚書〉，夏韻德韻作「𠄎」〈雲臺碑〉，字形相同。戰國秦系文字作「𠄎」〈詛楚文〉，字形相同。¹⁶³

廖氏的互證方法，同樣先通過展示各類文字的「個體字符」，然後再作分析。另外，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¹⁶⁴、林美娟〈《說文解字》古文研究〉¹⁶⁵、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¹⁶⁶均有運用「個體字符」的比對方法。

二、「複合部件」比對「複合部件」

「複合部件」之間的比對，是將「個體字符」分拆以後的部件作比對，但該部件仍未分拆到最小的「基礎部件」，以下舉「速」字為例：

從上圖可知，「速」字古文作𣎵，籀文作𣎵，兩字均為「個體字符」，可分別分

¹⁶² 見廖素琴，〈《說文解字》重文中之籀文字形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頁58。

¹⁶³ 見廖素琴，〈《說文解字》重文中之籀文字形研究〉，頁59。

¹⁶⁴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

¹⁶⁵ 林美娟，〈《說文解字》古文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¹⁶⁶ 趙學清著，《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拆出「欸」作 與 ，兩字均可再分拆成「束」與「欠」，所以 與 比對便是「複合部件」之間的構形比較。又如「槃」字，古文作 ，籀文作 ，分拆出的「般」作 與 ，兩者亦是「複合部件」之間比對。《說文》古文「蠡」 與籀文「蓬」 分拆出的「夆」作 與 ，亦同屬此例。

三、「基礎部件」比對「基礎部件」

「基礎部件」與「基礎部件」的比對，就是將「個體字符」分拆成最小的部件作比較，馮勝君於《郭店楚簡與上博簡的對比研究》¹⁶⁷中，亦曾運用這種比對方法，馮氏以上博簡《緇衣》與郭店簡《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篇作研究範圍，抽取兩批文字中的偏旁構形，與戰國文字、《說文》古文等偏旁作比對，文中所分析的偏旁「系」、「宀」、「目」、「言」、「虎」均為「基礎部件」，馮氏透過「基礎部件」的比對，嘗試找出部件間的異同之處，以推論文字之間的遠近關係。以《說文》古文、籀文為例，如上文提到的「速」字，古文可分拆成「束」 、「欠」 、「言」 ，籀文可分拆成「束」 、「欠」 、「辵」 ，當中的「束」與「欠」可對比。除「速」字外，古文「髀」 與籀文「陴」 ，所拆分出的「卑」作 和 ，與「禾」¹⁶⁸、「今」¹⁶⁹、「干」¹⁷⁰等部件亦屬此種比對的範圍。

¹⁶⁷ 馮勝君著，《郭店楚簡與上博簡的對比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7年）

¹⁶⁸ 可分拆出的「基礎部件」「禾」之字，《說文》古文有「利」 、「稷」 ，籀文有「述」 、「牆」 、「秋」 、「秦」 、「稷」 、「麋」 、「麋」 ，兩者之「禾」可比較。

¹⁶⁹ 可分拆出的「基礎部件」「今」之字，《說文》古文有「飲」 與 ，籀文有「錐」 ，兩者之「今」可比較。

¹⁷⁰ 可分拆出的「基礎部件」「干」之字，《說文》古文有「玕」 、「姦」 、「兵」 、「賁」 ，籀文有「厂」 ，兩者之「干」可比較。

四、「個體字符」比對「複合部件」

「個體字符」與「複合部件」的比對，是「跨類比對」的一種，雖然「個體字符」亦會同時為「複合部件」，但兩者是有分別的，以下嘗試以「多」作說明：

從上圖可知，古文「多」^𠂔為「個體字符」，直接從《說文解字》中抽取出來，未有經過任何分拆處理。反觀籀文中的「複合部件」^𠂔「多」，是從籀文「奢」^奢中分拆出來的，所以兩者雖然都是由「基礎部件」所構成，但若以構形的來源劃分，「多」字的「個體字符」^𠂔與「複合部件」^𠂔是有區別的。此外，《說文》古文的「個體字符」^𠂔「𠂔」與籀文「煙」^𠂔所分拆的「複合部件」^𠂔「𠂔」，亦可歸入此類比較。

五、「個體字符」比對「基礎部件」

這兩批材料的比對跟「個體字符」與「複合部件」比對的原理相同，分別在於「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的差別，「複合部件」可分拆成「基礎部件」，而「基礎部件」則是最小的構形單位。與「複合部件」的情況一樣，有些「個

體字符」是等同於「基礎部件」，王寧對此種情況有詳細分析，云：

對於獨體字來說，它的部件就是自身，既是基礎部件，又是整字……如「人」，不能進行切分，故為基礎部件，它直接構成整字。¹⁷¹

除「人」字外，「馬」、「雨」、「手」等字同屬此例，而「個體字符」與「基礎部件」的區別在於「個體字符」從文字載體中直接抽出，而「基礎部件」則從字符中分拆出來。以下嘗試以「雨」為例，說明「個體字符」與「基礎部件」的比較：

從上圖所見，《說文》古文「個體字符」作 ，籀文中的「基礎部件」作 ，兩者所屬的類別不同，但可於部件分拆後相互比對。又如「馬」字，《說文》古文「個體字符」作 ，籀文中的「基礎部件」作 ¹⁷²、 ¹⁷³，兩者構形上的異同可經由「跨類比對」而得知。

¹⁷¹ 見王寧、鄒曉麗主編，《漢字》，頁 92-93。

¹⁷² 籀文「基礎部件」「馬」作 ，從「駟」 分拆出來。

¹⁷³ 籀文「基礎部件」「馬」作 ，從「駟」 分拆出來。

第三節 「字符、部件比對法」與「個體字符」比對法之比較

從第二部份對「字符、部件比對法」的闡述可以知道，運用「字符、部件比對法」可將「個體字符」、「基礎部件」、「複合部件」組合成五個比對項目，反觀傳統的「個體字符」比對法，則只局限以「個體字符」為研究範圍，而由此構成的相互比對，亦只等同「字符、部件比對法」中「個體字符」比對「個體字符」的一項，如下圖所示：

	「個體字符」比較法	「字符、部件比對法」
比對材料	「個體字符」	「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
比對項目	1. 「個體字符」比對「個體字符」	1. 「個體字符」比對「個體字符」 2. 「複合部件」比對「複合部件」 3. 「基礎部件」比對「基礎部件」 4. 「個體字符」比對「複合部件」 5. 「個體字符」比對「基礎部件」

由此可知運用「字符、部件比對法」，不單可擷取最多的比對材料，亦能將傳統「個體字符」比較法的比對資料，一併納入研究範圍當中，再與其他「比對項目」的資料一併分析，而由此所得的數據會更為詳細、可靠。

金德建（1909-1996）於〈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中，就嘗試透過「個體字符」的比對，歸納《說文》古文僅見於東土地域的證據，以論證《說文》古文與戰國東土文字的密切關係。金建德此論證方法得當，唯文中所採用的「個體字符」比較法仍有欠詳盡，令論說偶有偏頗之處。以文中的「揚」字為例，「揚」字《說文》古文作 ，金氏以 （邾公鐘）¹⁷⁴與之比對，兩字的整體構形不太相近，實難以作為《說文》古文為東土文字的證據，而由此亦顯露出以「個體字符」作比對的缺點，就是難以兼顧「個體字符」中的各個部件，以致難於找到相合或相近的比對單位。但若以「字符、部件比對法」分析，先將古文「揚」

¹⁷⁴ 金德建，〈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頁 1785。

𠂔字分拆成「易」𠂔與「攴」𠂔，然後再各自比對，以燕系文字「易」𠂔 (0158)

¹⁷⁵、𠂔 (0362) ¹⁷⁶與古文「易」𠂔比對，再以楚系文字「攴」𠂔¹⁷⁷與古文「攴」

𠂔比對，由此所得的比對分析則更為清楚明確，而古文「揚」𠂔作為戰國東土

用古文的理據亦更為有力。運用「字符、部件比對法」除可以加強論證理據以

外，依從此法所歸納、分析的數據，或會異於採用「個體字符」比對法所得的

結果，如近代學者陳昭容（?- ）亦嘗試以「個體字符」為比對單位，比較《說

文》籀文與秦系文字，並統計兩者相同、相異的數據，以下略引陳氏文中的「籀

文與秦系文字相異者對照表」，以作說明：

階書	小篆	籀文	秦系文字資料	備註
旁	𠂔	𠂔	𠂔雲 𠂔病	
齋	齋	齋	𠂔𠂔	
崇	崇	崇	崇雲	

178

圖表中，陳氏指出秦系文字𠂔「齋」、崇「崇」與籀文構形相異，此分析甚為

確當，但若採用「字符、部件比對法」，情況便會有所差異。《說文》籀文「齋」

齋可簡單拆分成「齋」𠂔與籀文「禱」𠂔的省形𠂔，當中𠂔與秦系文字「齋」𠂔

構形相似。又如，籀文「崇」𠂔（大徐本作𠂔）¹⁷⁹可拆分成「崇」𠂔與𠂔，當

¹⁷⁵ 見《古璽彙編》，頁 27。

¹⁷⁶ 見《古璽彙編》，頁 63。

¹⁷⁷ 楚系文字「攴」形作𠂔，為《郭店楚簡文字編》中「教」字𠂔（語三 12）所從。另，「攷」𠂔（性 64）、「攻」𠂔（尊 32）、「牧」𠂔（性 47）等字所從之「攴」旁，均與𠂔形近。以上四字見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8-60。

¹⁷⁸ 陳昭容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年），頁 28。

¹⁷⁹ 陳昭容引《說文》籀文「崇」作𠂔，大徐本「崇」作𠂔，構形有所不同，本文「崇」從大徐本。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9。

中 形同秦系文字「崇」 ，由此看來，秦系文字 「齋」、 「崇」與籀文的關係甚為密切。從以上可知，透過「字符、部件比對法」得出的分析，與陳氏比對「個體字符」所得的結果實有所分別。

除比對範圍與方法的不同之外，採用「字符、部件比對法」能避免單純比對「個體字符」時所遇到的局限。於不同時代、域系的文字當中，有些字只以部件的形式出現，於文字載體中未有列出「個體字符」，若單單比對「個體字符」，未必都能得出最有效的分析和最精準的數據，而運用「字符、部件比對法」，就能分拆出更多部件，以供比對。以《說文》為例，《說文》古文未有個別列出「隹」、

「弟」二字，但於古文「雉」字 中可分拆出「隹」 與「弟」 二個「基礎部件」。同樣，《說文》籀文的「個體字符」當中，亦無「心」、「韋」二字，但若

分拆籀文「𢇛」字 就可得出「心」 與「韋」 。其他的文字亦然，如《新

蔡葛陵楚簡》中所無的「貝」與「易」二字，亦可透過分拆「賜」 （零 92）

¹⁸⁰而得到。從以上可知，於比對之前，先以「部件分析法」將文字拆分，便可取得不同的部件，而這批從分拆得出的新部件，或為「複合部件」，或為「基礎部件」，將這些部件與字符進行比對，就能得出更多比較的可能，而根據分拆、比對所得出的數值，可作更深入的分析以及更詳細的統計。

以《說文》古文、籀文為例，兩者均無列出「心」字的「個體字符」，若單以「個體字符」作比對單位，根本無從比較分析，但運用「字符、部件比對法」，先將「個體字符」拆分成「基礎部件」，就能分割出「心」，這些分拆出來的新部件，便可用以相互比對。觀《說文》古文從「心」者 19 字¹⁸¹，分拆過後能得

¹⁸⁰ 張新俊、張勝波著，《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頁 124。

¹⁸¹ 《說文》古文從「心」者 19 字，分別是「悉」 、「信」 、「肅」 、「惠」 、「宥」 、「仁」 、「𩚑」 、「狂」 、「性」 、「怨」 、「懼」 、「悟」 、「怨」 、「患」 、「恐」 、「𢇛」 、「閔」 、「姦」 、「𢇛」 、「勇」 與「恚」 。

出「心」作 等形。《說文》籀文從「心」者 3 字¹⁸²，可拆分出「心」作 與 等形，由此《說文》古文、籀文所分拆出的「心」便可比對分析。同樣，「臣」字於《說文》古文、籀文中亦無「個體字符」的記載，但於從「臣」旁的古文¹⁸³當中，可分拆出 與 形，而從籀文¹⁸⁴中亦可分拆出 形。這些從《說文》古文、籀文分拆所得的新部件，可相互比對，亦可與戰國文字等他系的部件、字符比對（詳見下表），這樣能增加文字比對的可能，亦可作更廣泛的研究分析。

字 例	《說文》 古文部件	《說文》 籀文部件	齊 ¹⁸⁵	燕 ¹⁸⁶	晉 ¹⁸⁷	楚 ¹⁸⁸	秦 ¹⁸⁹
心			(陶彙 4 · 33)	(陶彙 3.620)	(中山方壺)	(老甲 35)	(真心)
臣			(陶彙 3 · 996)	(璽彙 1222)	(中山圓壺)	(老甲 18)	(官田臣印)

¹⁸² 《說文》籀文從「心」者 3 字，分別是「𢇛」 、「𢇛」 與「𢇛」 .

¹⁸³ 《說文》古文從「臣」者 4 字，分別是「𠂔」 、「僕」 、「𠂔」 與「監」 .

¹⁸⁴ 《說文》籀文從「臣」者 2 字，分別是「豎」 、「臧」 .

¹⁸⁵ 齊系文字取自於《戰國文字編》。見李學勤顧問；湯餘惠主編；賴炳偉副主編；徐在國、吳良寶編纂，《戰國文字編》，「心」，頁 699；「臣」，頁 189。戰國文字構形繁多，列表僅取一字符為例。

¹⁸⁶ 燕系文字取自於《戰國文字編》。見李學勤顧問；湯餘惠主編；賴炳偉副主編；徐在國、吳良寶編纂，《戰國文字編》，「心」，頁 699；「臣」，頁 189。

¹⁸⁷ 晉系文字取自於《中山王璽器文字編》。見張守中，《中山王璽器文字編》「心」，頁 14；「臣」，頁 22。

¹⁸⁸ 楚系文字取自於《郭店楚簡文字編》。見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心」，頁 140；「臣」，頁 54。

¹⁸⁹ 秦系文字取自於《秦印文字彙編》。見施謝捷顧問；許雄志主編，《秦印文字彙編》（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1 年）「心」，頁 209；「臣」，頁 58。

第四節 「字符、部件比對法」與其他比對、分析法之比較

趙學清於《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中，亦有運用「部件分析法」，趙氏將所統計的 2538 個五國文字，拆分成 379 個「基礎部件」，並將所歸納得的數據與其他文字¹⁹⁰作比較。趙學清分拆字符的方法，與「字符、部件比對法」所用的相同，唯兩者於文字材料的分類、研究方法兩方面，則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於文字材料的分類方面，「字符、部件比對法」將字符與拆分出的部件一併處理，並歸類成三部份：「個體字符」、「複合部件」、「基礎部件」。趙學清的拆字方法同樣將字符拆成「基礎部件」，當中與「字符、部件比對法」所不同的是，趙氏並無細分出「複合部件」，而是於拆分字符時，依據構字的層次先將字符分成「平面結構」與「層次結構」。趙學清於研究當中，對上述的兩個結構均有所解釋，趙氏云：「平面結構指漢字包含三個以上的構件，這些構件一次性集合而構成全字，分不出其中的層次。」¹⁹¹文中趙氏以「寇」字為例，說明由此分拆出的三個「基礎部件」：「宀」、「元」、「攴」均無高低層次之別，以下嘗試以圖表展示：

從上圖可知，從「寇」字分拆出的部件「宀」、「元」、「攴」置於相同的層次，亦並無進一步的拆分。另外，與「平面結構」相對的「層次結構」，趙氏釋言：「漢字中大量存在的是層次組合。全字是由構件分作若干層次逐步累加遞增而形成的」¹⁹²當中趙氏以「嘉」字為例，首先分拆出第一層「壺」、「加」，然後「加」

¹⁹⁰ 趙學清於《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中，將分拆出的五國文字「基礎部件」與甲骨文、春秋金文、楚系文字及秦簡文字等作比較。

¹⁹¹ 見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31。

¹⁹² 見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32。

分拆出第二層「力」與「口」，如下圖：

經此分類，趙氏可將字符拆分成多個構字的層次，由此能統計出每一層的部件數目，以便作深入的數據比較與分析。趙氏於字符分拆過後，可得出另外兩批資料：未經分拆的「個體字符」與已分拆的「基礎部件」，當中趙氏依構字的功能再將「基礎部件」分成八類¹⁹³。總括而言，於拆分字符過後，趙學清的分類方法可得出四批材料，而「字符、部件比對法」可得出三批材料。相比之下，兩種比較法均取得「個體字符」與「基礎部件」，而「複合部件」、「構字層次」與「構字功能」三方面的資料，則各有不同（可參下圖）。

	「字符、部件比對法」	趙學清的比較法
所得材料	「個體字符」	「個體字符」
	「複合部件」	—
	「基礎部件」	「基礎部件」
	—	「構字層次」
	—	「構字功能」

於研究方法上，「字符、部件比對法」與趙學清的比較法都是比較兩類或以上的文字，但兩者比較的重點則完全不同。以下先簡述「字符、部件比對法」的比較方法。「字符、部件比對法」將分拆出的三批材料進行相互的比對（詳參

¹⁹³ 趙學清的比較法將「基礎部件」分成以下八類：「全功能零合成」、「標形合成」、「會形合成」、「形義合成」、「會義合成」、「標義合成」、「義音合成」、「綜合合成」。詳參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32-33。

本章第一節第一部份)，比對的方法大概可分成三種，以下圖：

	比對材料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單項比對	「個體字符」「多」	「複合部件」「多」
歸類比對	「冬」作	「冬」作
	「馬」作 、	「馬」作 、 、
數據比對	「示」：作 形共 5 個 作 形共 1 個	「示」：作 形共 1 個 作 形共 4 個

將文字分拆過後，當中相關的字符與部件可作「單項比對」，如《說文》古文的

「個體字符」「多」 ，與《說文》籀文的「複合部件」「多」 ¹⁹⁴。又如，古

文的「龜」 與籀文的「龜」 ¹⁹⁵。此外，於整理過後，一個比對單位或只有一

構形，如《說文》古文「冬」作 ¹⁹⁶，籀文作 ¹⁹⁷，或可歸納出不同的構形，

如《說文》古文「馬」字作 ¹⁹⁸、 ¹⁹⁹，籀文作 ²⁰⁰、 ²⁰¹、 ²⁰²。又如，《說

文》古文「豆」字作 ²⁰³，籀文作 ²⁰⁴、 ²⁰⁵，將不同文字體系的比對單位

¹⁹⁴ 《說文》籀文的「複合部件」「多」 ，從籀文「個體字符」「奢」 分拆出來。

¹⁹⁵ 《說文》籀文「龜」作 形，為「秋」 所從。

¹⁹⁶ 《說文》古文「冬」字作 。

¹⁹⁷ 《說文》籀文「冬」作 ，從「𠂔」 分拆出來。

¹⁹⁸ 《說文》古文「馬」字作 。

¹⁹⁹ 《說文》古文「馬」作 ，從「御」 分拆出來。

²⁰⁰ 《說文》籀文「馬」字作 。

²⁰¹ 《說文》籀文「馬」作 ，從「𠂔」 分拆出來。

²⁰² 《說文》籀文「馬」作 ，從「𠂔」 分拆出來。

²⁰³ 《說文》古文「豆」字作 ，為古文「豆」 ，亦從「豐」 分拆出來。

並置，就能作彼此間的「歸類比對」。除構形比對外，最終得出的文字資料可統計成數據，如《說文》古文「示」作 形共 5 個²⁰⁶、作 形只有 1 個²⁰⁷。相反，《說文》籀文「示」作 形只有 1 個²⁰⁸，而作 形共 4 個²⁰⁹，由此得出的各項數據，可作相互的「數據比對」，以展示文字的發展與演變。

「字符、部件比對法」以研究構形為主，比對字符、部件的構形，統計拆分單位的數據。而趙學清的比較法則有所不同，傾向於數據的分析比較，如趙氏提到：

我們要從文字的構形屬性上加以比較，比較其基礎構件及其功能是否相同或相近，比較基礎構件組合的樣式、組合的功能模式、動態特點等是否有一致性。²¹⁰

趙氏的比較方法，大概可分成三方面：「基礎部件比較」、「組合功能比較」與「結構層次比較」。於「基礎部件比較」方面，趙學清將「基礎部件」的數量直接比對，如比較五國文字與楚系文字時，趙氏列出兩者的數據來比較，以下引用趙氏之數據，並以簡表展示²¹¹：

	基礎構件	成字構件	非字構件
五國文字	379	298	81
楚系文字	370	260	110

²⁰⁴ 《說文》籀文「豆」作 ，從「豎」 分拆出來。

²⁰⁵ 《說文》籀文「豆」作 ，從「樹」 、「登」 分拆出來。

²⁰⁶ 《說文》古文「示」作 形，為「示」 、「禮」 、「社」 、「視」 、「鬼」 所從。

²⁰⁷ 《說文》古文「示」作 形，為「禋」 所從。

²⁰⁸ 《說文》籀文「示」作 形，為「禋」 所從。

²⁰⁹ 《說文》籀文「示」作 形，為「禋」 、「禱」 、「禱」 、「崇」 所從。

²¹⁰ 見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31。

²¹¹ 為求簡潔清楚，本文以簡表展示趙學清所得之數據，當中趙氏的原文提到：「五國文字的基礎構件總數是 379 個，其中成字構件是 298 個，非字構件是 81 個。楚系文字的基礎構件總數是 370 個，其中成字構件是 260 個，非字構件是 110 個。」。見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60。

依以上數據，趙學清認為五國文字與楚系文字的「基礎構件是大致相同的」²¹²，應當屬於相同的文字構形系統。除此以外，趙學清於比較五國文字與秦簡文字時，以總字數（即「個體字符」）配以「基礎部件」，計算出五國文字的「構字比例」²¹³，然後比較秦簡文字數據²¹⁴，以下以簡表展示²¹⁵兩批數據：

	個體字符	成字構件	構字比例
五國文字	279	1778	6.37%
秦簡文字	379	2538	6.69%

經比較後，趙氏認為兩者的數據是「大致相當的」²¹⁶。上述的「基礎部件比較」是計算「基礎部件」佔「個體字符」的比例，而「組合方式比較」則以構字功能分類，計算各種「基礎部件」於「個體字符」中所佔的比例，以下引趙學清的列表為例：

	義音	會義	零合成	會形	形義	標形	總字數
五國	73.13%	11.07%	10.72%	1.38%	1.06%	0.71%	2538
楚系	74%	7.6%	7.8%	3.0%	1.6%	0.8%	1887

217

上圖趙氏抽取六種主要的構形模式，與楚系文字²¹⁸的構形數據比對，由此證明兩者的構形模式「出入並不大」²¹⁹。另外，於「結構層次比較」方面，趙學清同樣以五國文字與楚系文字比對，嘗試從中論證兩者的異同，簡表如下：

²¹² 見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60。

²¹³ 「構字比例」等於「個體字符」除「基礎部件」。

²¹⁴ 趙學清指出，文中所用的秦系文字資料，主要來自學者宋珉映的《〈秦簡〉文字與〈說文〉小篆字形比較研究》。參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65。

²¹⁵ 趙氏的原文提到：「從基礎層次上看，宋珉映統計的秦簡文字基礎構件有 279 個，統計總字數是 1778 個，基礎構件的構字比例是 6.37%；五國文字基礎構件有 379 個，統計字數 2538 個，基礎構件的構字比例是 6.69%。」。見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66。

²¹⁶ 見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66。

²¹⁷ 圖表源自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60。

²¹⁸ 趙學清指出，文中所用的楚系文字資料，主要來自學者李運富的《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參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65。

²¹⁹ 見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60。

	一層	兩層	三層	四層	五層	平面結構
五國	35.81%	44.05%	5.95%	0.99%	0	3.15%
楚系	32%	48.4%	16%	2.4%	0.25%	4.3%

趙氏比較兩者的數據，指出兩者的層次劃分是「大致一致的」²²⁰。綜觀趙學清的研究方法，較著重資料的統計，嘗試從不同角度分類、比對所得的數據，當中的分析是得當而可取的，唯此法無論以「構形模式」或「結構層次」分類，總會將「基礎部件」分成不同類別，由此文字體系之間的「基礎部件」比對，始終會受到阻隔，亦無法作全盤的比對分析。加上趙氏的比較法，傾重數據的歸納，而忽略「基礎部件」間的仔細比對，從而「基礎部件」與「個體字符」的比較亦不夠透徹。反觀，「字符、部件比對法」可將字符分拆成不同構字程度的「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再將這些材料作全面的「平面比對」或「跨類比對」，當中雖無法得出「構形模式」與「結構層次」等資料，但卻能將文字體系的比對分析得最明確徹底。

²²⁰ 見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頁 60。

第三章 《說文》古文與籀文之比較

第一節 前言

本章主要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為研究對象，嘗試透過比較，闡述兩者之間的關係。本章分為三節，首節會先將古、籀文的「個體字符」分拆成部件，再將「個體字符」與部件整合成「可比較單位」，而該節的比較會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可比較單位」為限，當中的資料會再細分成以下三類，並作詳細的討論：

- (一)「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的比例
- (二)「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的比例
- (三)「獨例單位」加「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的比例

本章第二節會從《說文》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當中，抽取兩者共有的單位，編組成「合併比對單位」，該節會以「合併比對單位」為研究範圍，當中討論的三個部份，與第一節的完全相同。此外，經比對「合併比對單位」所得出的數據，會與第一節以「可比較單位」為範圍的數據比較，嘗試找出兩批資料的異同。第三節會以《說文》古、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作範圍，先闡述前代學者對於古、籀文關係的論說，然後計根據兩者的構形異同，將古、籀文分成三類：

- (一)「古、籀文構形相同者」
- (二)「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 (三)「古、籀文構形相異者」

統計過後，本節會以所得之數據，分析或補正前代學者的意見。本章最終旨在從純粹的《說文》古、籀文出發，於兩者的「可比較單位」與「合併比對單位」的資料當中，以不同的統計方法，撮取多方面的數據，以呈現古、籀文比例上的異同，再者亦嘗試透過單位的仔細比對，展示古、籀文之間的關係。

第二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可比較單位」為限

要透徹了解《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關係，單純比對「個體字符」仍不夠仔細，本節嘗試先將古、籀文有系統地分拆成部件，再配合原有的「個體字符」，組成最基礎的「可比較單位」，然後透過比較、歸納，作更深入的分析，詳細的分拆過程如下：

於《說文》古文方面，依本文對《說文》古文範圍的釐定，《說文》古文共有 433 個²²¹，「個體字符」以此為據，同樣有 433 個²²²。古文的「個體字符」可分拆出部件 344 個²²³，將「個體字符」與部件整合，可得出的《說文》古文「可比較單位」共有 702 個²²⁴（可詳參附表一）。另外，於《說文》籀文方面，依本文對籀文範圍的釐定，《說文》籀文共有 212 個²²⁵，籀文「個體字符」以此為據，則同樣有 212 個²²⁶。籀文的「個體字符」可分拆成部件 299 個²²⁷，將「個體字符」

²²¹ 《說文》古文 433 個，包括：《說文》重文古文 427 字，依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所改者 2 字（上、下），正字古文 4 字（𠂔、𠂔、匠、膚）。

²²² 為方便統計，本部份所用的「個體字符」只以字頭為單位，並無加以細分，如《說文》古文「旁」字共有重文古文二形：𠂔與𠂔，於此部份只歸納作「旁」字計算。又如，《說文》古文「及」字共有重文古文三形：𠂔、𠂔與𠂔，於此部份只歸納作「及」字計算。

²²³ 從「個體字符」分拆出的 344 個部件，包括「基礎部件」與「複合部件」。

²²⁴ 《說文》古文的「可比較單位」702 個，當中包含「個體字符」與部件兩類。《說文》古文的「個體字符」共 433 個，可分拆出部件共 344 個，當中兩類重疊者共 74 個，如「示」字「個體字符」作𠂔，同時亦為「禮」𠂔、「柴」𠂔、「社」𠂔、「視」𠂔、「鬼」𠂔五字的部件，故兩者一併收入「示」字以下處理。

²²⁵ 《說文》籀文 212 個，包括：《說文》重文籀文 206 字，正字古文 6 字。

²²⁶ 為方便統計，本部份所用的「個體字符」只以字頭為單位，並無加以細分，如《說文》籀文「牆」字共有重文籀文二形：𠂔與𠂔，於此部份只歸納作「牆」字計算。又如，《說文》籀文「箕」字共有重文籀文二形：𠂔與𠂔，於此部份只歸納作「箕」字計算。

與部件整合，可得出《說文》籀文的「可比較單位」共 494 個²²⁸（可詳參附表二）。

一、依「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分類

經分拆與整合所得的「可比較單位」，可依每個單位的字例數量劃分成兩類，分別是「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如下圖：

「獨例單位」是指「可比較單位」中只有單一字例，如《說文》古文「帝」字，字例只有自身「帝」字。又如籀文「旁」字，只有「旁」字作為字例，這些除本字以外再無其他字例者，一律收入「獨例單位」一類。相反，「多例單位」的意思是指「可比較單位」當中有兩個或以上的字例，如《說文》籀文「牛」字，為「𠩺」與「𠩻」二字所從。又如古文「口」字，合共有字例 32 個²²⁹，這些於本字以外能另別字例者，則歸入「多例單位」一類。

《說文》古文方面，於 702 個「可比較單位」當中，「獨例單位」共有 512 個，佔總數的 73% (512/702)，而「多例單位」共有 190 個，佔 27% (190/702)。另，《說文》籀文 494 個「可比較單位」當中，「獨例單位」共有 383 個，佔總數的 78% (383/494)，「多例單位」共有 111 個，佔 22% (111/494)。從以上數據可知，《說文》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當中，「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所佔的比例大致相約（數據可參下表）。

²²⁷ 從「個體字符」分拆出的 299 個部件，包括「基礎部件」與「複合部件」。

²²⁸ 《說文》籀文的可比較單位 495 個，當中包含「個體字符」與部件兩類。《說文》籀文的「個體字符」共 212 個，可分拆出部件共 299 個，當中兩類重疊者共 17 個，如「匚」字「個體字符」作 ，同時亦為「簠」 、「簋」 、「栝」 、「柅」 五字的部件，故兩者一併收入「匚」字以下處理。

²²⁹ 《說文》古文從「口」者 32 字，分別為「哲」、「君」、「唐」、「吝」、「嚴」、「正」、「造」、「速」、「囁」、「商」、「謀」、「謨」、「信」、「𠩺」、「古」、「本」、「巫」、「甚」、「喜」、「瞽」、「會」、「虐」、「𠩺」、「某」、「觀」、「苟」、「𦣻」、「紹」、「繻」、「協」、「吳」、「速」。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可比較單位」	702 (100%)	494 (100%)
「獨例單位」	512 (73%)	383 (78%)
「多例單位」	190 (27%)	111 (22%)

二、依「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分類

《說文》古、籀文的「多例單位」整理過後，當中的字例會有相同或相異的情況出現，依據字例的構形同、異可再細分成兩類：「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兩種字例的分類情況如下：

相同的字例歸入「同形字例」一類，如《說文》古文「豆」字，字例包括「豆」

與「豐」，古文「豆」字作 ，「豐」字所從「豆」旁作 ， 與 二形相同，屬於「同形字例」的例子²³⁰；反相，字例當中出現相異的情況則收入「異

形字例」一類，如《說文》古文「畐」，字例包括「毒」與「築」，「毒」字所從「畐」旁作 ，「築」字所從「畐」旁作 ， 與 二形相異，屬於「異形字例」的例子²³¹。

依據字例的同、異形分類，《說文》古文共有 190 個「多例單位」，當中「同形字例」有 125 個，佔 66%(125/190)，而「異形字例」則有 65 個，佔 34%(65/190)。

《說文》籀文方面，「多例單位」共有 111 個，當中「同形字例」有 81 個，佔

²³⁰ 《說文》籀文同樣有「同形字例」的例子，如《說文》籀文「牛」字，字例包括「牝」與「駕」，「牝」字所從「牛」旁作 ，「駕」字所從「牛」旁作 ， 與 二形相同。

²³¹ 《說文》籀文同樣有「異形字例」的例子，如《說文》籀文「申」字，字例包括「申」與「虹」，「申」字作 ，「虹」字所從「申」旁作 ， 與 二形相異。

73% (81/111)，而「異形字例」則有 30 個，佔 27% (30/111)。從統計可知，《說文》籀文的「同形字例」比率較古文高，即表示籀文字符、部件的構形較為歸一。相反，古文的「異形字例」比率較籀文高，則表示古文字符、部件的構形相對上比較多樣（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多例單位」	190 (100%)	111 (100%)
「同形字例」	125 (66%)	81 (73%)
「異形字例」	65 (34%)	30 (27%)

三、依構形的統一性分類

通過比較《說文》古、籀文的字例，可歸納出「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的數據，從中能夠展示《說文》古、籀文構形上的細微差別。上述的字例比對，目的只為集中呈現「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的比例，因此論述的範圍只限於「多例單位」的數據以內。若推而廣之，字例的同、異比較可以置於更宏觀的層面，當中的「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可與「獨例單位」一併比較，因為「同形字例」與「獨例單位」於本質上屬於相同。「獨例單位」只有單一字例，構形只有一個，如《說文》古文「社」字，字例為「社」，構形作 ，又如：

古文「瑁」作 、「麓」作 、「驅」作 等，這些「獨例單位」的例子均只有單一的構形²³²，與「同形字例」所歸納出的相同構形，如《說文》古文「左」作 ²³³、「欠」作 ²³⁴，籀文「員」作 ²³⁵、「尸」作 ²³⁶，於本質上是相同的。

²³² 《說文》籀文同樣可作為例子，如《說文》籀文「旁」字，字例為「旁」，構形作 ，又如：籀文「祺」作 、「瘡」作 、「艱」作 等，這些「獨例單位」的例子只呈現單一構形。

²³³ 《說文》古文「左」作 ，為古文「紫」 與「嬖」 所從。

²³⁴ 《說文》古文「欠」作 ，為古文「速」 與「喜」 所從。

²³⁵ 《說文》籀文「員」作 ，為籀文「員」本作 ，亦為「姪」 所從。

相反，「異形字例」中的字例並非單一，構形亦相異，如《說文》古文「月」作

𠄎²³⁷、𠄎²³⁸、「畐」作𠄎²³⁹、𠄎²⁴⁰，籀文「西」作𠄎²⁴¹、𠄎²⁴²、「女」作𠄎²⁴³、𠄎²⁴⁴、

𠄎²⁴⁵。從上述所見，字例構形相同的「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可組成一類，而字例構形相異的「異形字例」則可別作另一類，由此便能作更為整體的比較。組合與分類情況可見下圖：

《說文》古文方面，「可比較單位」共有 702 個，當中「獨例單位」共 512 個，佔總數 73% (512/702)，「同形字例」共 125 個，佔 18% (125/702)，兩者相加合共 638 個，佔「可比較單位」的 91% (638/702)，而「異形字例」只有 65 個，佔 9% (65/702)。籀文方面，「可比較單位」共有 494 個，當中「獨例單位」共 383 個，佔總數 78% (383/494)，「同形字例」共 81 個，佔 16% (81/494)，兩者相加合共 464 個，佔「可比較單位」的 94% (464/494)，而「異形字例」共

²³⁶ 《說文》籀文「尸」作𠄎，為籀文「遲」𠄎與「屋」𠄎所從。

²³⁷ 《說文》古文「月」作𠄎，為古文「莊」𠄎所從。

²³⁸ 《說文》古文「月」作𠄎，為古文「滌」𠄎、「醬」𠄎所從。

²³⁹ 《說文》古文「畐」作𠄎，為古文「毒」𠄎所從。

²⁴⁰ 《說文》古文「畐」作𠄎，為古文「築」𠄎所從。

²⁴¹ 《說文》籀文「西」作𠄎，籀文「西」本作𠄎。

²⁴² 《說文》籀文「西」作𠄎，為籀文「煙」𠄎、「煙」𠄎所從。

²⁴³ 《說文》籀文「女」作𠄎，為籀文「嫗」𠄎、「妣」𠄎、「媯」𠄎、「媯」𠄎所從。

²⁴⁴ 《說文》籀文「女」作𠄎，為籀文「姁」𠄎、「姻」𠄎所從。

²⁴⁵ 《說文》籀文「女」作𠄎，為籀文「婚」𠄎所從。

30 個，只佔 6% (30/494)。從以上數據可知，《說文》古文、籀文的同形字例均佔「可比較單位」的九成或以上，足見兩者的字符、部件的構形有極大部份是統一的，當中古文的「異形字例」雖然較籀文多，但若從整體的「可比較單位」觀察，古文與籀文的「異形字例」只相差 3%，兩者的差距不大，不足以影響古、籀文字符、部件的統一性。若從構形同、異的角度分析，雖然古文比籀文多 221 字，「可比較單位」亦較籀文多 209 個，但兩者於構形同、異的比例上，只是相差 3%，可見《說文》古、籀文的構形，於同形、異形的比例上是大致相同的。（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可比較單位」	702 (100%)	494 (100%)
「獨例單位」	512 (73%)	383 (78%)
+	+	+
「同形字例」	125 (18%)	81 (16%)
	=637 (91%)	=464 (94%)
「異形字例」	65 (9%)	30 (6%)

第三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為限

上一節運用《說文》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作分析與比較，嘗試找出兩者構形的異同比例。本節會將古、籀文比較的範圍收窄，規限至兩者共有的「合併比對單位」以內。本節首先會於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當中，整理出彼此互見的「合併比對單位」，並以此作為研究範圍，嘗試將古、籀文的統計數據，依照不同的方法分類，並作深入的分析。

於《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可比較單位」當中，有些單位是可以相互對認的，如「龜」字，《說文》古文「龜」作 ，籀文作 ²⁴⁶。又如「臣」字，《說文》古文作 ²⁴⁷，籀文作 ²⁴⁸。上述二例的單位能同時於古、籀文當中找到對認，這些古、籀文可以合併比對的單位，本文稱之為「合併比對單位」。依此原則，本文將《說文》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合併整理，得出「合併比對單位」共 212 個（可參下圖）。

一、依「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分類

若以比對單位的字例數目劃分，於 212 個「合併比對單位」當中，《說文》

²⁴⁶ 《說文》籀文「龜」作 ，為籀文「秋」 所從。

²⁴⁷ 《說文》古文「臣」作 ，為古文「𠂔」 、「僕」 、「𠂔」 、「監」 所從。

²⁴⁸ 《說文》籀文「臣」作 ，為籀文「豎」 、「臧」 所從。

古文的「獨例單位」共有 90 個，佔總數的 42% (90/212)，而「多例單位」則有 122 個，佔 58% (122/212)。籀文方面，當中「獨例單位」共有 118 個，佔總數的 56% (118/212)，而「多例單位」共有 94 個，佔 44% (94/212)。從字例的數目分析，《說文》古文的「獨例單位」較「多例單位」少約 20%。相反，籀文的「獨例單位」則較「多例單位」多約 10%。由此可知，兩者比較單位上「獨例」與「多例」的比例不盡相同。(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合併比對單位」	212 (100%)	212 (100%)
「獨例單位」	90 (42%)	118 (56%)
「多例單位」	122 (58%)	94 (44%)

若參照以「可比較單位」作範圍的數據，並與上述的數據比較，可以輕易看到比較單位規限前後的分別。第一節比對的是從「可比較單位」所得的數據，是以《說文》古、籀文的全部單位作基礎的，範圍最全面，當中並無任可取捨規限。反觀從「合併比對單位」所得的數據，則以古、籀文一併擁有單位作規限，故比較範圍亦相對較小。「可比較單位」與「合併比對單位」的範圍不同，故兩種比對所得出的結果或會有所差異，以下會比較以「可比較單位」與「合併比對單位」為基礎的統計數據，嘗試從中找出兩批資料的異、同之處。於「可比較單位」方面，《說文》古、籀文的「獨例單位」均佔七成以上，數量大幅多於「多例單位」。而於「合併比對單位」方面，單位經規限後，古、籀文的「獨例單位」均大幅減少，籀文減少至五成多，但仍是多於「多例單位」，而古文則減至四成，數量已少於「多例單位」。從以上比較可知，「合併比對單位」減省了大量的「獨例單位」，令「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的比例出現變化。(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可比較單位」	「獨例單位」	512 (73%)	383 (78%)
	「多例單位」	190 (27%)	111 (22%)
「合併比對單位」	「獨例單位」	90 (42%)	118 (56%)
	「多例單位」	122 (58%)	94 (44%)

二、依「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分類

上部所劃分出「合併比對單位」中的「多例單位」，可再細分成「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說文》古文的「多例單位」共有 122 個，當中「同形字例」共有 73 個，佔 59% (73/122)，「異形字例」共有 51 個，佔 41% (51/122)。籀文的「多例單位」共有 94 個，當中「同形字例」共有 70 個，佔 74% (70/94)，「異形字例」共有 24 個，佔 26% (24/94)。由此可知，《說文》籀文的「同形字例」較古文多，即表示籀文字符、部件的構形較為歸一。相反，古文的「異形字例」較籀文多，則表示古文字符、部件的構形相對上比較多樣（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多例單位」	122 (100%)	94 (100%)
「同形字例」	73 (60%)	70 (74%)
「異形字例」	49 (40%)	24 (26%)

上述的數據，以規限的「合併比對單位」為範圍，相比以全部的「可比較單位」為範圍的統計，兩者所得的結果大致相約。（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可比較單位」	「同形字例」	125 (66%)	81 (73%)
	「異形字例」	65 (34%)	30 (27%)
「合併比對單位」	「同形字例」	73 (60%)	70 (74%)

	「異形字例」	49 (40%)	24 (26%)
--	--------	----------	----------

三、依構形的統一性分類

將「多例單位」劃分過後，可結合「獨例單位」再作比較，將構形相同的「同形字例」與「獨例單位」歸作一類，構形相異的「異形字例」別作他類，以展示「合併比對單位」的構形異同。《說文》古文方面，「合併比對單位」共 212 個，當中「獨例單位」有 90 個，佔總數 42% (90/212)，「同形字例」有 73 個，佔 34% (73/212)，兩者相加共有 163 個，共佔 76% (163/212)，而「異形字例」則有 49 個，佔 24% (49/212)。籀文方面，「合併比對單位」同為 212 個，當中「獨例單位」有 118 個，佔總數 56% (118/212)，「同形字例」有 70 個，佔 33% (70/212)，兩者相加共有 188 個，共佔 89% (188/212)，而「異形字例」則有 24 個，佔 11% (24/212) (數據可參下表)。從上述數據可知，雖然《說文》古文的「獨例單位」少於「多例單位」，構形似乎較為多樣，但若將之與「同形字例」相加，再從整體觀察，「合併比對單位」中的古文構形仍是大部份相同的。籀文方面，「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佔約九成，可見「合併比對單位」中的籀文構形有更大部份相同。(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合併比對單位」	212 (100%)	212 (100%)
「獨例單位」	90 (42%)	118 (56%)
+	+	+
「同形字例」	73 (34%)	70 (33%)
	= 163 (76%)	= 188 (89%)
「異形字例」	49 (24%)	24 (11%)

相對以《說文》古、籀文「可比較單位」為基礎的數據，當中「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相加的部份，古文佔 91%，籀文佔 94%，而以「合併比對單位」

為基礎的數據，則為 76%與 90%，當中古文減少 15%，籀文減少 5%，雖然兩者於數量上均有所減少，但從所統計出的數據顯示，不論以「合併比對單位」或「可比較單位」作範圍，當中的《說文》古文與籀文，仍是以構形相同者的比例佔大部份，由此可知古、籀文均具有甚強的統一性，而兩者皆為成熟的文字體系。（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 古文	《說文》 籀文
「可比較單位」	「獨例單位」	512（73%）	383（78%）
	+	+	+
	「同形字例」	125（18%） =638（91%）	81（16%） =464（94%）
	「異形字例」	65（9%）	30（6%）
「合併比對單位」	「獨例單位」	90（42%）	118（56%）
	+	+	+
	「同形字例」	73（34%） =163（76%）	70（33%） =188（89%）
	「異形字例」	49（24%）	24（11%）

第四節 《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比對與論點分析

關於《說文》古、籀文之間的關係，王國維於〈說文所謂古文說〉提到：「壁中書與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殊。」²⁴⁹依王氏之說，源自壁中書的古文，與源於史籀篇的籀文有所殊異，王氏於〈史籀篇證序〉中亦指出古、籀文的構形有不同之處，云：「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至許書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²⁵⁰王氏提到古文與籀文「頗不相近」，即古文與籀文甚為不相近，若再將古、籀文與東、西土文字一併理解，便更能明白王國維所言「頗不相近」的意思。王國維於〈說文所謂古文說〉已提到，古、籀文本身的差別，同時體現於戰國時東、西土文字的迥異之上²⁵¹，故此只要知道王氏對東、西土文字的看法，就能明白其對古、籀文的看法。王國維曾提到「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²⁵²、「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意即將古文與東土文字相連，將籀文與西土文字並說，王氏於〈史籀篇證序〉與〈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中，對東、西土文字分用有更詳細的解說，〈史籀篇證序〉提到：

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然則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於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²⁵³

王國維指出籀文「不行於東方諸國」，亦不同於東土文字。王氏於〈史籀篇證序〉當中，只論及籀文不行於東土六國，並無說明古文有否行於西土秦國。及後，王氏於〈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中，對此作出明確的補充，當中提到：

案秦滅古文，史無明文，有之惟文字與焚詩書二事，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於秦（原文：猶史籀篇之不行於東方諸國），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

²⁴⁹ 見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說〉，輯於王國維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頁304。

²⁵⁰ 見王國維，〈史籀篇證序〉，輯於王國維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頁242-243。

²⁵¹ 參王國維提到：「壁中書與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殊。」見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說〉，輯於王國維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頁304。

²⁵² 見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輯於王國維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頁294。

²⁵³ 見王國維，〈史籀篇證序〉，頁242-243。

之書皆此種文字，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²⁵⁴

文中指出，古文通行於東土，而極少於西土秦國流通，情況與籀文不行於東土六國一樣。綜合王國維所言，東土文字與古文應為一類，而西土文字與籀文則為另一類，若古文不行於西土，籀文不行於東土，即表示東、西土的文字存在很大差異。由此更能說明，王氏言古、籀文「頗不相近」是指兩者之間存有不多差異（可參下圖）。

王國維「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主張，引起學界極大迴響，支持及反對王說的學者，均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為核心，相互比對東土六國文字與西土秦國文字，並嘗試於當中找出辨證的理據。正因王國維「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論的熾熱，學者均注目於古、籀文與東、西土文字的比較，而忽略古文與籀文本身的比對。加上，若單純以字符作比較，《說文》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只有 35 個²⁵⁵，當中可供研究的材料有限，間接窒礙以《說文》古、籀文直接比對的研究。

對於《說文》古文與籀文之關係，近代學者何琳儀曾比對兩者的構形，嘗試從中找出相同的例子，以證明古、籀文並非全然劃分。何琳儀所運用的比較方法與傳統方法有別，何氏於比對當中，不單以字符為比對單位，更嘗試將字符拆成部件，再作比對。何琳儀依此方法，從古、籀文當中找出 6 個互相吻合的例子，如以下列表：

²⁵⁴ 見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頁 293-294。

²⁵⁵ 若以字符為比對單位，《說文》古、籀文合共有 35 個，分別為「異」、「全」、「覃」、「盟」、「旁」、「璿」、「中」、「斲」、「速」、「商」、「兵」、「農」、「耕」、「棄」、「穀」、「穀」、「則」、「乃」、「繁」、「耜」、「疾」、「屋」、「彪」、「磬」、「希」、「裁」、「煙」、「臣」、「膚」、「繡」、「蜚」、「封」、「壤」、「四」、「醬」。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殳	𠂔 (役字「殳」旁)	𠂔 (小徐本「殺」字下)
馬	𠂔	𠂔
堂	臺 (鄧字「臺」旁) (案：應作臺) ²⁵⁶	臺 (堂字下) (案：應作臺) ²⁵⁷
員	鼎 (霩字下「鼎」旁) (案：應作鼎) ²⁵⁸	鼎 (員字下) (案：應作鼎) ²⁵⁹
銳	𠂔 (薊字下) (案：應作𠂔) ²⁶⁰	𠂔 (銳字下) (案：應作𠂔) ²⁶¹
申	𠂔 (电字下「申」旁)	𠂔 (申字下)

262

於比較當中，只有「馬」與「銳」為純粹的字符比較，其餘「殳」、「堂」、「員」與「申」四項比對均包含部件在內。何琳儀以字符與部件為比較單位，再作混

²⁵⁶ 何琳儀指出，《說文》古文「堂」字為「鄧」字之「臺」旁，構形作臺。若觀大徐本《說文》，「鄧」字下云：「鄧，地名，從邑，臺聲。臺，古堂字。」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136。文中許慎只言「鄧」字中之「臺」為古文「堂」字，並未有別出古文構形。何氏取楷化之臺作例，實為不妥，應從小篆之構形鄧中，別出「臺」之構形臺，以此作為《說文》古文「堂」字之例。

²⁵⁷ 何琳儀引《說文》籀文「堂」字作臺，此例之形有所偏頗，應依大徐本《說文》訂正作臺。

²⁵⁸ 何琳儀云《說文》古文「員」字為「霩」字下部之「鼎」旁，構形作鼎。若觀大徐本《說文》，「霩」字（何氏所指之霩字）作𠂔，故下部「員」旁（何氏所指之「鼎」旁）應作𠂔形。由此可知，何氏所引之例鼎不確，應以𠂔形訂正之。

²⁵⁹ 何琳儀引《說文》籀文「員」字作鼎，此例之形有所偏頗，應依大徐本《說文》訂正作𠂔。

²⁶⁰ 何琳儀云《說文》古文「銳」字為「薊」，不確，應為「薊」字下部之「𠂔」旁。何氏引「銳」之構形作𠂔，亦非，觀大徐本《說文》，「薊」字下云：「薊，艸之小者。从艸，𠂔聲。𠂔，古文銳字。」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22。文中許慎只言「薊」字中之「𠂔」為古文「銳」字，並未有別出古文構形。何氏取楷化之𠂔作例，實為不妥，應從小篆之構形薊中，別出「𠂔」之構形𠂔，以此作為《說文》古文「銳」字之例。

²⁶¹ 何琳儀引《說文》籀文「銳」字作𠂔，此例之形有所偏頗，應依大徐本《說文》訂正作𠂔。

²⁶² 列表資料依據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頁37。

合的比對，此法實甚可取。何氏最終依據比對結果推論：「這些交叉現象表明籀文與《說文》古文並不能完全隔緣。」²⁶³何琳儀所舉的字例雖寥寥可數，而且不夠詳備，惟其所採用之比對方法，創新而恰當，亦於《說文》古、籀文關係的範疇上，作出重要的嘗試。

於研究《說文》古、籀文關係時，本文所採用的比對方法，與何琳儀的方法有相類之處。何氏比對時以字符、部件為單位，但文中無列明總數，亦無說明分拆的方法。本文同樣是以字符、部件為單位，當中明確分成三部份：「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而透過分拆所得的「可比較單位」，古文共有 702 個，籀文共有 494 個，當中古、籀文可互相比對的「合併比對單位」共有 212 個。本節於比對古、籀文，以及論述古、籀文關係時，均以 212 個「合併比對單位」為基礎。

本節會依據古、籀文之間的不同關係，將「合併比對單位」分成三類，分別為：「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及「古、籀文構形相異者」，以下將分別列舉例子說明：

「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即於「合併比對單位」當中，《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相同²⁶⁴或大致相同²⁶⁵。以下爰舉「方」、「至」、「寸」、「馬」四字作說明。

1. 「方」字《說文》古文作 ²⁶⁶，籀文作 ²⁶⁷，兩者構形相同。

2. 「至」字《說文》古文作 ²⁶⁸、 ²⁶⁹，籀文作 ²⁷⁰，兩者構形相同。

²⁶³ 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頁 37。

²⁶⁴ 構形相同，即於字符或部件的比對當中，兩個單位的筆劃與構形均完全相同的，如「革」字，《說文》古文作 ，籀文作 。另外，於比對當中，兩者只有單筆的增刪或形異，而並無影響整體構形者，亦同屬此類，如「首」字，古文作 ，籀文作 ，下部筆劃的長短有異。又，「喜」字，古文作 ，籀文作 ，下部構形略異。又，「巽」字，古文作 ，籀文作 ，古文多一橫筆。
²⁶⁵ 構形大致相同，即於字符或部件的比對當中，兩個單位的筆劃與構形，雖然並非完全相同，但兩者的構形相近，而且無明顯相異的特徵，當中以構形為主要考量，並不著眼於當中的一筆一劃。如「者」字，《說文》古文作 ，籀文作 ，兩者的筆劃不同，但整體的構形相類。

²⁶⁶ 《說文》古文「方」作 ，為古文「旁」 所從。

²⁶⁷ 《說文》籀文「方」作 ，為籀文「旁」 所從。

3. 「寸」字《說文》古文作 ²⁷¹，籀文作 ²⁷²、 ²⁷³，兩者構形相同。

4. 「馬」字《說文》古文作 ²⁷⁴、 ²⁷⁴，籀文作 ²⁷⁵、 ²⁷⁶，兩者構形相同。

「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即於「合併比對單位」當中，《說文》古文與籀文有部份構形是相同或大致相同。以下爰舉「衣」、「矛」、「畐」、「員」四字作說明。

1. 「衣」字《說文》古文作 ²⁷⁷，籀文作 ²⁷⁸、 ²⁷⁹，當中 與 構形相同，而 與 構形不同。

2. 「矛」字《說文》古文作 ²⁸⁰，籀文作 ²⁸¹、 ²⁸²，當中 與 構形相同，而 與 構形不同。

3. 「畐」字《說文》古文作 ²⁸³、 ²⁸⁴，籀文作 ²⁸⁵，當中 與 構

²⁶⁸ 《說文》古文「至」作 ，為古文「至」 所從。

²⁶⁹ 《說文》古文「至」作 ，為古文「屋」 、「握」 所從。

²⁷⁰ 《說文》籀文「至」作 ，為籀文「屋」 所從。

²⁷¹ 《說文》古文「寸」作 ，為古文「道」 、「得」 所從。

²⁷² 《說文》籀文「寸」作 ，為籀文「妄」 所從。

²⁷³ 《說文》籀文「寸」作 ，為籀文「蓐」 、「樹」 所從。

²⁷⁴ 《說文》古文「馬」作 ，為古文「御」 所從。

²⁷⁵ 《說文》籀文「馬」作 ，籀文「馬」本作 ，亦為籀文「駟」 所從。

²⁷⁶ 《說文》籀文「馬」作 ，為籀文「驂」 所從。

²⁷⁷ 《說文》古文「衣」作 ，為古文「表」 、「裔」 所從。

²⁷⁸ 《說文》籀文「衣」作 ，為籀文「襲」 、「表」 所從。

²⁷⁹ 《說文》籀文「衣」作 ，為籀文「壞」 所從。

²⁸⁰ 《說文》古文「矛」作 ，為古文「繡」 、「矛」 所從。

²⁸¹ 《說文》籀文「矛」作 ，為籀文「表」 所從。

²⁸² 《說文》籀文「矛」作 ，為籀文「霧」 、「繡」 所從。

²⁸³ 《說文》古文「畐」作 ，為古文「毒」 所從。

²⁸⁴ 《說文》古文「畐」作 ，為古文「築」 所從。

形相同，而 與 構形不同。

4. 「員」字《說文》古文作 ²⁸⁶、 ²⁸⁷，籀文作 ²⁸⁸，當中 與 構形相同，而 與 構形不同。

「古、籀文構形相異者」於「合併比對單位」當中，《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相異。以下爰舉「匚」、「豆」、「龜」、「中」四字作說明。

1. 「匚」字《說文》古文作 ²⁸⁹，籀文作 ²⁹⁰，兩者構形相異。
2. 「豆」字《說文》古文作 ²⁹¹，籀文作 ²⁹²、 ²⁹³，兩者構形相異。
3. 「龜」字《說文》古文作 ²⁹⁴，籀文作 ²⁹⁵，兩者構形相異。
4. 「中」字《說文》古文作 ²⁹⁶，籀文作 ²⁹⁷，兩者構形相異。

依據上述的分類方法，《說文》古、籀文可比對的 212 個「合併比對單位」當中，「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共有 129 個，佔總數的 61% (129/212)，「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26 個，佔 12% (26/212)，而「古、籀文構形相異者」

²⁸⁵ 《說文》籀文「畐」作 ，為籀文「副」 、「𩇛」 所從。

²⁸⁶ 《說文》古文「員」作 ，為古文「贛」 所從。

²⁸⁷ 《說文》古文「員」作 ，為古文「勳」 所從。

²⁸⁸ 《說文》籀文「畐」作 ，籀文「員」本作 ，亦為籀文「𩇛」 所從。

²⁸⁹ 《說文》古文「匚」作 ，為古文「簋」 、「帷」 所從。

²⁹⁰ 《說文》籀文「匚」作 ，籀文「匚」本作 ，亦為籀文「柩」 、「籩」 、「箕」 、「𦰩」 所從。

²⁹¹ 《說文》古文「豆」作 ，古文「豆」本作 ，亦為古文「豐」 所從。

²⁹² 《說文》籀文「豆」作 ，為籀文「豎」 所從。

²⁹³ 《說文》籀文「豆」作 ，為籀文「樹」 、「登」 所從。

²⁹⁴ 《說文》古文「龜」作 ，古文「龜」本作 。

²⁹⁵ 《說文》籀文「龜」作 ，為籀文「秋」 所從。

²⁹⁶ 《說文》古文「中」作 ，古文「中」本作 。

²⁹⁷ 《說文》籀文「中」作 ，籀文「中」本作 。

共 57 個，佔 27% (57/212) (可詳參附表三)。單純比較古、籀文構形相同與相異，當中「相同者」較「相異者」多出一倍以上。(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籀文「合併比對單位」212 個 (100%)		
「古、籀文構形相同者」	「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古、籀文構形相異者」
61% (129/212)	12% (26/212)	27% (57/212)

依據上述統計，可進而分析前代學者的議論，如王國維於論述古、籀文關係時，指出兩者「頗不相近」，當中並無明確指出兩者的相異程度，但依據王氏「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主張，即《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應有很大程度的差異。單純參考《說文》古、籀文相同的構形，比例已達總數的六成之多，由此可知，王氏提出古、籀文甚為不相近的論點，實際上是不能成立的。若再進一步以相關的程度區分，將古、籀文構形相關的兩個部份「古、籀文構形相同者」與「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相加，組合成「古、籀文構形相關者」²⁹⁸，此種古、籀文相關的單位共佔七成之多，佔比對單位的比重可謂不少(數據可參下表)。由此更能明白，王國維對古、籀文關係不近的主張，是其偏頗之處。相反，何琳儀於比對字符與部件之後，指出古、籀文「不能完全隔緣」，依據本節的統計，何氏的論點實為確當，因古、籀文當中相關的單位佔大部份，這為何氏的論點提供更加充分的證據。

《說文》古、籀文「合併比對單位」212 個 (100%)	
「古、籀文構形相關者」	「古、籀文構形相異者」
73% (155/212)	27% (57/212)

從以上《說文》古、籀文關係密切的論點延伸，王國維所主張的「東、西土文字分用」的說法，亦有修正的必要，若如王氏所論「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即西土秦國只用籀文，東土六國只用古文，兩者於地域、國別、文字體系

²⁹⁸ 「古、籀文構形相關者」目的為呈現《說文》古、籀文構形有否相關之處，只要單位的構形相關，無論是全數構形相關(「古、籀文構形相同者」)或是部份構形相關(「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均一併歸於此於類。「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因古、籀文的構形相異，故兩者無相關之處，因而與「古、籀文構形相關者」完全相反。

之上，均完全二分。但於本章的統計顯示，《說文》古、籀文當中，有大部份的構形是相同或相近的，即古、籀文二分的說法不能成立，從而「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論點亦失去立論的證據。由此可知，王國維「東、西土文字分用」的主張，於「字符、部件比對法」的資料引證之下，同樣是無法成立的²⁹⁹。

²⁹⁹ 本文不同意王國維「東、西土文字分用」的主張，主要針對當中東、西土文字完全分用、互不影響的部份。若去除東、西土文字二分的說法，東、西土「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主張，則可另作別論。

第五節 小結

總括而言，運用「字符、部件比對法」，單純以字符、部件作比對，《說文》古文與籀文無論於字例多寡或是構形異同方面，兩者的數據分佈均十分相近，而從各項古、籀文單位比對顯示，兩者「構形相同」的單位，較「構形相異」的多出一倍。透過以上單位異同比例的分佈，以及構形比對的資料，可知《說文》古、籀文的構形均有很強的統一性，亦足證兩者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古、籀文構形相異者」佔「合併比對單位」的三成，所佔的比例不少，故此《說文》古、籀文並不能全然劃上等號，而這相異的部份，亦有進一步考究的必要。而依據本章統計所得的數據，可論證何琳儀《說文》古、籀文「不能完全隔緣」的說法，是可以依從的。相反，從本章所歸納的結果分析，王國維「東、西土文字分用」的論點是不能成立的，由此引申，其「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主張，同樣有修正的必要。

第四章 《說文》古文、籀文與西周金文之比較

第一節 前言

本章主要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為核心，通過構形比對與數據分析等方法，探討古、籀文與西周金文³⁰⁰的關係。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會以「金文可比較單位」作研究範圍，通過單位的相互比勘，依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構形異同，將古、籀文分成三類：

- (一)「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 (二)「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 (三)「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然後依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相關程度，再將三類資料分類。透過數據的統計，本文嘗試分析王國維對古文與西周金文關係的論說，並以較全面的角度展示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第二節會以「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為研究範圍，並依照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構形異同、相關程度，分類及統計所得的數據。進而可再依單位的字例多寡、異同與統一性，將古、籀文分成以下三類，再作統計：

- (一)「獨例單位」
- (二)「多例單位」
- (三)「獨例單位」、「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

第三節以單位與構形為核心，將古、籀文一併與西周金文比較，以探討古文與籀文的相合程度，以及兩者與西周金文的關係。

³⁰⁰ 本文所使用的西周金文材料，主要源自《金文編》以及「漢達文庫」等，詳參本文之參考書目。

第二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金文可比較單位」為限

於上一章，本文將《說文》古、籀文的字符與部件分別整合成「可比較單位」，而本節於探討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時，同樣會以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³⁰¹為基礎，從中抽取可與西周金文比對的單位，嘗試全面呈現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比較可能。於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當中，「獨例單位」佔不少比重，這類單位只有單一字例，若以之與金文比對，或有欠穩妥，亦會影響比較的集中性，故本文採取孤證不立的準則，只保留古、籀文「合併比對單位」中的「獨例單位」³⁰²，其他「獨例單位」³⁰³一概棄用，故本節所採納的單位，必需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標準：

（一）為《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

（二）為「多例單位」³⁰⁴

依據上述兩個標準，可從古、籀文當中分類出可與西周金文比對的「金文可比較單位」。經統計，《說文》古文的「金文可比較單位」共有 203 個，而籀文則有 185 個，而本節亦會以此作為研究範圍。

關於《說文》古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王國維於〈說文所謂古文說〉中指出：「說文古文又自成一系，與殷周古文截然有別」³⁰⁵王氏認為，古文與西周金文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以下嘗試通過構形的比對，了解《說文》古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於研究範圍釐定以後，可進一步比對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比對兩者的構形異同，可將「金文可比較單位」分成三類，分別為「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以及「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

³⁰¹ 經第三章的統計，《說文》古文的「可比較單位」共有 702 個，而籀文則有 494 個。

³⁰² 於《說文》古、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當中，會包含只有單一字例的「獨例單位」，如「𠂔」字，古文只為「𠂔」 所從，而籀文亦只為「蓬」 所從，但因為古、籀文的「𠂔」可互相比對，即為「合併比對單位」，故保留。

³⁰³ 「獨例單位」於第三章已有詳細說明，如：《說文》古文「甬」字，只為單一字例「甬」 所從，亦非「合併比對單位」，故不收。

³⁰⁴ 除古、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以外，本節所採納的需為「多例單位」（「多例單位」於第三章已有詳細說明）。如：《說文》古文「告」字，為「造」 與「事」 兩個字例所從，故收之。

³⁰⁵ 見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說〉，輯於王國維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1 冊，頁 305。

者」，以下將分別列舉例子說明：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即於「金文可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的構形相同或大致相同³⁰⁶。以下爰舉《說文》古文「幺」、「匚」與籀文「亼」、「田」四字作說明。

1. 「幺」字《說文》古文作 ³⁰⁷，西周金文作 （頌鼎）、 （頌壺）³⁰⁸，兩者構形相同。
2. 「匚」字《說文》古文作 ³⁰⁹，西周金文作 ³¹⁰，兩者構形相同。
3. 「亼」字《說文》籀文作 ³¹¹，西周金文作 ³¹²、 ³¹³，兩者構形相同。
4. 「田」字《說文》籀文作 ³¹⁴，西周金文作 （召鼎）、 （散氏盤）³¹⁵，兩者構形相同。

「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即於「金文可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的構形相同或大致相同。以下爰舉《說文》古文「示」、「畐」與籀文「女」、「西」四字作說明。

³⁰⁶ 本節《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比較，為免累贅，於西周金文的部份，只爰舉較顯要的例子，而文中所引用的例子，並不等於西周金文當中的全部構形。以「幺」字為例，《說文》古文作 ，與其形同的西周金文有 （休盤）、 （同簋）、 （此鼎）、 （頌鼎）、 （頌壺）、 （頌簋）等形，而本文中只取當中的 （頌鼎）、 （頌壺）與古文比對。以上六字見《金文編》，頁 268。

³⁰⁷ 《說文》古文「幺」作 ，為古文「後」 、「繼」 、「胤」 所從。

³⁰⁸ 以上兩字見《金文編》，頁 268。

³⁰⁹ 《說文》古文「匚」作 ，為古文「簋」 、「帷」 所從。

³¹⁰ 西周金文「匚」作 ，為西周金文「匿」字 （孟鼎）所從，見《金文編》，頁 841。

³¹¹ 《說文》籀文「亼」作 ，為籀文「劍」 、「侖」 所從。

³¹² 西周金文「亼」作 ，為西周金文「舍」字 （毛公鼎）所從，見《金文編》，頁 368。

³¹³ 西周金文「亼」作 ，為西周金文「倉」字 （猷鐘）所從，見《金文編》，頁 365。

³¹⁴ 《說文》籀文「田」作 ，為籀文「酸」 、「強」 所從。

³¹⁵ 以上兩字見《金文編》，頁 891-892。

1. 「示」字《說文》古文作 ³¹⁶、 ³¹⁷，西周金文作 ³¹⁸、 ³¹⁹，當中 與 構形相同，而 與 構形不同。

2. 「畐」字《說文》古文作 ³²⁰、 ³²¹，西周金文作 （士父鐘）³²²、 ³²³，當中 與 構形大致相同，而 與 構形不同。

3. 「女」字《說文》籀文作 ³²⁴、 ³²⁵、 ³²⁶，西周金文作 （糸伯簋）、 （孟鼎）³²⁷，當中 與 構形相同，而 與 構形大致相同，而 與 構形不同。

4. 「西」字《說文》籀文作 ³²⁸、 ³²⁹，西周金文作 （禹鼎）³³⁰、 （散氏盤_10176），當中 與 構形相同，而 與 構形不同。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即於「金文可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的構形相異。以下爰舉「衣」、「辰」、「土」、「米」四

³¹⁶ 《說文》古文「示」作 ，古文「示」本作 ，亦為古文「禮」 、「社」 、「視」 、「鬼」 所從。

³¹⁷ 《說文》古文「示」作 ，為古文「紫」 所從。

³¹⁸ 西周金文「示」作 ，為西周金文「福」字 （沈子簋）所從，見《金文編》，頁 8。

³¹⁹ 西周金文「示」作 ，為西周金文「祝」字 （召鼎）所從，見《金文編》，頁 12。

³²⁰ 《說文》古文「畐」作 ，為古文「毒」 所從。

³²¹ 《說文》古文「畐」作 ，為古文「築」 所從。

³²² 見《金文編》，頁 381。

³²³ 西周金文「畐」作 ，為西周金文「福」字 （沈子簋）所從，見《金文編》，頁 8。

³²⁴ 《說文》籀文「女」作 ，為籀文「薺」 、「妣」 、「媯」 、「嬀」 所從。

³²⁵ 《說文》籀文「女」作 ，為籀文「嬀」 、「姻」 所從。

³²⁶ 《說文》籀文「女」作 ，為籀文「婚」 所從。

³²⁷ 以上兩字見《金文編》，頁 784。

³²⁸ 《說文》籀文「西」作 ，籀文「西」本作 .

³²⁹ 《說文》籀文「西」作 ，為籀文「煙」 、「裡」 所從。

³³⁰ 見《金文編》，頁 765。

字作說明。

1. 「衣」字《說文》古文作 ³³¹，西周金文作 （盂鼎）、 （頌鼎）³³²，兩者構形相異。

2. 「辰」字《說文》古文作 ³³³、 ³³⁴，西周金文作 （孟鼎）、 （宅簋）³³⁵，兩者構形相異。

3. 「土」字《說文》籀文作 ³³⁶，西周金文作 （盂鼎）、 （散氏盤）³³⁷，兩者構形相異。

4. 「米」字《說文》籀文作 ³³⁸，西周金文作 ³³⁹，兩者構形相異。

依從以上的分類方法，於《說文》古文可與西周金文比對的 203 個「金文可比較單位」當中，「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有 100 個，佔總數的 49%（100/203），「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 40 個，佔 20%（40/203），而「古、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共 63 個，佔 31%（63/203）。再觀《說文》籀文方面，於籀文可與西周金文比對的 185 個「金文可比較單位」當中，「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有 101 個，佔總數的 55%（101/185），「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 25 個，佔 14%（25/185），而「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59 個，佔 31%（59/185）（數據可參下表）。若單純比較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相同者」與「相同異」的比例，當中古、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均佔「金文可

³³¹ 《說文》古文「衣」作 ，為古文「表」 、「裔」 所從。

³³² 以上兩字見《金文編》，頁 585。

³³³ 《說文》古文「辰」作 ，古文「辰」本作 .

³³⁴ 《說文》古文「辰」作 ，為古文「農」 、「脣」 、「蜺」 所從。

³³⁵ 以上兩字見《金文編》，頁 994。

³³⁶ 《說文》古文「土」作 ，為籀文「𡗗」 、「𡗗」 、「煙」 、「地」 、「墜」 、「堂」 、「封」 所從。

³³⁷ 以上兩字見《金文編》，頁 882。

³³⁸ 《說文》古文「土」作 ，為籀文「𡗗」 、「𡗗」 所從。

³³⁹ 西周金文「米」作 ，為西周金文「稟」字 （𡗗）所從，見《金文編》，頁 382。

比較單位」的約五成，而「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古、籀文亦同樣佔約三成。

由此可知，《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大致相同。（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金文可比較單位」	203（100%）	185（100%）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100（49%）	101（55%）
「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40（20%）	25（14%）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63（31%）	59（31%）

若再進一步以相關程度區分，構形相關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與「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可組成「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³⁴⁰。若依此重新組合，《說文》古、籀文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同樣佔總數的 59%，而兩者「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的比例同為 31%（數據可參下表）。從統計而論，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異、同的數據，於比例上完全相同。通過以上兩項統計，於「金文可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文有約六成的單位，是與西周金文形同的。由此可知，王氏認為古文與西周金文「截然不同」的論說，是有需要修正的。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金文可比較單位」	203（100%）	185（100%）
重新歸類後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	140（69%）	126（69%）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63（31%）	59（31%）

³⁴⁰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目的為呈現《說文》古文或籀文的構形有否與西周金文相關，只要單位的構形相關，無論是全數構形相關（「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或是部份構形相關（「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均一併歸於此於類。「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因古文或籀文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故彼此無相關之處，因而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完全相反。

第三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為限

上一節運用《說文》古、籀文的「金文可比較單位」作為研究範圍，嘗試以最全面的角度呈現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而本節會將研究範圍收窄，規限至古、籀文共有的「金文合併比對單位」以內。本節會以 175 個「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為基礎，透過兩者與西周金文的比對，嘗試於古、籀文共有的單位以內，探討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

一、依單位的構形異、同分類

純粹以《說文》古、籀文為基礎，兩者可比對的「合併比對單位」共有 212 個，但當中未必每項都能與西周金文比對。若於「合併比對單位」的基礎上，再劃分出可與西周金文比對的範圍，當中合乎條件的共有 175 個，而本節亦會以這 175 個「金文合併比對單位」作為研究範圍。（劃分情況可參下圖）

如同上一節的分類方法，「金文合併比對單位」同樣可根據《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構形異同，進一步分成三類：「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以及「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說文》古文當中，「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有 83 個，佔「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的 47% (83/175)，「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有 36 個，佔 21% (36/175)，「構形與西周金

文相異者」共有 56 個，佔 32% (56/175)。《說文》籀文方面，「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有 98 個，佔「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的 56% (98/175)，「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有 24 個，佔 14% (24/175)，「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共有 53 個，佔 30% (53/175)。由此可見，於構形的異同比對之上，《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比例大致相同，「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同佔約五成以上，而「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則約佔三成。上述的統計以「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為基礎，若比較上一節以「金文可比較單位」為基礎的統計，可發現兩者所得的數據大致相同，而當中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於構形上的異同比例均十分相近。（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金文可比較單位」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100 (49%)	101 (55%)
	「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40 (20%)	25 (14%)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63 (31%)	59 (31%)
「金文合併比對單位」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83 (47%)	98 (56%)
	「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36 (21%)	24 (14%)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56 (32%)	53 (30%)

若再以《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相關程度劃分，當中「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³⁴¹古文佔 68%，籀文佔 70%，而「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古文為 32%，籀文為 30%（數據可參下表）。從分佈可知，於「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當中，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構相關與形異的比例是接近相同，兩者與西周金文相關的單位亦較多。若與上一節以「金文可比較單位」為基礎的統計比較，可見兩項統計的研究範圍雖有不同，但統計出的數據則十分相近。由此再證，王國維言古文與西周金文「截然不同」，從數據顯示，實不能成立。

³⁴¹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包括「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與「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重新歸類後	「金文可比較單位」	「相關者」 ³⁴²	69%	69%
		「相異者」 ³⁴³	31%	31%
	「金文合併比對單位」	「相關者」	68%	70%
		「相異者」	32%	30%

二、依「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分類

經整理的 175 個「金文合併比對單位」，可依單位的字例數量劃分成「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當中《說文》古文的「獨例單位」共有 64 個，佔總數的 36% (63/175)，「多例單位」則有 112 個，佔 64% (112/175)，可知「多例單位」較「獨例單位」多約三成。籀文方面，「獨例單位」共有 86 個，佔總數的 49% (86/175)，而「多例單位」則有 89 個，佔 51% (89/175)，可見「多例單位」與「獨例單位」的比例相若。(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金文合併比對單位」	175 (100%)	175 (100%)
「獨例單位」	63 (36%)	86 (49%)
「多例單位」	112 (64%)	89 (51%)

1. 依「獨例單位」分類

本章以討論《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為核心，於得出「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的數據後，可依單位構形與西周金文的異同，將兩批資料分成三類：「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以及「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從而依據分類後的數據，探討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而本部份會先以「獨例單位」為中心。

³⁴² 此表「相關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

³⁴³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經統計，《說文》古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 31 個，佔古文「獨例單位」的 49% (31/63)，「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 3 個³⁴⁴，佔 5% (5/63)，「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則有 29 個，佔 46% (29/63)，可見當中「相同者」與「相異者」的數目相若。《說文》籀文方面，「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 46 個，佔古文「獨例單位」的 53% (46/86)，「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 8 個，佔 9% (8/86)，「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則有 32 個，佔 38% (32/86)，當中「相同者」較「相異者」多約一成。單純以「獨例單位」作範圍，《說文》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較古文多 5%，即籀文的構形較接近西周金文，但古、籀文的差距不大，而古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則較籀文多 9%，可見古文構形異於西周金文者較多。(數據可參下表)

「獨例單位」					
《說文》古文 63 個 (100%)			《說文》籀文 86 個 (100%)		
「相同者」 ³⁴⁵	「部份構形相同者」 ³⁴⁶	「相異者」 ³⁴⁷	「相同者」	「部份構形相同者」	「相異者」
31 (49%)	3 (5%)	29 (46%)	46 (53%)	8 (9%)	32 (38%)

若要更明確展示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相關程度，可將統計出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與「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合併。若依此法重新歸類，「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³⁴⁸《說文》古文佔總數 54%，籀文佔 62%，「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古文佔 46%，籀文佔 38，可見古、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的比例，仍是較相異者多。依照上述兩個比較方法，於「獨例單位」的範圍當中，《說文》古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或相關者，均佔總數的一半，而籀文與西

³⁴⁴ 「獨例單位」當中包含「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因為某些「獨例單位」有兩個或以上的字例出現，如「獨例單位」中的「商」字，《說文》古文作 與 二形，西周金文作 （九年衛鼎_2831）， 與 形近， 與 構形相異，故出現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的情況。

³⁴⁵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³⁴⁶ 此表「部份構形相同者」即「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³⁴⁷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³⁴⁸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包括「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與「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周金文相同或相關的單位，則較「相異者」多一至兩成，即與西周金文的關係較接近。當中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籀文「相同者」與「相關者」的比例均較古文多，但實際只多出 4 至 8%，可知當中古、籀文的差別並非很大。（數據可參下表）

「獨例單位」（重新歸類後）			
《說文》古文 63 個（100%）		《說文》籀文 86 個（100%）	
「相關者」 ³⁴⁹	「相異者」 ³⁵⁰	「相關者」	「相異者」
54%	46%	62%	38%

2. 依「多例單位」分類

於「獨例單位」以外，「多例單位」同樣可以依照與西周金文構形的異同來分類。於《說文》古文當中，「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 52 個，佔古文「獨例單位」的 46%（52/112），「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 33 個，佔 30%（33/112），「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則有 27 個，佔 24%（27/112），當中「相同者」的數目約為「相異者」的一倍。《說文》籀文方面，「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 53 個，佔古文「獨例單位」的 60%（53/89），「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共 16 個，佔 18%（16/89），「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則有 20 個，佔 22%（20/89），當中「相同者」較「相異者」多將近三倍。從統計可知，《說文》古、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均佔大部份，可見「多例單位」當中，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有較密切的關係，而籀文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更較古文多 13%，表示籀文的構形與西周金文更為相近。另外，古、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的比例則接近相同。（數據可參下表）

³⁴⁹ 此表「相關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

³⁵⁰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多例單位」					
《說文》古文 112 個（100%）			《說文》籀文 89 個（100%）		
「相同者」 ³⁵¹	「部份構形 相同者」 ³⁵²	「相異者」 ³⁵³	「相同者」	「部份構形 相同者」	「相異者」
52（46%）	33（30%）	27（24%）	53（60%）	16（18%）	20（22%）

將「多例單位」分類後，可再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與「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相加，合成「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若以此法重新歸類，「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說文》古文共佔總數的 76%，籀文佔 78%，而「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古文佔 24%，籀文佔 22%，當中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相關者」的比例較「相異者」多三倍以上。從數據比較可知，《說文》古、籀文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均佔「多例單位」中的約七成多，而兩者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則只佔約兩成多。由此可知，於「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的「多例單位」當中，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是有密切的關係，而古、籀文的數據分佈亦十分接近。（數據可參下表）

「多例單位」（重新歸類後）			
《說文》古文 112 個（100%）		《說文》籀文 89 個（100%）	
「相關者」 ³⁵⁴	「相異者」 ³⁵⁵	「相關者」	「相異者」
76%	24%	78%	22%

上部劃分出「金文可比較單位」中的「多例單位」，可再依字例的構形異、同，再細分成「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說文》古文的「多例單位」共有 112 個，當中「同形字例」共有 68 個，佔 61%（68/112），「異形字例」共有 44 個，佔 39%（44/112）。籀文方面，當中的「多例單位」共有 89 個，而「同形

³⁵¹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³⁵² 此表「部份構形相同者」即「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³⁵³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³⁵⁴ 此表「相關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

³⁵⁵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字例」有 68 個，佔 76% (68/89)，「異形字例」有 21 個，佔 24% (21/89)。

從以上所見，《說文》古、籀文的「多例單位」均以「同形字例」較多，而籀文的數量更佔總數約七成半，較古文所佔的約六成為高，可知「異形字例」當中，籀文字例構形的歸一程度較古文為高。(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多例單位」	112 (100%)	89 (100%)
「同形字例」	68 (61%)	68 (76%)
「異形字例」	44 (39%)	21 (24%)

三、依構形的統一性分類

若依字例的構形重新歸類，上一部份所劃分出的「獨例單位」、「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³⁵⁶，當中構形統一的「獨例單位」、「同形字例」可收作一類，而構形多樣的「異形字例」則可另作一類³⁵⁷。同時，整合上述兩部份與西周金文比對，可更深入了解《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

依上述的方法歸類，《說文》古文的「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共佔「金文可比較單位」的 75%，而「異形字例」只佔 25%，構形「相同者」較「相異者」多五成，足見《說文》古文的構形有大部份統一。而與西周金文比較方面，於「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當中，「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佔總數的 49%，表示於「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當中，古文構形統一的單位有約半數是與西周金文相關的，而「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佔 26%，即有三成的古文單位是構形相同，但形異於西周金文。於「異形字例」的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佔 19%，「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佔 6%，即於古文構形非統一的部份，古文

³⁵⁶ 「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屬「多例單位」，故「多例單位」不重複贅列。

³⁵⁷ 關於「獨例單位」、「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的分類方法，本文於第三章第二節已詳細解釋，於此不再贅述。為方便統計，此項比對所運用之數據，均取各項目於重新歸類後之統計比例，即只是將《說文》古、籀文比對西周金文的單位，分成「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兩類。

與西周金文的構形，於相關的單位大幅多於相異的。（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		
	所佔比例	「相關者」 ³⁵⁸	「相異者」 ³⁵⁹
「獨例單位」	36%	19%	17%
「同形字例」	39%	30%	9%
「獨例單位」 + 「同形字例」	75%	49%	26%
「異形字例」	25%	19%	6%
總數	100%	68%	32%

依循同樣的分類方法，《說文》籀文中的「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共佔「金文可比較單位」的 88%，而「異形字例」只佔 12%，可見籀文中構形相同的單位，佔約九成，即表示於「金文可比較單位」的範圍當中，籀文的構形有極大部份是統一的。若比較西周金文，於「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的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佔 60%，而「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佔 28%，當中古文相同的構形，有六成與西周金文相關，但亦有三成是與西周金文形異。於「異形字例」方面，「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佔 10%，「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2%，表示《說文》古文中的異形字例，與西周金文相關的單位為相異者的五倍。（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籀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		
	所佔比例	「相關者」 ³⁶⁰	「相異者」 ³⁶¹
「獨例單位」	49%	30%	19%
「同形字例」	39%	30%	9%

³⁵⁸ 此表「相關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

³⁵⁹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³⁶⁰ 此表「相關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

³⁶¹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獨例單位」 + 「同形字例」	88%	60%	28%
「異形字例」	12%	10%	2%
總數	100%	70%	30%

依上述對《說文》古文與籀文之統計，於「金文可比較單位」當中，古、籀文的同形字符佔半數或以上，表示兩者同樣是以歸一的構形為主，但相比之下，籀文的統一性較古文強。雖然古、籀文於字例相關、相異的比例上有所差別，但若將兩者與西周金文比較，便能明白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異同的比例，其實大致相若。當中古、籀文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均佔「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的六成多，而「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則同樣佔三成多。於「異形字例」的部份，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相關者」佔七至八成，而「相異者」則佔一成至兩成。從以上統計可知，《說文》古、籀文無論於字例構形相關或相異的部份，與西周金文的關係大致相同，而當中古、籀文於字例構形相同的部份，有較多是與西周金文相關的。（數據可參下表）

	「金文合併比對單位」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相關者」 ³⁶²	「相異者」 ³⁶³	「相關者」	「相異者」
「獨例單位」 + 「同形字例」	65%	35%	68%	32%
「異形字例」	76%	24%	83%	17%

³⁶² 此表「相關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

³⁶³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第四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單位、構形為核心

上一節對《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分析，主要依從《說文》古、籀文的字例數目與構形分類，將統計出的不同數據，與西周金文作全面比較，從而透過古、籀文各項數據的比勘，探討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當中因為《說文》古、籀文分別與西周金文比對，所以經統計所得的數據亦是依古、籀文個別區分。本節同樣以《說文》古、籀文的 175 個「金文合併比對單位」作研究範圍，但當中古、籀文的數據會一併與西周金文比對，並從單位與構形兩方面，以進一步了解古、籀文於不同類別下，與西周金文的關係。

一、依單位的異、同分類

本部份會以單位作為比較的核心，從《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不同分類，探討當中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以下先依據古、籀文的構形異同，將單位分成三類：「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³⁶⁴、「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³⁶⁵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³⁶⁶，之後再將古、籀文一併分類的資料，按照與西周金文的關係分成九類³⁶⁷。依據統計，以下會集中討論《說文》「古、籀文分類相同」的三個部份³⁶⁸，「古、籀文分類相同」是指《說文》古、籀文分別與西周金文比對後，依據構形的異同將單位歸入相同的類別，如「門」字，《說文》

³⁶⁴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指《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的構形相同或大致相同。

³⁶⁵ 「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指《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的構形相同或大致相同。

³⁶⁶ 「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指《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的構形相異。

³⁶⁷ 按與西周金文構形異同的分類，《說文》古文與籀文一共可分成九類：

1. 《說文》古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2. 《說文》古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3. 《說文》古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4. 《說文》古文「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5. 《說文》古文「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6. 《說文》古文「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7. 《說文》古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與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8. 《說文》古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9. 《說文》古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與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³⁶⁸ 文中所指三個「古、籀文分類相同」的部份為：「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以及「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

古文作 ³⁶⁹，籀文作 ³⁷⁰，兩者均形近西周金文「門」 （格伯簋）、 （召鼎）³⁷¹，可知古、籀文的單位「門」同屬「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故兩者的分類相同。於「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一類，《說文》「古、籀文分類相同」共有 81 個，當中單位相合者佔古文「相同者」的 98%（81/83），佔籀文「相同者」的 82%（81/99），可見古、籀文於形同西周金文的分類當中，有極大部份的單位相同。而於「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一類，古、籀文同樣與西周金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17 個³⁷²，佔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的 47%（18/36），佔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的 71%（18/24），雖然古、籀文一併屬於「部份構形相同者」的並不是佔大部份，但當中仍佔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中的約五成，而籀文亦有七成半之多。於「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的部份，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相異者」共 47 個³⁷³，佔古文「相異者」的 86%（47/55），佔籀文「相異者」的 90%（47/52），兩者的比例均佔約八成半至九成，可見古、籀文於「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的單位當中，有大部份是相同的。

若將以上三個《說文》古、籀文分類相同的部份相加，合共有 145 個單位，佔「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的 83%（145/175），而四個「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

³⁶⁹ 《說文》古文「門」作 ，為古文「闕」 、「開」 所從。

³⁷⁰ 《說文》籀文「門」作 ，為籀文「闔」 所從。

³⁷¹ 以上兩字見《金文編》，頁 767。

³⁷² 《說文》古、籀文同屬「部份構形相同者」，如「示」字，《說文》古文作 （為「紫」 所從），籀文作 （為「祺」 、「齋」 、「禱」 、「崇」 所從），兩者形近西周金文 、 ，而「示」字或作 （為「示」 ，亦為「禮」 、「視」 所從）、 （為「社」 所從），籀文或作 （為「裡」 所從），兩者與西周金文相異。古、籀文「示」的構形與西周金文有同與異之處，故兩者均屬「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即為同類，而作為單位的「示」字亦相合。西周金文「示」作 ，為西周金文「福」字 （沈子簋）所從，見《金文編》，頁 8。西周金文「示」作 ，為西周金文「祝」字 （召鼎）所從，見《金文編》，頁 12。

³⁷³ 《說文》古、籀文同屬「相異者」，如「米」字，《說文》古文作 （為「屎」 、「糲」 、「彝」 所從），籀文作 （為「桌」 、「糲」 ，兩者均與西周金文「米」 相異，同屬「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故古、籀文的分類相同，而作為單位的「米」字亦彼此相合。西周金文「米」作 ，為西周金文「稟」字 （鬲卣）所從，見《金文編》，頁 382。

³⁷⁴的部份³⁷⁵，合共有 26 個單位，佔 15% (26/175)。另外，「古、籀文分類相異」³⁷⁶有兩個部份³⁷⁷，合共有 4 個單位，佔 2% (4/175)。總括以上數據，於與西周金文比對的前提下，《說文》古、籀文的同類單位共佔八成多，佔「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的大部份，而透過與西周金文比對，更能展示古、籀文比對單位的相合程度，亦能突現兩者間的密切關係。(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籀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175 個 (100%)		
古、籀文分類相同	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	古、籀文分類相異
83% (145/175)	15% (26/175)	2% (4/175)

細察《說文》古、籀文分類後的單位，當中「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三類，可歸納為「古、籀文形同西周金文者」，因為上述的三類當中，古、籀文的構形都有與西周金文構形相同的部份³⁷⁸。相反，「古

³⁷⁴ 「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是指《說文》古、籀文分別與西周金文比對後，將單位依據構形的異同歸入不同類別，雖然兩者的類別各異，但當中仍有部份構形是相同或相近的，如「言」字，《說文》古文作 (為「速」 、「譙」 、「諫」 、 所從)與 (為「詩」 、「謀」 、「訊」 、「信」 、「訃」 、「訟」 、「教」 所從)，當中只有 形近西周金文「言」 ，故屬「部份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而籀文「言」作 (為「話」 、「嬌」 所從)、 (為「訇」 、「誕」 、「讐」 、「意」 、「愆」 ，兩者形同或形近西周金文，故屬「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從上述可見，古、籀文雖屬不同類別，但兩者均有形同或形近西周金文的構形，故「言」可歸入「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一類。西周金文「言」作 ，為西周金文「許」字 (毛公鼎)所從，見《金文編》，頁 139。

³⁷⁵ 文中所指四個「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的部份為：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異者」，以及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³⁷⁶ 「古、籀文分類相異」是指《說文》古、籀文分別與西周金文比對後，將單位依據構形的異同歸入相異的類別，如「豆」字，《說文》古文作 (為「豆」 ，亦為「豐」 所從，構形與西周金文 (豆閉簋)、 (大師盧豆)不同，故屬「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而籀文「豆」作 (為「樹」 、「登」 所從)、 (為「豎」 所從)，兩者形同西周金文，故屬「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從上述可見，古、籀文雖屬不同類別，故「豆」可歸入「古、籀文分類相異」一類。西周金文「豆」作 、 ，見《金文編》，頁 330。

³⁷⁷ 文中所指兩個「古、籀文分類相異」的部份為：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異者」，以及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同者」。

³⁷⁸ 關於古、籀文均形同西周金文的部份，第一類「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上文已

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異者』」及「古文『部份構形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則可整合成「古、籀文形異西周金文者」，因為三者的古、籀文構形都有與西周金文構形相異的部份³⁷⁹。若依此分類，《說文》古、籀文相合的單位當中³⁸⁰，「古、籀文形同西周金文者」³⁸¹共有 97 個，佔 63% (97/154)，而「古、籀文形異西周金文者」則有 57 個，佔 37% (57/154)³⁸²，可見於古、籀文相合的單位當中，形同西周金文的單位較多。(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籀文相合的單位共 154 個 (100%)	
「古、籀文形同西周金文者」	「古、籀文形異西周金文者」
共 97 個 (63%)	共 57 個 (37%)

二、依構形的異、同分類

上部《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比較，主要以三者的「單位」異同分類。本部份則進一步分析古、籀文的「構形」異同，嘗試以不同角度探討《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之關係。

舉「門」字為例，當中古文作 ，籀文作 ，兩者均形近西周金文 。第二類「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上文已舉「言」字為例，古文作 、 ，籀文作 、 ，古文 雖形異於西周金文 ，但古、籀文均有與西周金文形同的構形。而第三類「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原理與「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相同，故不另舉例。

³⁷⁹ 關於古、籀文均形異西周金文的部份，第一類「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已舉「米」字為例，當中古文作 ，籀文作 ，兩者均與西周金文 相異。第二類「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異者』」，如「水」字，古文作 ，籀文作 、 ，籀文 雖形同於西周金文 ，但古、籀文均有與西周金文形異的構形。而第三類「古文『部份構形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原理與「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異者』」相同，故不另舉例。

³⁸⁰ 《說文》古、籀文相合單位，包括：「古、籀文形同西周金文者」與「古、籀文形異西周金文者」。

³⁸¹ 「古、籀文形同西周金文者」共 97 個，包括：「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81 個、「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2 個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14 個。

³⁸² 「古、籀文形異西周金文者」共 57 個，包括：「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47 個、「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異者』」5 個及「古文『部份構形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5 個。

本部份同樣會以《說文》古、籀文的 175 個「金文合併比對單位」作研究範圍，若按古、籀文的構形分類，當中「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共 115 字，佔 66% (115/175)，「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25 字，佔 14% (25/175)，而「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35 字，佔 20% (35/175)，當中古、籀文構形相同的單位有六成多，佔「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的大部份。上部已依據《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構形異同，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分成九類³⁸³，若每一類均依據古、籀文的構形異同加以細分，可再分拆成三部份：「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及「古、籀文構形相異者」。於分類以後，本文會集中討論當中相距最遠的兩類：『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³⁸⁴與『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

於 81 個『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當中，「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共 71 個，佔 88% (71/81)，而「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4 個，佔 5% (4/81)，「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6 個，佔 7% (6/81)。從以上可知，古、籀文構形相同者，而又能與西周金文相合的單位佔約九成，即表示這一類古、籀文源頭相同的單位，有極大部份是與西周金文相關的，而當中只有極小部份是古、籀文構形不盡相同³⁸⁵或相異的³⁸⁶。(數據可參下表)

³⁸³ 《說文》古文與籀文一共可分成九類，詳可參註 358。

³⁸⁴ 即《說文》古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³⁸⁵ 《說文》古、籀文構形不盡相同，即「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如「員」古文作 (為「贗」 所從)，形同籀文 (為「員」 ，亦為「𠂔」 所從)，亦形近西周金文 (白貝鼎_2038)。另，「員」古文又作 (為「勳」 所從)，異於籀文 ，但形近西周金文 (弔_3951)。

³⁸⁶ 《說文》古、籀文構形相異，即「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如「匚」古文作 (為「簋」 ，「帷」 所從)，形同西周金文 (為「匿」字 (孟鼎)所從)，而籀文作 (為「匚」 ，亦為「柩」 、「籩」 、「箕」 、「栝」 所從)，亦形同西周金文 (為「匡」 [召鼎]所從)，古籀文均形同西周金文，但兩者構形各異。

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 ³⁸⁷ 共 81 個		
「古、籀文構形相同者」 共 71 個 (88%)	「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共 4 個 (5%)	「古、籀文構形相異者」 共 6 個 (7%)

另外，於 47 個『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當中，「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共 24 個，佔 51% (24/47)，而「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3 個，佔 6% (3/47)，「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20 個，佔 43% (20/47)。從數據可見，古、籀文構形相合，又與西周金文相異的單位，佔約五成，即表示這些古、籀文的單位有相同的源頭，但與西周金文無關。而有四成多是古、籀文構形相異的，這些單位或有不同的指向，但同樣異於西周金文。(數據可參下表)

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 ³⁸⁸ 共 47 個		
「古、籀文構形相同者」 共 24 個 (51%)	「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共 3 個 (6%)	「古、籀文構形相異者」 共 20 個 (43%)

³⁸⁷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

³⁸⁸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西周金文相異者」。

第五節 小結

本章運用不同的單位採納準則，釐定各異的研究範圍，嘗試從全面與規限的角度，了解《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通過不同的分類、比對，本章的大部份統計當中，《說文》古、籀文均有約半數以上的單位，是與西周金文相同或相關的，可見古、籀文於比例上，均與西周金文有關係。雖然古、籀文有大部份單位是與西周金文相同、相關，但從本章各項的統計顯示，籀文與西周金文的相合程度，均較古文為高，說明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更密切。另外，透過與西周金文的比對，可發現《說文》古、籀文的單位有大部份是彼此相同的，而於古、籀文形同的層面上，有大部份是與西周金文相關的。

第五章 《說文》古文、籀文與戰國文字之比較

第一節 前言

本章主要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為重心，通過構形比對與數據分析等方法，探討古、籀文與戰國文字³⁸⁹的關係。本章共分三節，當中的分類與研究方法，與第二章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本章是以戰國文字³⁹⁰作為古、籀文的比較對象。本章第一節會以「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為研究範圍，通過單位的比對，依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構形異同，將古、籀文分成三類：

- (一)「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 (二)「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 (三)「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統計後，依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相關程度，再整合上述的三批資料，並嘗試透過不同的比對，以較全面的角度呈現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第二節會以「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為研究範圍，依據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構形異同、相關程度，將古、籀文分類，並統計比對所得的數據。之後，可再依單位的字例多寡、異同與統一性，將古、籀文分成以下三類，再作統計：

- (一)「獨例單位」
- (二)「多例單位」
- (三)「獨例單位」、「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

第三節集中研究單位與構形，將古、籀文一併與戰國文字比對，探討古文與籀文的相合程度，以及兩者與戰國文字的關係。

³⁸⁹ 本文所使用的戰國文字材料，主要源自《楚文字編》、《秦文字類編》、《古文字類編》、《古陶文彙編》、《秦簡文字編》、《郭店楚簡文字編》、《中山王書器文字編》、《包山楚簡文字編》、《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戰國文字編》、《望山楚簡文字編》、《雲夢龍崗秦簡》、《楚系簡帛文字編》、《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等著作，詳參本文之參考書目。

³⁹⁰ 本章所用的戰國文字只包含出土材料，並不包括《汗簡》、《古文四聲韻》等傳抄材料。另外，因本章旨為比較《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以釐清三者的關係，故只集中於整體的比對之上，因此於統計分析時，本文並無將古、籀文逐一與不同域系（齊、燕、晉、楚、秦）的戰國文字作比對，而是將戰國文字視作一個時段的文字體系，但當中所引用的字符資料，均有清楚列明出於何種域系。

第二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為限

本節主要探討《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當中會以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³⁹¹為基礎，抽取可與戰國文字比對的單位，再作比對分析，務求全面呈現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比較可能。

於研究範圍方面，本節採納比對單位的標準，與第四章劃分「金文可比較單位」的情況相同（可參本文第四章第二節），採納的單位必須為《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或為古、籀文中的「多例單位」。依據上述兩個標準，可於古、籀文當中，劃分出可以與戰國文字比對的「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而本節會以此作為研究範圍。依據統計，《說文》古文的「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共有 214 個，而籀文則有 197 個。於釐定研究範圍後，可依據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構形異同，進一步將「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分成三類，分別為「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以及「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以下將分別列舉例子說明：

「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即於「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的構形相同或大致相同³⁹²。以下爰舉《說文》古文「林」、「車」與籀文「心」、「舟」四字作說明。

1. 「林」字《說文》古文作 ³⁹³，戰國晉系文字作 （圓壺）³⁹⁴，秦系文字作 （編 24）³⁹⁵，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

³⁹¹ 經第三章的統計，《說文》古文的「可比較單位」共有 702 個，而籀文則有 494 個。

³⁹² 本節《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比較，為免累贅，於戰國文字的部份，只爰舉較顯要的例子，而文中所引用的例子，並不等於戰國文字當中的全部構形。而比對當中，會個別標明構形所屬的域系，但不會作分系的比對分析。以「林」字為例，《說文》古文作 ，與其形同的戰國文字有晉系文字 （圓壺）、 （156:21），楚系文字 ，秦系文字 （編 24）等形，而本文中只取當中的 （圓壺）、 （編 24）與古文比對。 （156:21）字，見《侯馬盟書》，頁 328。 字，為楚系文字「野」字 （0252）所從，處理後作 ，見《古璽彙編》，頁 59。

³⁹³ 《說文》古文「林」作 ，為古文「農」 、「麓」 、「份」 、「野」 所從。

³⁹⁴ 見《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34。

³⁹⁵ 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90。

2. 「車」字《說文》古文作 ³⁹⁶，戰國齊系文字作 （子禾子釜）³⁹⁷，晉系文字作 ³⁹⁸（璽彙 0553）³⁹⁸，秦系文字作 ³⁹⁹，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

3. 「舟」字《說文》籀文作 ⁴⁰⁰，戰國楚系文字作 （鄂君啟舟節）⁴⁰¹，秦系文字作 （石鼓文·霽雨）⁴⁰²、 ⁴⁰³，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

4. 「心」字《說文》籀文作 ⁴⁰⁴，戰國晉系文字作 （3:6）、 （195:1）⁴⁰⁵，秦系文字作 （5.384）⁴⁰⁶、 ⁴⁰⁷，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

「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即於「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的構形相同或大致相同。以下爰舉《說文》古文「雨」、「塋」與籀文「子」、「矛」四字作說明。

1. 「雨」字《說文》古文作 ⁴⁰⁸、 ⁴⁰⁹、 ⁴¹⁰，戰國齊系文字作

³⁹⁶ 《說文》古文「車」作 ，為古文「輅」 、「簠」 所從。

³⁹⁷ 齊系文字「車」本作 ，處理後作 ，見孫剛，〈齊文字編〉，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283。

³⁹⁸ 見《古璽彙編》，頁80。

³⁹⁹ 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210。

⁴⁰⁰ 《說文》籀文「舟」作 ，為籀文「檣」 、「轉」 所從。

⁴⁰¹ 楚系文字「舟」本作 ，處理後作 ，見《戰國文字編》，頁590。

⁴⁰² 秦系文字「舟」本作 ，處理後作 ，見《戰國文字編》，頁590。

⁴⁰³ 秦系文字「舟」作 ，秦為系文字「舫」字 （石鼓文·霽雨）所從，處理後作 ，見《戰國文字編》，頁591。

⁴⁰⁴ 《說文》籀文「心」作 ，為籀文「𢇛」 、「悵」 、「意」 、「惛」 所從。

⁴⁰⁵ 以上兩字見《侯馬盟書》，頁318。

⁴⁰⁶ 秦系文字「心」本作 ，處理後作 ，見《古陶文彙編》，頁513。

⁴⁰⁷ 秦系文字「心」作 ，為秦系文字「忍」字 （為36）所從，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167。

⁴⁰⁸ 《說文》古文「雨」作 ，古文「雨」本作 .

⁴⁰⁹ 《說文》古文「雨」作 ，為古文「霪」 、「霽」 、「電」 所從。

⁴¹⁰ 《說文》古文「雨」作 ，為古文「雹」 所從。

(3.1264)⁴¹¹，秦系文字作 (日甲 39)⁴¹²、 ⁴¹³，當中 、

與戰國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而 則不同於戰國文字。

2. 「堊」字《說文》古文作 ⁴¹⁴、 ⁴¹⁵，戰國齊系文字作 (堊戈_10824)，

晉系文字作 ⁴¹⁶，當中 與戰國文字構形相近，而 則不同於戰國文字。

3. 「子」字《說文》籀文作 ⁴¹⁷、 ⁴¹⁸，戰國楚系文字作 (語一 69)

⁴¹⁹，秦系文字作 ⁴²⁰、 (薛子仲安簠)⁴²¹，當中 與戰國文字構形

相同，而 則不同於戰國文字。

4. 「矛」字《說文》籀文作 ⁴²²、 ⁴²³，戰國晉系文字作 ⁴²⁴、 ⁴²⁵，當

中 與戰國文字構形相同，而 則不同於戰國文字。

「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即於「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

⁴¹¹ 齊系文字「雨」本作 ，處理後作 ，見《古陶文彙編》，頁 326。

⁴¹² 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74。

⁴¹³ 秦系文字「雨」作 ，為秦系文字「靈」字 (詛楚文) 所從，處理後作 ，見《戰國文字編》，頁 17。

⁴¹⁴ 《說文》古文「堊」作 ，古文「堊」本作 .

⁴¹⁵ 《說文》古文「堊」作 ，為古文「煙」 所從。

⁴¹⁶ 晉系文字「堊」作 ，為晉系文字「醴」字 (大鼎) 所從，見《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73。

⁴¹⁷ 《說文》籀文「子」作 ，為籀文「棄」 、「舂」 所從。

⁴¹⁸ 《說文》籀文「子」作 ，籀文「子」本作 ，亦為籀文「孳」 所從。

⁴¹⁹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6。

⁴²⁰ 秦系文字「子」本作 ，處理後作 ，見《古陶文彙編》，頁 513。

⁴²¹ 齊系文字「子」本作 ，處理後作 ，見《齊文字編》，頁 296。

⁴²² 《說文》籀文「矛」作 ，為籀文「表」 所從。

⁴²³ 《說文》籀文「矛」作 ，為籀文「霧」 、「繡」 所從。

⁴²⁴ 晉系文字「矛」作 ，為晉系文字「茅」字 (圓壺) 所從，見《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46。

⁴²⁵ 晉系文字「矛」作 ，為晉系文字「務」字 (方壺) 所從，見《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57。

文與籀文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的構形相異。以下爰舉「水」、「皿」、「欠」、「匚」四字作說明。

1. 「水」字《說文》古文作 ⁴²⁶，戰國楚系文字作 ⁴²⁷，秦系文字作 ⁴²⁸（日乙 80），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
2. 「卑」字《說文》古文作 ⁴²⁸，戰國晉系文字作 ⁴²⁹、秦系文字作 ⁴³⁰，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
3. 「欠」字《說文》籀文作 ⁴³¹，戰國齊系文字作 ⁴³²、晉系文字作 ⁴³³、 ⁴³⁴，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
4. 「匚」字《說文》籀文作 ⁴³⁵，戰國晉系文字作 ⁴³⁶、燕系文字作 ⁴³⁷、楚系文字作 ⁴³⁸，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

⁴²⁶ 《說文》古文「水」作 ，為古文「阱」 、「梁」 、「滌」 、「飲」 、「漢」 、「沔」 、「淵」 、 、「津」 、 、「澁」 、 、「漿」 、 、「沫」 、 、「容」 、 、「閼」 、 所從。

⁴²⁷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69。

⁴²⁸ 《說文》古文「卑」作 ，為古文「脾」 所從。

⁴²⁹ 秦系文字「卑」本作 ，處理後作 ，見《古陶文彙編》，頁 513。

⁴³⁰ 晉系文字「卑」本作 ，處理後作 ，見《古璽彙編》，頁 327。

⁴³¹ 《說文》籀文「欠」作 ，為籀文「嘯」 、 、「速」 、 、「歎」 、 所從。

⁴³² 齊系文字「欠」作 ，為齊系文字「歆」字 （4876）所從，處理後作 ，見《古陶文彙編》，頁 279。

⁴³³ 晉系文字「欠」作 ，為晉系文字「弇」字 （圓壺）所從，見《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61。

⁴³⁴ 晉系文字「欠」作 ，為晉系文字「歆」字 （75:3）所從，見《侯馬盟書》，頁 350。

⁴³⁵ 《說文》籀文「匚」作 ，籀文「匚」本作 ，亦為籀文「柅」 、 、「箕」 、 所從。

⁴³⁶ 晉系文字「匚」作 ，為晉系文字「區」字 （1:46）所從，見《侯馬盟書》，頁 346。

⁴³⁷ 燕系文字「匚」作 ，為燕系文字「鄔」字 （3857）所從，見《古璽彙編》，頁 357。

⁴³⁸ 楚系文字「匚」作 ，為楚系文字「區」字 （語三 26）所從，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74。

依照上述的分類方法，《說文》古文可與戰國文字比對的 214 個「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當中，「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有 147 個，佔總數的 69%

(147/214)，「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 22 個，佔 10% (22/214)，而「古、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共 45 個，佔 21% (45/214)。而《說文》籀文方面，籀文可與戰國文字比對的「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共 197 個，「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有 152 個，佔總數的 77% (152/197)，「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 12 個，佔 6% (12/197)，而「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33 個，佔 17% (33/197)。(數據可參下表)從《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構形上看，古、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均佔「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的約七成或以上，可見兩者的比例相若，雖然籀文較古文多 8%，但「相同者」仍是佔古、籀文「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中的很大部份。另外，於「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方面，古、籀文均佔總數的約兩成，而兩者的比例相距不大。從以上古、籀文的比例可知，《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大致相同。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	214 (100%)	197 (100%)
「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147 (69%)	152 (77%)
「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22 (10%)	12 (6%)
「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45 (21%)	33 (17%)

上部統計出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與「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當中《說文》古、籀文的構形均與戰國文字相關，故可合位作「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⁴³⁹。重新分類後，「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說文》古文佔總數的 79%，籀文佔 83%。而「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則維持不變，《說文》古文與

⁴³⁹ 本章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與第四章第二節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兩者基本的意義相同，不同之處在於，本章以戰國文字作比較對象，而第四章則以西周金文為比較對象。「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是為了呈現《說文》古文或籀文的構形有否與戰國文字相關，只要單位的構形相關，無論是全數構形相關（「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或是部份構形相關（「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均一併歸於此於類。「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因古文或籀文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故彼此無相關之處，因而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完全相反。

籀文分別佔 21%與 17%。依據上述統計，古、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均佔「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約八半或以上，而「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則只佔約兩成，而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構形異同，於比例上是大致相若的。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	214 (100%)	197 (100%)
重新歸類後	「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	79%	83%
	「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21%	17%

第三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為限

上一節本文嘗試呈現《說文》古、籀文比對戰國文字的全貌，故以較廣的「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作研究範圍。本節同樣是討論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但於研究範圍方面，本節則會以 175 個古、籀文共有的「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為基礎，嘗試透過兩者與戰國文字的比對，於規限的古、籀文單位以內，探討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

一、依單位的構形異、同分類

本節的分類與統計，會以《說文》古文、籀文與戰國文字三者均能比對的單位為基礎。

本文於第五章會以古、籀文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小篆，並比較統計所得的數據異同，故本節所採用的「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數目，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的完全相同，即同為 175 個，而於《說文》古、籀文共有的單位之下，兩者比對西周金文與戰國文字的範圍，同樣是毫無分別的。（劃分情況可參下圖）

上述的「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可根據《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

構形異同，細分作以下三類：「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以及「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於《說文》古文方面，「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有 122 個，佔「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的 70% (122/175)，「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有 19 個，佔 11% (19/175)，「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共有 34 個，佔 19% (34/175)。《說文》籀文方面，「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有 139 個，佔「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的 79% (139/175)，「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有 11 個，佔 6% (11/175)，「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共有 25 個，佔 15% (25/175)。從統計可知，《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構形相同的單位，均佔「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的大部份，古文佔七成，而籀文則佔八成左右，而兩者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的單位，均只佔有一成多。從整體來看，《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於比例上是相距不遠的。若依上述統計，與「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為基礎的統計相比，可發現兩者所計算出的數據比例是極為接近的。(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	「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147 (69%)	152 (77%)
	「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22 (10%)	12 (6%)
	「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45 (21%)	33 (17%)
「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	「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122 (70%)	139 (79%)
	「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19 (11%)	11 (6%)
	「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34 (19%)	25 (15%)

上述統計所得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與「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無論《說文》古文或籀文當中構形均與戰國文字相關，故可組成一類，而「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則為另一類。若依此法歸類，「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說文》古文佔總數 81%，籀文佔 85%，而「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古文佔 19%，籀文佔 15%。從統計可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相

關者」均佔八成以上，即於「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當中，古、籀文有大部份的單位與戰國文字相關。若將以上數據，比較以「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為基礎的統計，可見兩項統計的範圍雖不同，但所得的結果均十分接近，當中《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相關的單位，同樣是較「相異者」多。（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重新歸類後	「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	「相關者」 ⁴⁴⁰	79%	83%
		「相異者」 ⁴⁴¹	21%	17%
	「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	「相關者」	81%	85%
		「相異者」	19%	15%

二、依「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分類

經統計所得的「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可依據單位的字例數量劃分成「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如上一節提到，「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的單位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一樣，故本節所劃分出的「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於單位與數量方面，均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所統計的一樣（可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參照「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的分類情況，「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的「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的比例應如下⁴⁴²：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	175（100%）	175（100%）
「獨例單位」	63（36%）	86（49%）
「多例單位」	112（64%）	89（51%）

⁴⁴⁰ 此表「相關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

⁴⁴¹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⁴⁴² 關於「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的分類情況，「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的統計完全一樣，為免累贅，故於正文只以例表展示。「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當中，《說文》古文的「獨例單位」共有 63 個，佔總數的 36%（63/175），「多例單位」有 112 個，佔 64%（112/175）。籀文方面，「獨例單位」共有 86 個，佔總數的 49%（86/175），而「多例單位」則有 89 個，佔 51%（89/175）。

1. 依「獨例單位」分類

本章以討論《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為中心，於上一部份「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分類過後，「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可依據與戰國文字的構形異同分成三類：「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以及「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依據分類後的數據，可進而探討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本部份會先分析「獨例單位」的統計，於《說文》古文方面，「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 38 個，佔古文「獨例單位」的 60% (38/63)，「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 3 個，佔 5% (3/63)，「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有 22 個，佔 35% (22/63)，當中「相同者」的數目與「相異者」相差甚多。《說文》籀文方面，「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 66 個，佔古文「獨例單位」的 77% (66/86)，「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只有 1 個，佔 1% (1/86)，「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則有 19 個，佔 22% (19/86)，當中「相同者」為「相異者」的三倍半。單純以「獨例單位」計算，《說文》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較古文多 17%，即表示籀文的構形較接近戰國文字，而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較籀文多 13%，即古文構形較異於戰國文字。（數據可參下表）

「獨例單位」					
《說文》古文 63 個 (100%)			《說文》籀文 86 個 (100%)		
「相同者」 ⁴⁴³	「部份構形相同者」 ⁴⁴⁴	「相異者」 ⁴⁴⁵	「相同者」	「部份構形相同者」	「相異者」
38 (60%)	3 (5%)	22 (35%)	66 (77%)	1 (1%)	19 (22%)

若將上述統計所得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與「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合併，可更清楚展示古、籀文與戰國文字不同的相關程度。合併後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說文》古文佔 65%，籀文佔 35%，兩者與戰國文字相關的比例均佔半數以上。「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方面佔，古文佔 35%，籀

⁴⁴³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⁴⁴⁴ 此表「部份構形相同者」即「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⁴⁴⁵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文佔 22%，兩者形異戰國文字的單位只佔總數的兩至三成。依照上述兩種不同範圍的比較方法，於「獨例單位」的範圍當中，《說文》古、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的數量同樣多於「相異者」，說明兩者的構形均與戰國文字有很大的關係，當中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與「相異者」相距 30%，而籀文則相差 55%，足見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較古文更為密切。（數據可參下表）

「獨例單位」(重新歸類後)			
《說文》古文 63 個 (100%)		《說文》籀文 86 個 (100%)	
「相關者」 ⁴⁴⁶	「相異者」 ⁴⁴⁷	「相關者」	「相異者」
65%	35%	78%	22%

2. 依「多例單位」分類

將「獨例單位」分類後，「多例單位」同樣可依此法整理。《說文》古文方面，「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 84 個，佔古文「獨例單位」的 75% (84/112)，「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 16 個，佔 14% (16/112)，「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則有 12 個，佔 11% (12/112)，當中「相同者」的數目約為「相異者」的七倍。《說文》籀文方面，「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 73 個，佔古文「獨例單位」的 82% (73/89)，「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共 9 個，佔 10% (9/89)，「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則有 7 個，佔 8% (7/89)，當中「相同者」為「相異者」的十倍左右。從以上可知，《說文》古、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均佔七成半或以上，表示於「多例單位」的範圍當中，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十分密切，而籀文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更較古文多 8%，表示籀文的構形與戰國文字更為相近，而古、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的比例則大致相同。（數據可參下表）

⁴⁴⁶ 此表「相關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

⁴⁴⁷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多例單位」					
《說文》古文 112 個（100%）			《說文》籀文 89 個（100%）		
「相同者」 ⁴⁴⁸	「部份構形 相同者」 ⁴⁴⁹	「相異者」 ⁴⁵⁰	「相同者」	「部份構形 相同者」	「相異者」
84（75%）	16（14%）	12（11%）	73（82%）	9（10%）	7（8%）

「多例單位」依構形異同分類後，數據可再依構形的相關性分類，當中「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可與「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相加，由此組合成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說文》古文佔總數的 89%，籀文佔 92%，兩者的比例同樣為九成左右。而「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古文佔 11%，籀文佔 8%，兩者的比例均約為一成。從上述比較可知，《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相關、相異的單位，於比例上大致相同，可知古、籀文的關係密切。而從上述兩種比較方法可知，於「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的「多例單位」當中，《說文》古、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的單位，佔總數的大部份，即古、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均有密切的關係。（數據可參下表）

「多例單位」（重新歸類後）			
《說文》古文 112 個（100%）		《說文》籀文 89 個（100%）	
「相關者」 ⁴⁵¹	「相異者」 ⁴⁵²	「相關者」	「相異者」
89%	11%	92%	8%

上部從「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劃分出的「多例單位」，可再依字例的構形異、同，再細分成「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因本節的研究範圍「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與「金文合併比較單位」相同，故《說文》古、籀文的同、異形字例分類，於統計上與「金文合併比較單位」的分類情況一樣（可參本文

⁴⁴⁸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⁴⁴⁹ 此表「部份構形相同者」即「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⁴⁵⁰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⁴⁵¹ 此表「相關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

⁴⁵²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第四章第三節)。參照「金文合併比對單位」中「多例單位」的分類情況，「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中「多例單位」的分類比例應如下⁴⁵³：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多例單位」	112 (100%)	89 (100%)
「同形字例」	68 (61%)	68 (76%)
「異形字例」	44 (39%)	21 (24%)

三、依構形的統一性分類

以字例的構形重新歸類，從「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劃分出的「獨例單位」、「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⁴⁵⁴，構形統一的「獨例單位」、「同形字例」屬一類，構形多樣的「異形字例」則另作一類⁴⁵⁵。而將上兩部份古、籀文與戰國文字比對的數據一併整合，可從構形的統一性了解《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

依上述的方法歸類，於「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當中，「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佔總數的 58%，表示於「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當中，有過半數的古文單位是構形統一，而又與戰國文字相關的。另，「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則佔 17%，即有一成多構形統一的單位形異於戰國文字。另外，「異形字例」中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佔 22%，「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只佔 3%，即有兩成多的古文單位是構形不同的，而又能與戰國文字相合。（數據可參下表）

⁴⁵³ 關於「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的分類情況，「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的統計完全一樣，為免贅述，故於正文只以例表展示。「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當中，《說文》古文的「同形字例」共有 68 個，佔 61% (68/112)，「異形字例」共有 44 個，佔 39% (44/112)。籀文方面，當中的「多例單位」共有 89 個，而「同形字例」有 68 個，佔 76% (68/89)，「異形字例」有 21 個，佔 24% (21/89)。

⁴⁵⁴ 「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屬「多例單位」，故「多例單位」不重複贅列。

⁴⁵⁵ 關於「獨例單位」、「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的分類方法，本文於第三章第二節已詳細解釋，於此不再贅述。為方便統計，此項比對所運用之數據，均取各項目於重新歸類後之統計比例，即只是將《說文》古、籀文比對戰國文字的單位，分成「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兩類。

	《說文》古文「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		
	所佔比例	「相關者」 ⁴⁵⁶	「相異者」 ⁴⁵⁷
「獨例單位」	36%	23%	13%
「同形字例」	39%	35%	4%
「獨例單位」 + 「同形字例」	75%	58%	17%
「異形字例」	25%	22%	3%
總數	100%	80%	20%

以同樣方法將《說文》籀文分類，「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的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佔 74%，表示籀文構形統一而又與戰國文字相關的單位，佔「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的大部份，而「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則有 14%。而於「異形字例」方面，「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佔 11%，而「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只佔 1%，即於「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中，籀文只有一成的單位是構形統一，卻又異於戰國文字的。（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籀文「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		
	所佔比例	「相關者」 ⁴⁵⁸	「相異者」 ⁴⁵⁹
「獨例單位」	49%	38%	11%
「同形字例」	39%	36%	3%
「獨例單位」 + 「同形字例」	88%	74%	14%

⁴⁵⁶ 此表「相關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

⁴⁵⁷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⁴⁵⁸ 此表「相關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

⁴⁵⁹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異形字例」	12%	11%	1%
總數	100%	85%	15%

將《說文》古、籀文構形相關、相異的數據分開，再與戰國文字比對，可進一步了解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相關程度，於比例上實相差不遠。於「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的部份，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佔七成多，籀文則佔八成多，可知兩者的構形大部份都與戰國文字相關，而當中以籀文的單位較多。於「異形字例」的部份，古、籀文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均佔約九成，而「相異者」均只佔約一成，可見古、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的相關、相異比例十分相近。從上可知，於相關、相異比例上，雖然《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比例稍有不同，但當中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相關的比例仍是佔很大的部份。（數據可參下表）

	「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相關者」 ⁴⁶⁰	「相異者」 ⁴⁶¹	「相關者」	「相異者」
「獨例單位」 + 「同形字例」	77%	23%	84%	16%
「異形字例」	88%	12%	92%	8%

⁴⁶⁰ 此表「相關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

⁴⁶¹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第四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單位、構形為核心

上一節對《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分析，主要是將古、籀文分別與戰國文字比對，然後比較古、籀文所得的數據，分析古、籀文於比對戰國文字時，於不同分類情況下的區別。本節雖然同樣以《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為討論的核心，亦以 175 個「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作研究範圍，但於數據分類時，古、籀文的單位與構形會一併處理，由此可清楚呈現古、籀文於不同分類當中，與戰國文字的關係。

一、依單位的異、同分類

本部份的論述主要以單位為核心，嘗試從《說文》古、籀文的單位，了解兩者與戰國文字的關係，當中可依據構形的異同分成三類：「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⁴⁶²、「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⁴⁶³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⁴⁶⁴，若依此法分類，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可分成九類⁴⁶⁵，而以下會集中討論《說文》「古、籀文分類相同」的三個部份⁴⁶⁶，「古、籀文分類相同」⁴⁶⁷是指《說文》古、籀文分別比對戰國文字之後，兩者依據單位的構形異同，而歸入相同

⁴⁶² 「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指《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的構形相同或大致相同。

⁴⁶³ 「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指《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的構形相同或大致相同。

⁴⁶⁴ 「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指《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的構形相異。

⁴⁶⁵ 按與戰國文字構形異同的分類，《說文》古文與籀文一共可分成九類：

1. 《說文》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2. 《說文》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3. 《說文》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4. 《說文》古文「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5. 《說文》古文「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6. 《說文》古文「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7. 《說文》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與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8. 《說文》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9. 《說文》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與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⁴⁶⁶ 文中所指三個「古、籀文分類相同」的部份為：「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以及「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

⁴⁶⁷ 本節談到「古、籀文分類相同」的部份，於理論上是與第四章第四節中所運用的「古、籀文分類相同」一樣，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第四章是以古、籀文比對西周金文，而本節則以古、籀文比對戰國文字。

的類別，如「鬲」字，《說文》古文作 ⁴⁶⁸，籀文作 ⁴⁶⁹、 ⁴⁷⁰，當中古文 與籀文 形近戰國秦系文字「鬲」 ⁴⁷¹，而籀文作 則形近秦系文字「鬲」 ⁴⁷²，故可知古、籀文的單位「鬲」同屬「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故兩者的分類相同。於「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一類，《說文》「古、籀文分類相同」共有 116 個，佔古文「相同者」的 95%（116/122），佔籀文「相同者」的 83%（116/139），即表示古、籀文形同戰國文字的單位，有極大部份是相同的字符或部件。於「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一類，古、籀文相同的單位與戰國文字「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6 個⁴⁷³，佔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的 32%（6/19），佔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的 60%（6/10），當中佔古文的比例較少，籀文則佔半數以上。於「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的部份，古、籀文與戰國文字構形「相異者」共 20 個⁴⁷⁴，佔古文「相異者」的 59%（20/34），佔籀文「相異者」的 77%（20/26），兩者的比例均佔約六成至七成多，可見古、籀文於「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的單位當中，有半數以上是相同的。

將以上《說文》古、籀文三個分類相同的部份相加，合共有 142 個單位，

⁴⁶⁸ 《說文》古文「鬲」作 ，為古文「徹」 所從。

⁴⁶⁹ 《說文》籀文「鬲」作 ，為籀文「融」 、「甌」 所從。

⁴⁷⁰ 《說文》籀文「鬲」作 ，為籀文「震」 所從。

⁴⁷¹ 秦系文字「鬲」作 ，為秦系文字「鬲」字 （日甲 45 背）所從，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40。

⁴⁷² 秦系文字「鬲」作 ，為秦系文字「鬲」字 （秦印）所從，處理後作 ，見《戰國文字編》，頁 501。

⁴⁷³ 《說文》古、籀文同屬「部份構形相同者」，如「示」字，《說文》古文作 ，籀文作 ，兩者形近戰國晉系文字 、秦系文字 ，而「示」字古文或作 、 ，籀文或作 ，兩者與戰國文字相異。古、籀文「示」的構形與戰國文字有同與異之處，故兩者均屬「部份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即為同類，而作為單位的「示」字亦相合。晉系文字作 ，為「祠」字 （圓壺）所從，見《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48。秦系文字「示」作 ，為「神」字 （詛楚文）所從，見《戰國文字編》，頁 5。

⁴⁷⁴ 《說文》古、籀文同屬「相異者」，如「米」字，《說文》古文作 ，籀文作 ，兩者均與戰國文字「米」 相異，同屬「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故古、籀文的分類相同，而作為單位的「米」字亦彼此相合。

佔「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的 81% (142/175)，而四個「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⁴⁷⁵的部份⁴⁷⁶，合共有 17 個單位，佔 10% (17/175)。另外，「古、籀文分類相異」⁴⁷⁷有兩個部份⁴⁷⁸，合共有 16 個單位，佔 9% (16/175)。從以上整合的數據而言，與戰國文字比對之下，《說文》古、籀文的同類單位共佔八成，佔「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的大部份。古、籀文通過與戰國文字的比對，一方面可展示兩者與戰國文字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亦可呈現古、籀文比對單位的相合程度，從而突現出《說文》古、籀文之間的相同之處。(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籀文「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175 個 (100%)		
古、籀文分類相同	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	古、籀文分類相異
81% (142/175)	10% (17/175)	9% (16/175)

若只統計數據中單位異、同的部份，可再進一步細分出「古、籀文形同戰國文字者」⁴⁷⁹與「古、籀文形異戰國文字者」⁴⁸⁰兩部份。若以此法分類，《說文》古、籀文相合的單位當中⁴⁸¹，「古、籀文形同戰國文字者」⁴⁸²共有 129 個，佔 84%

⁴⁷⁵ 「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的歸類方法，於第四章第四節已有詳細解釋詳(可詳參註 365)。第四章是以比對西周金文為基礎，而本章則以比對戰國文字為基礎，故本節的「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是指《說文》古、籀文分別與戰國文字比對後，將單位依據構形的異同歸入不同類別，雖然兩者的類別各異，但當中仍有部份構形是相同或相近的。

⁴⁷⁶ 文中所指四個「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的部份為：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異者」，以及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⁴⁷⁷ 「古、籀文分類相異」的歸類方法，於第四章四節已有詳細解釋(可詳參註 367)。本章以比對戰國文字為基礎，當中「古、籀文分類相異」是指《說文》古、籀文分別與戰國文字比對後，將單位依據構形的異同歸入相異的類別。

⁴⁷⁸ 文中所指兩個「古、籀文分類相異」的部份為：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異者」，以及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同者」。

⁴⁷⁹ 「古、籀文形同戰國文字者」包括三類，分別是「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因為上述的三類當中，古、籀文的構形都有與戰國文字構形相同的部份。

⁴⁸⁰ 「古、籀文形異戰國文字者」包括三類，分別是「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異者』」及「古文『部份構形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因為三者的古、籀文構形都有與戰國文字構形相異的部份。

⁴⁸¹ 《說文》古、籀文相合單位，包括：「古、籀文形同戰國文字者」與「古、籀文形異戰國文字者」。

⁴⁸² 「古、籀文形同戰國文字者」共 129 個，包括：「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116 個、「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2 個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11 個。

(129/153)，而「古、籀文形異戰國文字者」則有 24 個，佔 16% (24/153)⁴⁸³。從數據可知，古、籀文相合的單位當中，形同戰國文字的單位遠比形異的多。(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籀文相合的單位共 153 個 (100%)	
「古、籀文形同戰國文字者」	「古、籀文形異戰國文字者」
共 129 個 (84%)	共 24 個 (16%)

二、依構的形異、同分類

上部比較《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主要依從三者的「單位」異同來分類。而本部份的分類則以三者的「構形」為依歸，嘗試從構形的異同入手，探討《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之關係。

本部份會以《說文》古、籀文的 175 個「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作研究範圍，當中古、籀文的構形分類，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相同⁴⁸⁴，故不贅述。依據《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構形異同，「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可分成九類⁴⁸⁵，當中的每一類均可依古、籀文的構形異同，再拆分成三部份：「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及「古、籀文構形相異者」。以下會抽取當中相異程度最大的兩類：『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⁴⁸⁶與『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⁴⁸⁷，並集中分析討論。

依統計，『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共有 116 個，當中「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共 95 個，佔 82% (95/116)，而「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13 個，佔 11% (13/116)，「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8 個，佔 7% (8/116)。

⁴⁸³ 「古、籀文形異戰國文字者」共 24 個，包括：「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20 個、「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異者』」2 個及「古文『部份構形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2 個。

⁴⁸⁴ 「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當中「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共 115 字，佔 66%，「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25 字，佔 14%，而「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35 字，佔 20%，亦可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

⁴⁸⁵ 《說文》古文與籀文一共可分成九類，詳可參註 453。

⁴⁸⁶ 即《說文》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⁴⁸⁷ 即《說文》古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從數據可知，古、籀文構形相同的單位，又能形同戰國文字者共佔八成左右，即表示這一類古、籀文源頭相同的單位，有大部份與戰國文字相關，而當中只有小部份是古、籀文構形不盡相同⁴⁸⁸或相異的⁴⁸⁹。（數據可參下表）

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 ⁴⁹⁰ 共 116 個		
「古、籀文構形相同者」 共 95 個（82%）	「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共 13 個（11%）	「古、籀文構形相異者」 共 8 個（7%）

另外，『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共 20 個，當中「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共 4 個，佔 20%（4/20），而「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5 個，佔 25%（5/20），「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11 個，佔 55%（11/20）。從以上可見，古、籀文構形相合，又與戰國文字相異的單位，只有 4 個，即表示只有極少數的單位，是古、籀文源頭相同，但與戰國文字無關。另外，當中有五成單位是古、籀文構形相異，兩者或有不同的指向，但均與戰國文字形異。（數據可參下表）

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 ⁴⁹¹ 共 20 個		
「古、籀文構形相同者」 共 4 個（20%）	「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共 5 個（25%）	「古、籀文構形相異者」 共 11 個（55%）

⁴⁸⁸ 《說文》古、籀文構形不盡相同，即「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如「日」古文作 （為「遠」 、「弇」 、「腴」 、「韋」 、「暴」 、「明」 、「冬」 、「茲」 、「蠹」 、「裁」 、「良」 、「陟」 、「盟」 所從），形同籀文 （為「是」 、「晝」 、「昌」 、「昔」 所從），亦形近戰國齊系文字 （齊明刀範）、秦系文字 （為「時」字 （石鼓文·吾車）所從）。另，「日」古文又作 （為古文「日」，亦為「玕」 、「復」 、「謨」 、「𡗗」 、「𡗘」 、「𡗙」 所從），異於籀文 ，但形近戰國齊系文字 （齊明刀），晉系文字 （4260）。

⁴⁸⁹ 《說文》古、籀文構形相異，即「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如「禹」古文作 ，形同戰國秦系文字 （為「塢」字 （緇 12）所從），而籀文作 （為「字」 所從），亦形同戰國秦系文字 （日甲 2 背），古籀文均形同戰國文字，但兩者構形各異。

⁴⁹⁰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同者」。

⁴⁹¹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戰國文字相異者」。

第五節 小結

本章通過不同的採納準則，釐訂兩種不同的研究範圍，嘗試從全面與規限的單位當中，了解《說文》古文、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從所得的數據可知，於本章的大部份統計當中，《說文》古、籀文有約七成以上的單位與戰國文字形同或相關，可知古、籀文於比例上，均與戰國文字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若仔細分析，從本章各項的統計顯示，籀文與戰國文字的相合程度，均高於古文，說明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更為緊密。而透過比對戰國文字，可了解古、籀文的單位與構形有八成以上是相同或相關的，而於《說文》古文與籀文形同的層面上，有大部份的單位與構形是與戰國文字相合的。

第六章 《說文》古文、籀文與《說文》小篆之比較

第一節 前言

本章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為研究核心，以構形比對與數據分析等方法，探討古、籀文與《說文》小篆⁴⁹²的關係。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會以「小篆可比較單位」作研究範圍，通過單位的互相比對，依照古、籀文與小篆的構形異同，將古、籀文分成三類：

- (一)「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 (二)「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 (三)「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於數據統計後，嘗試分析王國維、陳昭容對古文、籀文與小篆關係的論說，並以較全面的角度呈現古、籀文與小篆的關係。第二節會以「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為研究範圍，並依照古、籀文與小篆的構形異同，將單位分類，並統計數據。進而再依單位的字例多寡、異同與統一性，將古、籀文分成以下三類，再作統計：

- (一)「獨例單位」
- (二)「多例單位」
- (三)「獨例單位」、「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

第三節會以古、籀文的單位與構形為核心，將兩者一併比較小篆，以探討古文與籀文的相合程度，以及兩者與小篆的關係。

⁴⁹² 本論文所論及之小篆，均指《說文》中的小篆，並不包括其他石碑篆文。本文只取《說文》小篆，只為明確劃分研究範圍，並非以《說文》小篆等同秦代篆文。

第二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小篆可比較單位」為限

本節會從宏觀的角度，探討《說文》古、籀文與小篆之間的關係，並於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⁴⁹³當中，抽取可與小篆比對之單位，作統計分析，藉以全面展示古、籀文與小篆之間的不同關係。

本節會盡量採納《說文》古、籀文當中，能與小篆比對的單位，而取收單位的標準，則與第四、五章劃分「金文可比較單位」與「戰國文字可比較單位」的情況相同（可參本文第四章第二節），故本節所收納的單位，必須為《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或為古、籀文中的「多例單位」。根據以上的標準，可於古、籀文劃分出能與《說文》小篆比對的「小篆可比較單位」，這批整理出的單位同時亦為本節的研究範圍。

依據統計，《說文》古文的「小篆可比較單位」共有 244 個，籀文則有 228 個。釐定研究範圍後，可再比照古、籀文與小篆的構形異同，將「小篆可比較單位」分成三類，分別為「構形與小篆相同者」、「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以及「構形與小篆相異者」，以下將分別列舉例子說明：

「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即於「小篆可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小篆的構形相同或大致相同。以下爰舉《說文》古文「寸」、「頁」與籀文「米」、「辰」四字作說明。

1. 「寸」字《說文》古文作 ⁴⁹⁴，小篆作 ，古文構形與小篆文字相同。
2. 「頁」字《說文》古文作 ⁴⁹⁵，小篆作 ，古文構形與小篆文字相同。
3. 「米」字《說文》籀文作 ⁴⁹⁶，小篆作 ，古文構形與小篆文字相同。
4. 「辰」字《說文》籀文作 ⁴⁹⁷，小篆作 ，古文構形與小篆文字相同。

⁴⁹³ 經本文第三章的統計，《說文》古文的「可比較單位」共有 702 個，而籀文則有 494 個。

⁴⁹⁴ 《說文》古文「寸」作 ，為古文「道」 、「得」 所從。

⁴⁹⁵ 《說文》古文「頁」作 ，為古文「脣」 、「履」 、「髮」 、「沫」 所從。

⁴⁹⁶ 《說文》籀文「米」作 ，為籀文「桌」 、「糲」 所從。

「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即於「小篆可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部份構形，與小篆的構形相同或大致相同。以下爰舉《說文》古文「月」、「畐」與籀文「𠂔」、「衣」四字作說明。

1. 「月」字《說文》古文作 ⁴⁹⁸、 ⁴⁹⁹，小篆作 ，當中 與小篆構形相同，而 則形異於小篆。

2. 「畐」字《說文》古文作 ⁵⁰⁰、 ⁵⁰¹，小篆作 ，當中 與小篆構形相同，而 則形異於小篆。

3. 「𠂔」字《說文》籀文作 ⁵⁰²、 ⁵⁰³，小篆作 ，當中 與小篆構形相同，而 則形異於小篆。

4. 「衣」字《說文》籀文作 ⁵⁰⁴、 ⁵⁰⁵，小篆作 ，當中 與小篆構形相同，而 則形異於小篆。

「構形與小篆相異者」即於「小篆可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小篆的構形相異。以下爰舉「冬」、「革」、「四」、「中」四字作說明。

1. 「冬」字《說文》古文作 ⁵⁰⁶，小篆作 ，古文構形與小篆相異。

⁴⁹⁷ 《說文》籀文「辰」作 ，為籀文「蓐」 、「薺」 、「農」 所從。

⁴⁹⁸ 《說文》古文「月」作 ，為古文「莊」 所從。

⁴⁹⁹ 《說文》古文「月」作 ，為古文「漿」 、「醬」 所從。

⁵⁰⁰ 《說文》古文「畐」作 ，為古文「毒」 所從。

⁵⁰¹ 《說文》古文「畐」作 ，為古文「築」 所從。

⁵⁰² 《說文》籀文「𠂔」作 ，為籀文「𡿨」 、「地」 、「𡿨」 所從。

⁵⁰³ 《說文》籀文「𠂔」作 ，為籀文「陸」 所從。

⁵⁰⁴ 《說文》籀文「衣」作 ，為籀文「襲」 、「表」 所從。

⁵⁰⁵ 《說文》籀文「衣」作 ，為籀文「壞」 所從。

⁵⁰⁶ 《說文》古文「冬」作 ，古文「冬」作 .

2. 「革」字《說文》古文作 ⁵⁰⁷，小篆作 ，古文構形與小篆相異。

3. 「四」字《說文》籀文作 ⁵⁰⁸，小篆作 ，籀文構形與小篆相異。

4. 「中」字《說文》籀文作 ⁵⁰⁹，小篆作 ，籀文構形與小篆相異。

依循以上的方法分類，《說文》古文可與小篆比對的 244 個「小篆可比較單位」當中，「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有 127 個，佔總數的 52% (127/244)，「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 46 個，佔 19% (46/244)，而「古、籀文構形與小篆相異者」共 71 個，佔 29% (71/244)。於《說文》籀文方面，籀文可與小篆比對的「小篆可比較單位」共 238 個，「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有 153 個，佔總數的 64% (153/238)，「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 25 個，佔 11% (25/238)，而「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60 個，佔 25% (60/238)。(數據可參下表)

比較《說文》古、籀文的「小篆可比較單位」，兩者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均佔五成以上，可見古、籀文均有半數以上的單位是形同小篆，而當中籀文較古文多出 12%，即籀文形同小篆的單位較古文為多。另外，於「構形與小篆相異者」方面，古、籀文均佔總數的約兩成多，兩者的比例相距不大。從以上比對可知，《說文》古、籀文與小篆的構形異同，於比例上雖有差異，但古、籀文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同樣是佔半數以上。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小篆可比較單位」	244 (100%)	238 (100%)
「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127 (52%)	153 (64%)
「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46 (19%)	25 (11%)
「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71 (29%)	60 (25%)

⁵⁰⁷ 《說文》古文「革」作 ，古文「革」作 ，亦為古文「鞞」 、「鞮」 所從。

⁵⁰⁸ 《說文》籀文「四」作 ，籀文「四」作 .

⁵⁰⁹ 《說文》籀文「中」作 ，籀文「中」作 .

若依從第二、三章的統計方法，以上所得出的「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應依照構形與小篆的異同，平均歸入「構形與小篆相同者」與「構形與小篆相異者」，但本章以《說文》小篆作為比對單位，情況與比對西周金文與戰國文字時或有所不同。以古、籀文比對西周金文為例，當中古、籀文屬於「異形字例」的單位，雖然字例的構形不同，但仍有可能一併形同於西周金文，如「阜」字，

《說文》籀文作 、 ，兩者雖然構形不同，但分別形同西周金文 ⁵¹⁰、 ⁵¹¹，故可歸入「構形與西周金文相同者」一類。反觀，古、籀文與小篆的比對，《說文》小篆只有單一字例，並不如西周金文與戰國文字的字例般多樣，故若以古、籀文具「異形字例」的單位與小篆比對，其中一個字例形同小篆，另外的字例必不相合，再以籀文「阜」為例，當中只有 能夠形近小篆的單一字例 ，故必定沒有形同小篆的可能。由此可知，只要《說文》古、籀文的比對單位當中，有字例構形相異的情況出現，那麼這類單位就只能置於「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而無法歸入「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一類。由於《說文》小篆字例的局限，本節於比對古、籀文與小篆時，會集中討論形近小篆的單位，故無論古、籀文與小篆的構形是完全相同或是部份相同，「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的部份都會全數歸入「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一類，以明確展示《說文》古、籀文與小篆的構形異同。

依上述的方法將數據重新分類，《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總數的 71%⁵¹²，而「構形與小篆相異者」佔 29%。《說文》籀文方面，當中「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總數的 75%⁵¹³，而「構形與小篆相異者」佔 25%。從整理後的統計可知，古、籀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均佔「小篆可比較單位」約七成以

⁵¹⁰ 西周金文「阜」作 ，為西周金文「降」字 （士父鐘）所從，見《金文編》，頁 941。

⁵¹¹ 西周金文「阜」作 ，為西周金文「陽」字 （虢季子白盤）所從，見《金文編》，頁 938。

⁵¹² 《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總數的 71%，當中包括原有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52%與「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19%。

⁵¹³ 《說文》籀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總數的 75%，當中包括原有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64%，與「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11%。

上，而「構形與小篆相異者」則只佔兩成多，足見古、籀文與小篆的構形異同，於比例上是大致相若的，而且大部份古、籀文有的單位構形，均與小篆的形體相合。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小篆可比較單位」	244 (100%)	238 (100%)
重新歸類後	「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71%	75%
	「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29%	25%

第三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為限

上一節本文以「小篆可比較單位」作研究範圍，嘗試呈現《說文》古、籀文比對小篆的全貌。本節同樣探討古、籀文與小篆的關係，但於研究範圍方面，則會以 175 個古、籀文共有的「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為基礎，嘗試透過古、籀文與小篆的比對，於特定的範圍以內，探討古、籀文與小篆的關係。

一、依單位的構形異、同分類

本節會以《說文》古文、籀文與小篆三者均能比對的單位，作為分類、統計的基礎，為配合本文第七章的比對，故本節所採用的 175 個「小篆合併比對單位」，會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和「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完全相同，即於《說文》古、籀文共有的單位之下，兩者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及小篆的範圍，均毫無分別。（劃分情況可參下圖）

關於《說文》古文與小篆的關係，王國維曾言：「至許書所出古文即孔子壁

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⁵¹⁴王氏指出古文與籀文不相近，經本文考究，已證王氏此論不可從⁵¹⁵。王國維於文中提到古文與篆文「頗不相近」，此點與曾憲通（1935-）所持的主張相異，曾氏於論證當中，先以石經古文比對《說文》古文與小篆，指出「《說文》篆文中確有相當一部分來源於古文」⁵¹⁶，然後進一步說明，由於《說文》的體例所限⁵¹⁷，以致正字當中不獨篆文，同樣包括古文⁵¹⁸，而此正是篆文中多古文的原因。對於王國維與曾憲通的論點，本節嘗試以《說文》古文比對小篆後所得的數據，論證兩位學者的主張。

於《說文》籀文與小篆的關係，王國維於〈史籀篇證序〉曾提到：「篆文固多出於籀文，則李斯以前秦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⁵¹⁹若如王氏所言「篆文多出於籀文」，即籀文與小篆應具某種程度的連繫，之後王氏又云「李斯以前秦文字」可為籀文，亦可為小篆，先撇開句中的「秦文字」不論，則王氏認為籀文與小篆應同為一物。對於王國維此論，近代學者陳昭容亦有所質疑，陳氏提到：

至於篆籀關係，並非篆文皆取諸籀文……篆籀間不能全畫等號，王國維謂『李斯以前秦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稍有含糊之嫌。

520

陳昭容認為籀文與小篆「不能全畫等號」，此論與王國維言「篆文多出於籀文」並無矛盾，但陳昭容此言，否定了王國維「籀文與小篆相同」的論點。王國維與陳昭容於分析《說文》籀文與小篆的關係時，均未有舉出全面和實際的證據，故本節嘗試以籀文與小篆的比較數據，以論證王、陳二氏的主張。

⁵¹⁴ 見王國維，〈史籀篇證序〉，輯於王國維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頁242-243。

⁵¹⁵ 本文於第三章第四節討論《說文》古文與籀文關係時，運用統計數據與構形比對的方法，證明王氏的論點不可從。

⁵¹⁶ 曾憲通於此處提到的古文，包括《說文》古文與石經古文。見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頁281。

⁵¹⁷ 曾憲通對《說文》體例的分析，原文如下，以茲參考：「《說文》無於每字下分別註明此古文、此籀文、此篆文之例，故對古文所有而篆文所無之字，既不能附之於篆文之後，又不能置而不錄，必入書中之正字，是為篆文。」見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頁282。

⁵¹⁸ 曾憲通於此處提到的古文，包括《說文》古文與石經古文。

⁵¹⁹ 見王國維，〈史籀篇敘錄〉，輯於王國維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頁242。

⁵²⁰ 見陳昭容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年），頁23。

根據《說文》古、籀文與小篆的構形異同，「小篆合併比對單位」可細分成三類：「構形與小篆相同者」、「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以及「構形與小篆相異者」。依上述的分類，於《說文》古文方面，「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有 91 個，佔「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的 52% (91/175)，「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有 40 個，佔 23% (40/175)，「構形與小篆相異者」共有 44 個，佔 25% (44/175)。《說文》籀文方面，「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有 125 個，佔「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的 71% (125/175)，「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有 19 個，佔 11% (19/175)，「構形與小篆相異者」共有 31 個，佔 18% (31/175)。從統計可知，《說文》古、籀文與形同小篆的單位，佔「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的半數以上，當中籀文較古文多兩成，而兩者構形異於小篆的單位，則約有兩成或兩成多。綜觀而論，《說文》籀文與小篆的關係較古文密切，而古、籀文形同小篆的單位仍佔較大的部份。若以上述的統計，與以「小篆可比較單位」為基礎的統計相比，可發現兩統計中的古文數據，於比例上相若，當中以籀文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於比例上有輕微的上升。(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小篆可比較單位」	「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127 (52%)	153 (64%)
	「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46 (19%)	25 (11%)
	「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71 (29%)	60 (25%)
「小篆合併比對單位」	「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91 (52%)	125 (71%)
	「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40 (23%)	19 (11%)
	「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44 (25%)	31 (18%)

如同本章第二節的分析，本節會將上述統計所得的「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全數歸入「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一類。重新歸類後，《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總數的 75%⁵²¹，而「構形與小篆相異者」佔 25%。《說文》籀

⁵²¹ 《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總數的 75%，當中包括原有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52%與「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23%。

文方面，「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總數的 82%⁵²²，而「構形與小篆相異者」佔 18%。從統計可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均佔「小篆可比較單位」約七成半以上，而籀文的「相同者」較古文多 7%，表示籀文與小篆的關係較為密切。若以此比較運用「小篆可比較單位」為基礎的統計，可見兩者統計出的結果相若，當中古、籀文形近小篆的單位，同樣是佔七成以上。（數據可參下表）。

從不同的分類統計來看，《說文》古文約有七成的單位與小篆形同或形近，與小篆完全無關的單位只有兩成多，故王國維言「古文與篆文甚為不相似」的論點，是不能成立的。相反，從數據分析顯示，曾憲通「篆文中多古文」的主張是確當可從的⁵²³。於《說文》籀文與小篆的關係方面，從不同的統計顯示，籀文有六成多至八成的單位形同小篆。由此而論，王國維言「篆文多出於籀文」是可以成立的，而王氏「籀文完全等同小篆」之說，則有偏頗之處，應以陳昭容謂「篆籀間不能全畫等號」之論較為可取。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重新歸類後	「小篆可比較單位」	「相同者」 ⁵²⁴	71%	75%
		「相異者」 ⁵²⁵	29%	25%
	「小篆合併比對單位」	「相同者」	75%	82%
		「相異者」	25%	18%

二、依「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分類

從統計所得的「小篆合併比對單位」，可依單位的字例多寡，再劃分成「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與比對範圍一樣，小篆「獨例單位」、「多例單位」的

⁵²² 《說文》籀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總數的 82%，當中包括原有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71%與「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11%。

⁵²³ 曾憲通言「篆文中多古文」的主張，當中古文包括《說文》古文與石經古文，而本章的論述只集中以《說文》古文為依據，而石經古文的部份，並非本文之研究範疇。

⁵²⁴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²⁵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比例，與古、籀文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時完全相同，故「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的比例應如下：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小篆合併比對單位」	175 (100%)	175 (100%)
「獨例單位」	63 (36%)	86 (49%)
「多例單位」	112 (64%)	89 (51%)

1. 依「獨例單位」分類

了解小篆「獨例單位」、「多例單位」的比例後，可依《說文》古、籀文與小篆的構形異同，將「小篆合併比對單位」分成三類：「構形與小篆相同者」、「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以及「構形與小篆相異者」，由此可進一步探討古、籀文與小篆的關係。

本部份會先分析「獨例單位」的統計，於《說文》古文方面，「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 33 個，佔古文「獨例單位」的 52% (33/63)，「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 1 個，佔 2% (1/63)，「構形與小篆相異者」有 29 個，佔 46% (29/63)，當中「相同者」的數目與「相異者」相若。《說文》籀文方面，「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 66 個，佔古文「獨例單位」的 77% (66/86)，「構形與小篆相異者」則有 20 個，佔 23% (20/86)，「相同者」為「相異者」的三倍多。單純以「獨例單位」計算，《說文》籀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較古文多 25%，表示籀文的構形與小篆較接近。若將古文的「部份構形相同者」歸入「相同者」一類，重整後所得出的數據，與第一項統計所得的接近相同。(數據可參下表)

「獨例單位」					
《說文》古文 63 個 (100%)			《說文》籀文 86 個 (100%)		
「相同者」 ⁵²⁶	「部份構形 相同者」 ⁵²⁷	「相異者」 ⁵²⁸	「相同者」	「部份構形 相同者」	「相異者」
33 (52%)	1 (2%)	29 (46%)	66 (77%)	0 (0%)	20 (23%)
「獨例單位」(重新歸類後)					
《說文》古文 63 個 (100%)			《說文》籀文 86 個 (100%)		
「相同者」 ⁵²⁹	「相異者」 ⁵³⁰		「相同者」	「相異者」	
54%	46%		77%	23%	

2. 依「多例單位」分類

「小篆合併比對單位」同樣可依照上部的方法分類，於《說文》古文方面，「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 58 個，佔古文「獨例單位」的 52% (58/112)，「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 39 個，佔 35% (39/112)，「構形與小篆相異者」則有 15 個，佔 13% (15/112)，當中「相同者」的數目為「相異者」的四倍，而「部份構形相同者」所佔的部份亦不少。《說文》籀文方面，「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 59 個，佔古文「獨例單位」的 66% (59/89)，「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 20 個，佔 23% (20/89)，「構形與小篆相異者」則有 10 個，佔 11% (10/89)，當中「相同者」較「相異者」多六倍。由統計所見，《說文》古、籀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均佔半數或以上，表示於「多例單位」的範圍當中，古、籀文形近小篆的單位仍是佔大部份，而籀文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較古文多 14%，表示籀文與小篆的關係更為密切。(數據可參下表)

⁵²⁶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²⁷ 此表「部份構形相同者」即「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²⁸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⁵²⁹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³⁰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多例單位」					
《說文》古文 112 個（100%）			《說文》籀文 89 個（100%）		
「相同者」 ⁵³¹	「部份構形相同者」 ⁵³²	「相異者」 ⁵³³	「相同者」	「部份構形相同者」	「相異者」
58（52%）	39（35%）	15（13%）	59（66%）	20（23%）	10（11%）

因為小篆字例有所局限的關係，故可將上述統計出的「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歸入「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一類。經整理後，《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共佔「多例單位」的 87%⁵³⁴，「構形與小篆相異者」佔 13%，古文形同小篆的單位大幅多於形異者。《說文》籀文方面，「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總數的 89%⁵³⁵，「構形與小篆相異者」佔 11%，當中籀文與小篆「相同者」的比例為「相異者」的八倍。由此可知，《說文》古、籀文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均佔「多例單位」中的八成多，而兩者的「構形與小篆相異者」則只佔一成多。雖然上述兩種比較方法統計出的數據不盡相同，但當中古、籀文的比例仍是以「構形與小篆相異者」佔最大部份，而通過數據的整合，更能如實反映古、籀文比對小篆時的構形異同，而當中古、籀文形同小篆的單位，於比例上是十分接近的，均佔「多例單位」中的八成多，足見《說文》古、籀文的構形與小篆均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數據可參下表）

「多例單位」（重新歸類後）			
《說文》古文 112 個（100%）		《說文》籀文 89 個（100%）	
「相同者」 ⁵³⁶	「相異者」 ⁵³⁷	「相同者」	「相異者」

⁵³¹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³² 此表「部份構形相同者」即「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³³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⁵³⁴ 《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總數的 87%，當中包括原有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52%與「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35%。

⁵³⁵ 《說文》籀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總數的 89%，當中包括原有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66%與「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23%。

⁵³⁶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³⁷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87%	13%	89%	11%
-----	-----	-----	-----

以上的「多例單位」可再依字例的構形異、同，細分為兩類：「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因為本節的研究範圍「小篆合併比較單位」，與「金文合併比較單位」及「戰國文字合併比較單位」相同，故本部份《說文》古、籀文的同、異形字例分類，與比對西周金文與戰國文字時相同。參照「金文合併比對單位」中「多例單位」的分類情況，「小篆合併比對單位」中「多例單位」的分類比例應如下⁵³⁸：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多例單位」	112 (100%)	89 (100%)
「同形字例」	68 (61%)	68 (76%)
「異形字例」	44 (39%)	21 (24%)

三、依構形的統一性分類

將上述的數據統計依字例的統一性重新分類，當中構形統一的「獨例單位」、「同形字例」可歸一類，而構形多樣的「異形字例」則另歸一類⁵³⁹。依此方法將數據重新整合，可從字例的統一性探討《說文》古、籀文與小篆的關係。

依上述的方法歸類，於「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一類當中，「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 53%，即於「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當中，古文構形統一，而又形同小篆的單位佔過半數。另外，「構形與小篆相異者」佔 22%，即有兩成的古文單位，屬於構形統一，但與小篆形異。於「異形字例」方面，「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同樣佔總數的 22%，表示有兩成的古文單位是構形多樣的，但又能與小篆相合。最後，「構形與小篆相異者」只佔 3%。（數據可參下表）

⁵³⁸ 關於「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的分類情況，「小篆合併比對單位」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的統計完全一樣，為免贅述，故於正文只以例表展示。

⁵³⁹ 關於「獨例單位」、「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的分類方法，本文於第三章第二節已詳細解釋，於此不再贅述。為方便統計，此項比對所運用之數據，均取各項目於重新歸類後之統計比例。

	《說文》古文「小篆合併比對單位」		
	所佔比例	「相同者」 ⁵⁴⁰	「相異者」 ⁵⁴¹
「獨例單位」	36%	19%	17%
「同形字例」	39%	34%	5%
「獨例單位」 + 「同形字例」	75%	53%	22%
「異形字例」	25%	22%	3%
總數	100%	75%	25%

依照以上相同的分類方法，《說文》籀文中「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一類，「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 71%，而「構形與小篆相異者」佔 17%，可見籀文構形統一，而又形同小篆的單位，已佔「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的大部份。於「異形字例」方面，「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 11%，而「構形與小篆相異者」只佔 1%。（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籀文「小篆合併比對單位」		
	所佔比例	「相同者」 ⁵⁴²	「相異者」 ⁵⁴³
「獨例單位」	49%	38%	11%
「同形字例」	39%	33%	6%
「獨例單位」 + 「同形字例」	88%	71%	17%
「異形字例」	12%	11%	1%
總數	100%	82%	18%

⁵⁴⁰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⁴¹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⁵⁴²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⁴³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若於上部的統計當中，抽出古、籀文與小篆構形同、異的數據，再合併比對，就能明白古、籀文與小篆於構形異同的比例上，是大致相若的。於「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方面，古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七成，而籀文則佔八成，表示於字例構形統一的分類當中，籀文的單位與小篆更為接近，而從整體比例上看，古、籀文形同小篆的單位均佔大部份。於「異形字例」方面，古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佔 88%，籀文則佔 92%，兩者的比例均接近九成，「相異者」則只佔約一成，可見於字例構形多樣的分類當中，古、籀文所佔的比例十分接近。由此而論，《說文》古、籀文無論是字例構形統一或是多樣，兩者與小篆形近的單位仍佔很大的部份。（數據可參下表）

	「小篆合併比對單位」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	
	「相同者」 ⁵⁴⁴	「相異者」 ⁵⁴⁵	「相同者」	「相異者」
「獨例單位」 + 「同形字例」	71%	29%	81%	19%
「異形字例」	88%	12%	92%	8%

⁵⁴⁴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⁴⁵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第四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單位、構形為核心

將《說文》古文、籀文分別比對小篆以後，可了解兩者與小篆的關係，進而可比較古、籀文不同分類的數據。本節的研究範圍與上一節相同，同樣以 175 個「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為基礎，但當中《說文》古、籀文會一併與小篆比較，由此可從古、籀文的單位與構形兩方面，探討兩者與小篆的關係。

一、依單位的異、同分類

本部份主要以《說文》古、籀文的單位為核心，探討兩者與小篆之間的關係，單位可根據構形的異同分成三類：「構形與小篆相同者」⁵⁴⁶、「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⁵⁴⁷與「構形與小篆相異者」⁵⁴⁸，以此法區分，古、籀文與小篆的關係可分成九類⁵⁴⁹。於分類過後，以下會集中討論《說文》「古、籀文分類相同」的三個部份⁵⁵⁰，「古、籀文分類相同」⁵⁵¹是指《說文》古、籀文分別比對小篆之後，兩者依據單位的構形異同，而歸入相同的類別，如「曰」字，《說文》古文作 ⁵⁵²，籀文作 ⁵⁵³，兩者均形同小篆 ，故可知古、籀文的單位「曰」同

⁵⁴⁶ 「構形與小篆相同者」指《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小篆的構形相同或大致相同。

⁵⁴⁷ 「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指《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部份構形，與小篆的構形相同或大致相同。

⁵⁴⁸ 「構形與小篆相異者」指《說文》古文與籀文的構形，與小篆的構形相異。

⁵⁴⁹ 按與小篆構形異同的分類，《說文》古文與籀文一共可分成九類：

1. 《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2. 《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3. 《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4. 《說文》古文「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5. 《說文》古文「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6. 《說文》古文「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7. 《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異者」與籀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8. 《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9. 《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異者」與籀文「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⁵⁵⁰ 文中所指三個「古、籀文分類相同」的部份為：「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以及「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

⁵⁵¹ 本節談到「古、籀文分類相同」的部份，於理論上是與第四章第三節中所運用的「古、籀文分類相同」一樣，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第四章是以古、籀文比對西周金文，而本節則以古、籀文比對小篆。

⁵⁵² 《說文》古文「曰」作 ，為古文「協」 所從。

⁵⁵³ 《說文》籀文「曰」作 ，為籀文「𠂔」 所從。

屬「構形與小篆相同者」，而兩者的分類亦相同。於「構形與小篆相同者」方面，《說文》「古、籀文分類相同」共有 84 個，佔古文「相同者」的 92% (84/91)，佔籀文「相同者」的 67% (84/125)，表示古、籀文形同小篆的單位，有大部份是相同的字符或部件。於「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方面，古、籀文相同的單位與小篆「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13 個⁵⁵⁴，佔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的 32% (6/19)，佔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的 60% (6/10)，當中佔古文的比例較少，而籀文則佔半數以上。於「構形與小篆相異者」的部份，古、籀文與小篆構形「相異者」共 22 個⁵⁵⁵，佔古文「相異者」的 50% (22/44)，佔籀文「相異者」的 71% (22/31)，兩者的比例均佔一半或以上，可見古、籀文於「構形與小篆相異者」的單位當中，有半數以上是相同的。

將以上《說文》古、籀文三個分類相同的部份相加，合共有 119 個單位，佔「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的 68% (119/175)，而四個「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⁵⁵⁶的部份⁵⁵⁷，合共有 33 個單位，佔 19% (33/175)。另外，「古、籀文分類相異」⁵⁵⁸有兩個部份⁵⁵⁹，合共有 23 個單位，佔 13% (23/175)。從以上整合的數據而言，與小篆比對之下，《說文》古、籀文的同類單位佔約七成，而由於小篆於字

⁵⁵⁴ 《說文》古、籀文同屬「部份構形相同者」，如「示」字，《說文》古文作 ，籀文作 ，兩者形同小篆 ，而「示」字古文或作 、 ，籀文或作 ，兩者均與小篆相異。古、籀文「示」的構形與小篆有同與異之處，故兩者均屬「部份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即為同類，而作為單位的「示」字亦相合。

⁵⁵⁵ 《說文》古、籀文同屬「相異者」，如「中」字，《說文》古文作 ，籀文作 ，兩者均與小篆「中」 相異，故古、籀文同屬「構形與小篆相異者」，兩者的分類相同，而作為單位的「中」字亦彼此相合。

⁵⁵⁶ 「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的歸類方法，於第四章第四節已有詳細解釋（可詳參註 365）。第四章是以比對西周金文為基礎，而本章則以比對小篆為基礎，故本節的「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是指《說文》古、籀文分別與小篆比對後，將單位依據構形的異同歸入不同類別，雖然兩者的類別各異，但當中仍有部份構形是相同或相近的。

⁵⁵⁷ 文中所指四個「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的部份為：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異者」，以及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⁵⁵⁸ 「古、籀文分類相異」的歸類方法，於第四章第四節已有詳細解釋（可詳參註 367）。本章以比對小篆為基礎，當中「古、籀文分類相異」是指《說文》古、籀文分別與小篆比對後，將單位依據構形的異同歸入相異的類別。

⁵⁵⁹ 文中所指兩個「古、籀文分類相異」的部份為：「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異者』」，以及「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同者』」。

例上有所局限的原故，所以「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一類當中的兩個部份⁵⁶⁰，可歸入「古、籀文分類相同」⁵⁶¹。依此重新歸類，「古、籀文分類相同」共佔 82%，佔「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的大部份。通過古、籀文與小篆的比對可知，古、籀文兩者的比對單位有大部份是相合的，由此亦能說明《說文》古、籀之間的密切關係。（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籀文「小篆合併比對單位」175 個（100%）		
古、籀文分類相同	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	古、籀文分類相異
68%（119/175）	19%（33/175）	13%（23/175）
《說文》古、籀文「小篆合併比對單位」175 個（100%） （重新歸類後）		
古、籀文分類相同	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	古、籀文分類相異
82%（143/175）	5%（9/175）	13%（23/175）

若只統計數據中單位異、同的部份，可再進一步細分出「古、籀文形同小篆者」⁵⁶²與「古、籀文形異小篆者」⁵⁶³兩部份。若以此法分類，《說文》古、籀文相合的單位當中⁵⁶⁴，「古、籀文形同小篆者」⁵⁶⁵共有 121 個，佔 80%（121/152），而「古、籀文形異小篆者」⁵⁶⁶則有 31 個，佔 20%（31/152）。從數據可知，古、

⁵⁶⁰ 兩個部份分別為：「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

⁵⁶¹ 因為小篆只有單一字例，故「部份構形相同者」可歸入「相同者」當中，故「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可一併變成「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從而歸入「古、籀文分類相同」一類當中，

⁵⁶² 「古、籀文形同小篆者」包括四類，當中三類是「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因為三類當中的古、籀文構形都有與小篆構形相同的部份。另外，因為小篆有字例單一的局限，所以「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亦歸入此類。

⁵⁶³ 「古、籀文形異小篆者」包括三類，分別是「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異者』」及「古文『部份構形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因為三者的古、籀文構形都有與小篆構形相異的部份。

⁵⁶⁴ 《說文》古、籀文相合單位，包括：「古、籀文形同小篆者」與「古、籀文形異小篆者」。

⁵⁶⁵ 「古、籀文形同小篆者」共 121 個，包括：「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84 個、「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2 個、「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22 個，以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13 個。

⁵⁶⁶ 「古、籀文形異小篆者」共 31 個，包括：「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22 個、「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異者』」4 個及「古文『部份構形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5 個。

籀文相合的單位當中，形同小篆的單位遠比形異的多。（數據可參下表）

《說文》古、籀文相合的單位共 152 個（100%）	
「古、籀文形同小篆者」	「古、籀文形異小篆者」
共 121 個（80%）	共 31 個（20%）

二、依構形的異、同分類

本部份集中比對《說文》古、籀文與小篆的構形，嘗試從構形的異同之處，探討古、籀文與小篆的關係。本部份會以《說文》古、籀文的 175 個「小篆合併比對單位」作研究範圍，當中古、籀文的構形分類，與「金文合併比對單位」、「戰國文字合併比對單位」相同⁵⁶⁷，故不贅述。依據構形異同，《說文》古、籀文與小篆所構成的「小篆合併比對單位」可分成九類⁵⁶⁸，當中每一類可根據古、籀文的構形異同，分拆成三部份：「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及「古、籀文構形相異者」。以下會集中討論當中的『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⁵⁶⁹與『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⁵⁷⁰。

依統計，『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共有 84 個，當中「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共 83 個，佔 99%（83/84），而「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只有 1 個，佔 1%（1/84）。但因小篆的單一字例所限，故應將「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兩部份，歸入「古、籀文分類相同」當中，由此數據便會有所改變。重新歸類後，『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共有 108 個，當中「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共 94 個，佔 87%（94/108），而「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只有 13 個，佔 12%（13/108），「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1 個，佔 1%（1/108）。雖然兩組數據有些異，但當中古、籀文構形相同，而又能形同小篆的單位共佔八成多，表示這些古、籀

⁵⁶⁷ 「小篆合併比對單位」當中「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共 115 字，佔 66%，「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25 字，佔 14%，而「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35 字，佔 20%。

⁵⁶⁸ 《說文》古文與籀文一共可分成九類，於本章第四節第二部份已詳細列明，詳可參註 534。

⁵⁶⁹ 即《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與籀文「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⁷⁰ 即《說文》古文「構形與小篆相異者」與籀文「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文源頭相同的單位，有大部份與小篆相關，而當中只有小部份是古、籀文構形不盡相同⁵⁷¹或相異的⁵⁷²。（數據可參下表）

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 ⁵⁷³ 共 84 個		
「古、籀文構形相同者」 共 83 個（99%）	「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共 1 個（1%）	「古、籀文構形相異者」 共 0 個（0%）
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 ⁵⁷⁴ 共 108 個 （重新歸類後）		
「古、籀文構形相同者」 共 94 個（87%）	「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共 13 個（12%）	「古、籀文構形相異者」 共 1 個（1%）

於『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方面，當中的單位共 22 個，「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共 5 個，佔 23%（5/22），而「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1 個，佔 4%（1/22），「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16 個，佔 73%（16/22）。從數據可見，古、籀文構形相合，又與小篆相異的單位，只有 5 個，表示於古、籀文源頭相同的情況下，只有少數單位是與小篆無關。而有七成多的單位是古、籀文構形相異，但同樣是異於小篆的。（數據可參下表）

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 ⁵⁷⁵ 共 22 個		
「古、籀文構形相同者」 共 5 個（23%）	「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共 1 個（4%）	「古、籀文構形相異者」 共 16 個（73%）

⁵⁷¹ 《說文》古、籀文構形不盡相同，即「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如「𠔁」古文作 ，形同小篆 。另，「𠔁」古文或作 （為「𠔁」 所從），形近籀文 （為「副」 所從）與 （為「𠔁」 所從），兩者均異於小篆。

⁵⁷² 《說文》古、籀文構形相異，即「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如「𠔁」古文作 ，形近小篆 ，而籀文作 （為「𠔁」 、「𠔁」 所從），亦形近小篆，古籀文均形近小篆，但兩者構形各異。

⁵⁷³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⁷⁴ 此表「相同者」即「構形與小篆相同者」。

⁵⁷⁵ 此表「相異者」即「構形與小篆相異者」。

第五節 小結

本章先以不同的單位採納準則，嘗試從全面與規限的研究範圍，探討《說文》古、籀文與小篆的關係。從本章的各種分類與比對可知，於大部份統計當中，《說文》古、籀文均有半數以上的單位，是與小篆形同的，表示於比例上，古、籀文與小篆均有關係。從本章所得的數據，可證王國維言古文與篆文「頗不相近」，以及「籀文完全等同小篆」的論點，皆有修正的必要，而王氏指出「篆文多出於籀文」，曾憲通「篆文中多古文」，以及陳昭容「篆籀間不能全畫等號」等主張，同樣是確當可取的。此外，雖然古、籀文有大部份單位是形同小篆，但若仔細區分，籀文與小篆相合的比例，均較古文為高，即籀文與小篆的關係應更為密切。最後，通過與小篆的比對，可知《說文》古、籀文的單位有大部份是彼此相同的，而當中有大部份是與小篆相關的。

第七章 《說文》古文、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說文》小篆之比較

第一節 前言

本章主要歸納第四至第六章所得的數據，嘗試以比對與組合的方法，從不同的分類當中，探討《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關係，以及兩者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說文》小篆（下文簡稱作「金、戰、篆」）的異同之處。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會以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作研究範圍，單位依構形的相關與相異的分類，通過古、籀文與「金、戰、篆」的比對，嘗試從較全面的角度，了解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及小篆的關係。本章第二節以古、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為基礎，將範圍規限於相同的單位當中，並依據單位的字例多寡、異同與統一性，以及構形相關程度，將古、籀文分成四類：

- （一）「獨例單位」
- （二）「多例單位」
- （三）「獨例單位」、「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
- （四）構形的異同關係

嘗試於單位劃一的情況下，探討古、籀文與「金、戰、篆」的關係，並運用所得的數據，論證何琳儀、王國維與林素清的主張。第三節會先將古、籀文合併分析，再將所得的資料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並從「單位」與「構形」兩方面入手，依構形同異的單位分類，從統計所得的數據，探討古文與籀文的相合程度，以及兩者與「金、戰、篆」的關係。

第二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可比較單位」為限

本節主要從較全面的角度，探討《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之間的關係，並列舉數據，呈現三者的異同之處。本節的討論以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小篆的「可比較單位」為基礎，雖然三者的單位數量不一⁵⁷⁶，但通過分類統計，可於比例上了解三者與古、籀文的關係。

依據構形相關與相異分類，《說文》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可分為「構形相關者」⁵⁷⁷與「構形相異者」，兩者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情況如下：

從數據可知，於古、籀文與「金、戰、篆」的比對當中，《說文》古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相關的比例最少，但仍佔總數約七成，而古文形同戰國文字的比例最多，約有八成，而古文與小篆相關的比則佔七成多。由此可知，於「可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最密切，其次是小篆，而西周金文則與古文關係最遠，但以上三項比對當中，相關的比例均超過總數的一半，可知古文與西周金文仍有很大程度的聯繫。籀文方面，籀文形同西周金文的比例最少，

⁵⁷⁶ 「可比較單位」金文共有 203 個，戰國文字共有 214 個，小篆共有 244 個。

⁵⁷⁷ 本章所用的「構形相關者」，均為第四章至第六章當中，重新歸類後的數據分佈，即第四章的「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第五章的「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以及第六章的「構形與小篆相同者」。「構形與小篆相同者」即《說文》古、籀文與小篆的構形相同或相近，彼此有相連的關係，故「構形與小篆相同者」亦可調作「構形與小篆相關者」，當中單位的分類與統計方法，與「構形與西周金文相關者」、「構形與戰國文字相關者」完全相同。本章為求稱謂的統一，故取「構形與小篆相關者」稱之。

只佔約七成，當中戰國文字形同籀文的比例最多，佔八成多，而籀文形同小篆的比例亦佔七成半。由此而論，於「可比較單位」當中，籀文與戰國文字最為接近，其次為小篆，而西周金文與籀文的關係則相對較遠，但當中構形相關的比例亦為半數以上，即籀文與西周金文之間同樣存有不少連繫。

上述兩項分析，分別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為軸心，以下將兩者的統計一併呈現，嘗試比較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比對時的異同之處，相關的數據可參下表：

從數據可知，於「可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相關的比例同樣最少，只有約七成，而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比較，於構形相關的方面，均有一成或以上的升幅，佔約八成。相較戰國文字，古、籀文與小篆相關的比例有些微減少，但古、籀文的比例仍維持於七成半。由此可知，《說文》古、籀文於比對三種文字體系的比例上，構形相關與相異的分佈大致相同，當中古、籀文與西周金文關係較遠，與戰國文字關係最密切。另外，若單看《說文》古、籀文相關、相異的比例，兩者的比例分佈大致相同，可知古、籀文的關係密切。

第三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為限

上一節以較全面的「可比較單位」為基礎，本節會以單位、數目統一的「合併比對單位」⁵⁷⁸作為研究範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小篆中的「合併比對單位」完全相同，於此規限而統一範疇當中，將三者與《說文》古、籀文比對，可更清楚了解古、籀文與「金、戰、篆」的不同關係。

一、依單位的構形異、同分類

關於《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及小篆的關係，王國維於〈史籀篇證序〉中提到：「史篇文字就其見於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啟秦刻石，與篆文極近。」⁵⁷⁹文中王氏所說的「史篇文字」，實與《說文》籀文同源，如王國維所言：

史籀十五篇，古之遺書……建武之世，亡其六篇……許慎纂《說文》復據所存九篇，存其異文，所謂籀文者是也，其書亦謂之史篇，即〈史籀篇〉之略稱。⁵⁸⁰

即為其證，王氏云籀文「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亦與「篆文極近」，通過下部的比對統計，可了解《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小篆的關係。此外，王國維亦提到：

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原文：即漢世所謂古文）為近。⁵⁸¹

王氏此言可歸納出四個論點：（一）《說文》古、籀文均運用於戰國時代。（二）古、籀文皆出自殷周古文。（三）為籀文與殷周古文、篆文的關係較近。（四）為古文與殷周古文、篆文的關係較遠。當中王氏提到古、籀文與殷周古文的關係，本文會以西周金文為例，作比對分析。上述王國維所論，並無爰舉實證說

⁵⁷⁸ 「合併比對單位」的採納方法，於第四至第六章均有解釋，於此不作贅述。

⁵⁷⁹ 見王國維，〈史籀篇證序〉，頁 242。

⁵⁸⁰ 見王國維，〈史籀篇證序〉，頁 239。

⁵⁸¹ 見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頁 294。

明，本文嘗試通過《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比對，以統計所得的數據論證王國維之說。

於統計方面，《說文》古文與西周金文相關的比例約佔七成，而與戰國文字、小篆相關的比例，分別為八成與七成半。由此可知，於「合併比對單位」當中，古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最為密切，其次為小篆，而古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則較遠，構形相關的比例較戰國文字、小篆少 7 至 13%。籀文方面，籀文與西周金文相關的比例較少，佔「合併比對單位」的七成，而籀文與戰國文字、小篆的比例，則同樣有八成多。從數據可知，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明顯較遠，而於比例上，則較戰國文字、小篆形同籀文的單位少約一成多，但籀文與西周金文仍有不少相合的單位，故王國維言籀文「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實為確當。另外，籀文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同樣密切，但當中籀文與小篆的相合程度，則未如王國維所指的與「篆文極近」，即實際的數據統計與王氏之論，於程度上有些微的差別。（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於《說文》古、籀文個別比較後，下部會一併展示兩者的數據，嘗試於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比對當中，了解古、籀文的異同之處，相關的數據如下：

如上圖所示，於「合併比較單位」當中，《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相關的比例，於「金、戰、篆」當中同為最少的，只有七成左右。到了戰國文字的部份，古、籀文相關的比例大幅增加約一成多，達八成多，而古、籀文與小篆相構的比例，則與略少於戰國文字。由此可知，《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較遠，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最近，此歸納同時說明古、籀文於比對「金、戰、篆」的情況下，構形相關、相異的分佈仍是大致相同。此外，若單從古、籀文的異同比例而論，籀文於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或小篆的情況下，構形相同的比例均較古文略高，表示籀文與三種文字體均較為相合。

統計分析後，再觀王國維之論，王氏認為，《說文》古、籀文皆出自「殷周古文」，若以西周金文為例，古、籀文確實有過半數的單位與西周金文相合，由此可知王氏之言無誤。另外，王國維認為古、籀文皆運用於戰國時代，參考統計資料，古、籀文與戰國文字均有密切的關係，足證王氏之言的可信性。又，王國維主張殷周古文、篆文與籀文的關係較近，而與古文的關係較遠，依照數據所示，籀文與西周金文、小篆的相合程度，確實較古文為高，由此可知王氏之言可從。

二、依「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分類

於整體分析《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後，當中的「合

併比對單位」可依字例的數量劃分成「獨例單位」與「多例單位」，而「多例單位」可再分類作「同形字例」和「異形字例」。本節嘗試依據上述的分類，從「獨例單位」、「多例單位」與「構形統一性」三方面，探討《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

1. 依「獨例單位」分類

於「獨例單位」方面，《說文》古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相關者」佔五成多，至戰國文字時，與古文相關的單位上升至六成半。及後，古文形同小篆的單位再度回落至五成多。從比例的轉變可知，於「獨例單位」當中，古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最近，而與西周金文、小篆的關係則較遠。籀文方面，籀文與西周金文相關的比例佔六成多。於比對戰國文字時，比例上升一成多至七成多，而籀文形同小篆的比例，則同樣是七成多。由此可知，於「獨例單位」當中，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最遠，而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則同樣緊密。（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比較《說文》古、籀文的統計數據，兩者於「獨例單位」的範圍內，與西周金文相關的比例同屬最低，至戰國文字，兩者「構形相關者」的比例均有上升的趨勢，當中上升的幅度以籀文較多。與小篆比對的部份，古、籀文「構形相關者」的比例則有不同的走向，籀文構形與小篆相關的比例維持七成多，而

古文方面則從戰國文字的六成多，下跌至五成多。由此可知，於「獨例單位」當中，《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最遠，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最近，而古、籀文與小篆的關係則各異。若單從《說文》古、籀文的比例分析，籀文構形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相關的比率，均較古文為高，可見籀文與「金、戰、篆」的關係較古文為近。（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2. 依「多例單位」分類

於「多例單位」方面，《說文》古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相關的比率佔約七成多，而古文比對戰國文字、小篆的「構形相關者」則佔有八成多。從數據可見，於「多例單位」當中，《說文》古文戰國文字的關係最近，與小篆的關係亦相當密切，而古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雖最遠，但構形相關的比率仍是佔大部份。籀文方面，西周金文與籀文構形相關的比率佔七成八，而籀文形同戰國文字與小篆的比率，則佔九成左右，可知於「多例單位」當中，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最遠，而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則同樣密切。（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將《說文》古、籀文的資料一併比較，可見於「多例單位」當中，古、籀文與西周金文同樣較遠，「構形相關者」的比例只有七成多。至戰國文字，構形古、籀文相關的比例均上升一成多，至九成左右。及後，古、籀文與小篆構形相關的比例有輕微的跌幅，但仍佔接近九成，可知古、籀文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同樣最近。而於相關與相異的比例上，《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分佈十分接近，兩者的差距最多只有 3%。而單從古、籀文的比例分析，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相關的比例都稍高於古文，即籀文與「金、戰、篆」的關係較古文為近。（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三、依構形的統一性分類

上部《說文》古、籀文比對「金、戰、篆」的「多例單位」，可依字例的構形異、同，細分成「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由此古、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可分為三部份：「獨例單位」、「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構形統一的「獨例單位」、「同形字例」歸作一類，構形多樣的「異形字例」則可另歸一類。以上兩種依統一性區分的類別，可再依構形的相關與相異，劃分出兩部份：「構形相關者」與「構形相異者」。以下會根據《說文》古、籀文字例的統一性來分類，嘗試從構形異同的比例當中，探討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

於「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方面，《說文》古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相關者」的比例最少，只佔 49%，而古文與戰國文字、小篆「構形相關者」的比例分別佔 58%與 53%，即於字例構形統一的範圍內，西周金文與古文的關係相對較遠。籀文方面，籀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相關者」只佔 60%，而與戰國文字與小篆構形相關的比例則分別佔 74%與 71%，可見於字例構形統一的範圍內，西周金文與古文的關係較遠。從以上數據可知，古、籀文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較近，而與西周金文則較遠，而因本部份分類出的「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單位，構形統一，故可推論《說文》古、籀文受戰國文字與小篆的影響較大。另外，從圖表所示，籀文構形統一的單位，構形與「金、戰、篆」相關的比例，均較古文為多。

於「異形字例」方面，《說文》古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相關者」佔 19%，戰國文字與小篆則同為 22%，表示於字例構形多樣的單位當中，古文與「金、戰、篆」構形相關的比例相若。另外，《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相關者」佔 10%，而戰國文字與小篆則同為 11%，籀文與「金、戰、篆」構形相關的比例同樣是相若。從上可知，於構形多樣的字例當中，《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構形相關者」，於比例上均大致相同。（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若將「獨例單位」、「同形字例」與「異形字例」分開處理，可進一步了解《說文》古、籀文於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小篆時，兩者比例的異同之處。於「獨例單位」與「同形字例」的部份，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相關者」的比例同樣最少，只有六成多，而與戰國文字比對，古、籀文的比比例均有上升，古文升到七成多，而籀文則升至八成多，於古、籀文比對小篆時，「構形相關者」有些微回落，古文降至約七成，而籀文降至約八成。從數據可知，《說文》古、籀文構形統一的單位，於比對「金、戰、篆」的情況下，當中構形的相關、相異的分佈相約，而當中籀文與「金、戰、篆」構形相關的比例較古文高，即於字例形同的範圍之內，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較為密切。（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於「異形字例」方面，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相關者」的比例最少，古文佔七成多，籀文佔八成多。至戰國文字，古、籀文構形相關的比例躍升一成左右，古文佔八成多，籀文佔約九成。之後小篆的比對，古、籀文所佔的比例則與戰國文字的相同。從上可知，《說文》古、籀文構形多樣的單位，於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統計上，構形異同的分佈大致相同。（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四、依構形的異、同關係分類

上部《說文》古、籀文的比較，將兩者分別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再歸納數據分析。本節同樣是以古、籀文作為重心，但於比較時，會將「金、

戰、篆」三者一併考慮，嘗試於構形異、同的資料當中，探討古、籀文於「金、戰、篆」之間的關係。《說文》古文方面，古文形同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三者的單位，佔 34%，如「牛」字，《說文》古文作 ⁵⁸²，西周金文作 （召鼎）⁵⁸³、 ⁵⁸⁴，戰國晉系文字作 ⁵⁸⁵，齊系文字作 ⁵⁸⁶，當中古文與「金、戰、篆」的「牛」字構形相同，而與「金、戰、篆」完全形異的單位，佔總數的 13%。另外，古文有 13% 的單位屬於「與金、戰、篆形同或部份形同」一類，此類古文單位並非全然都能形同「金、戰、篆」，當中或會有「部份形同」的情況出現，如「阜」字，古文作 ⁵⁸⁷、 ⁵⁸⁸，西周金文作 ⁵⁸⁹、 ⁵⁹⁰、 ⁵⁹¹、 ⁵⁹²，戰國齊系文字作 ⁵⁹³，晉系文字作 ⁵⁹⁴，秦系文字作 ⁵⁹⁵，構形均與古文相同，但小篆「阜」作 ，只能與古文部份形同。此種分類當中，亦包括古文全然與「金、戰、篆」「部份形同」的情況，如「今」字，古文作 ⁵⁹⁶、 ⁵⁹⁷、 ⁵⁹⁸，西周金文作

⁵⁸² 《說文》古文「牛」作 ，為古文「蝨」 所從。

⁵⁸³ 見《金文編》，頁 54。

⁵⁸⁴ 西周金文「牛」作 ，為西周金文「牢」字 （貉子卣）所從，見《金文編》，頁 55。

⁵⁸⁵ 見《古璽彙編》，頁 134。

⁵⁸⁶ 齊系文字「牛」本作 ，處理後作 ，見《古璽彙編》，頁 307。

⁵⁸⁷ 《說文》古文「阜」作 ，為古文「𡵓」 所從。

⁵⁸⁸ 《說文》古文「阜」作 ，為古文「陳」 、「阜」 所從。

⁵⁸⁹ 西周金文「阜」作 ，為西周金文「降」字 （士父鐘）所從，見《金文編》，頁 941。

⁵⁹⁰ 西周金文「阜」作 ，為西周金文「陟」字 （散盤）所從，見《金文編》，頁 940。

⁵⁹¹ 西周金文「阜」作 ，為西周金文「陽」字 （虢季子白盤）所從，見《金文編》，頁 938。

⁵⁹² 西周金文「阜」作 ，為西周金文「陵」字 （散盤）所從，見《金文編》，頁 937。

⁵⁹³ 齊系文字「阜」作 ，為齊系文字「阿」字 （0313）所從，處理後作 ，見《古璽彙編》，頁 55。

⁵⁹⁴ 晉系文字「阜」作 ，為晉系文字「阿」字 （0993）所從，見《古璽彙編》，頁 116。

⁵⁹⁵ 秦系文字「阜」作 ，為秦系文字「阿」字 （0317）所從，處理後作 ，見《古璽彙編》，頁 55。

⁵⁹⁶ 《說文》古文「今」作 ，為古文「飲」 所從。

(矢尊)、𠂔 (孟鼎)、𠂔 (克鼎)⁵⁹⁹，戰國晉系文字作𠂔⁶⁰⁰、𠂔⁶⁰¹，秦系文字作𠂔 (日甲 157 背)⁶⁰²，西周金文與戰國文字的構形均接近古文𠂔與𠂔，而不同於𠂔，故為「部份形同」。另，小篆「今」作𠂔，只形近𠂔，而不同𠂔、𠂔，亦為「部份形同」。由此，即古文「今」字與「金、戰、篆」的比對全屬「部份形同」的關係。於《說文》古文的比對當中，有 18% 的單位只與戰國文字、小篆形同或部份形同，而有 10% 的單位只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形同或部份形同。另外，古文只形同或部份形同西周金文的單位，佔 2%，同樣的比對於戰國文字與小篆的部份，則同為 5%。(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籀文方面，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三者形同籀文的單位，共佔 49%，而全數形異籀文者，則佔 7%。「金、戰、篆」形同或部份形同籀文的單位，佔 14%，籀文「只與金、戰兩者形同或部份形同」的單位佔 5%，「只與戰、篆兩

⁵⁹⁷ 《說文》古文「今」作𠂔，為古文「𠂔」𠂔所從。

⁵⁹⁸ 《說文》古文「今」作𠂔，為古文「𠂔」𠂔所從。

⁵⁹⁹ 以上三字見《金文編》，頁 363。

⁶⁰⁰ 見《侯馬盟書》，頁 318。

⁶⁰¹ 晉系文字「今」作𠂔，為晉系文字「含」字𠂔 (大鼎) 所從，見《中山王𠂔器文字編》，頁 30。

⁶⁰² 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7。

者形同或部份形同」的單位則佔 14%，而只形同或部份形同西周金文的單位佔 2%，同樣情況戰國文字、小篆分別為 3%與 6%。(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比對時，各類構形異同的分類資料均有所不同，透過兩批資料的比較，可嘗試分析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異同。統計當中，與「金、戰、篆」皆形異的單位，古文的比例約為籀文的一倍，即古文與「金、戰、篆」無關的單位較籀文多。文字從西周金文到戰國文字，再至小篆，可說是文字發展的大概脈絡，故將「與金、戰、篆三者形同」和「與金、戰、篆形同或部份形同」兩類合加，可了解《說文》古、籀文當中，有多少單位從西周金文至小篆均一直保留，這類單位於古文共佔 47%⁶⁰³，籀文共佔 63%⁶⁰⁴，古、籀文有約半數或以上的單位形同或部份形同「金、戰、篆」三者，即有大部份單位是穩定的，而籀文的比例較古文多，表示籀文於文字發展的軌跡當中，相對更為穩定。另外，古文形同或部份形同「金、戰」與「戰、篆」的比例均較籀文多，而其他古、籀文的分類比例則大致相同。有一點需注意的是，《說文》古、籀文當中，均無只形近西周金文與小篆的單位，表示古、籀文的單位均無發展中斷的情況出現。(數據分佈可

⁶⁰³ 47%包括：「與金、戰、篆三者形同」34%與「與金、戰、篆形同或部份形同」13%。

⁶⁰⁴ 62%包括：「與金、戰、篆三者形同」49%與「與金、戰、篆形同或部份形同」14%。

參下表)

於古、籀文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小篆的數據當中，「與金、戰、篆三者形同」、「與金、戰、篆三者形異」和「與金、戰、篆三者形同或部份形同」三類數據，可展示《說文》古、籀文單位的構形類別，亦能呈現古、籀文一併異、同於「金、戰、篆」的單位，但於分別論述古、籀文「金、戰、篆」的單位時，此三類數據並無任何特別的指向，故本部份的統計會將上述三類數據去除，並將餘下的五類資料⁶⁰⁵，依據「金、戰、篆」個別與古、籀文的關係，將資料重新組合，嘗試了解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那一類較接近。

關於《說文》古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學者何琳儀（1943-2007）於研究古文的性質時，將《說文》古文與戰國時的六國文字比對，當中有 92 例是彼此形同，或兩者有演變關係的。依循以上數據，何氏推論「來源於壁中書的《說文》古文應屬戰國時期東方六國文字體系」⁶⁰⁶，何琳儀認為《說文》古文是「戰國時期東方六國文字體系」，若只著眼於當中的時段，而不細分東、西土的分別，即何氏所言間接指出，古文為「戰國時期文字體系」，言則古文與戰國文字應有密切的關係，以下嘗試通過單位的比對與整合，展示《說文》古文與戰國文字

⁶⁰⁵ 五類資料包括：「只與金文形同或部份形同」、「只與戰國文字形同或部份形同」、「只與小篆形同或部份形同」、「只與金、戰兩者形同或部份形同」與「只與戰、篆兩者形同或部份形同」。

⁶⁰⁶ 見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刊於《古文字研究》，第 15 輯，頁 112。

的關係，以論證何琳儀之論點。

若依何琳儀的比對方法，於「合併比對單位」當中，《說文》古文只形同戰國文字的單位，只有 5%，與只形同小篆的比例相同。但若果如何琳儀所言，將與殷周文字相合而又延續使用到戰國的單位（即「只與金、戰兩者形同或部份形同」的單位），一併加入計算，當中「《說文》古文與戰國文字相吻合的例證就更多了」⁶⁰⁷。同此道理，即古文只形同西周金文與戰國文字的單位，均可一併計算。資料重整後，《說文》古文形同西周金文的比例共佔 12%⁶⁰⁸，形同戰國文字與小篆的比例分別為 33%⁶⁰⁹與 23%⁶¹⁰。籀文方面，形同西周金文的比例共有 7%⁶¹¹，形同戰國文字與小篆的比例分別為 24%⁶¹²與 20%⁶¹³。從上述的數據可知，《說文》古、籀文與「金、戰、篆」均有不同程度的牽連，當中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同樣最為密切，其次則為小篆，而關係最遠的為西周金文。以上數據顯示，《說文》古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是「金、戰、篆」當中最為密切的。由此可知，若不論東、西土之別，何琳儀認為古文是「戰國時期東方六國文字體系」的主張，於時代方面，是有足夠數據支持的。另外，於相比之下，古、籀文若去除「金、戰、篆」共有的單位，古文無論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還是小篆，當中的比例都較籀文的同類比對為多，即表示《說文》古文的單位較為不穩定。（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⁶⁰⁷ 見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載《古文字研究》，第 15 輯，頁 112。

⁶⁰⁸ 12%包括：「只與金文形同或部份形同」2%與「只與金、戰兩者形同或部份形同」10%。

⁶⁰⁹ 33%包括：「只與戰國文字形同或部份形同」5%、「只與金、戰兩者形同或部份形同」10%與「只與戰、篆兩者形同或部份形同」18%。

⁶¹⁰ 23%包括：「只與小篆形同或部份形同」5%與「只與戰、篆兩者形同或部份形同」18%。

⁶¹¹ 7%包括：「只與金文形同或部份形同」2%與「只與金、戰兩者形同或部份形同」5%。

⁶¹² 22%包括：「只與戰國文字形同或部份形同」3%、「只與金、戰兩者形同或部份形同」5%與「只與戰、篆兩者形同或部份形同」14%。

⁶¹³ 20%包括：「只與小篆形同或部份形同」6%與「只與戰、篆兩者形同或部份形同」14%。

關於《說文》籀文源出何處的問題，學者林素清曾運用字符、偏旁比對的方法，證明「隹」、「車」二字的構形只與西周文字相合，而異於戰國文字，林氏遂以此推論「籀文只能是西周時代字體，而不應晚至戰國」⁶¹⁴。林素清運用字符、偏旁的比對方法，嘗試論證籀文為西周時代的文字，實有其可取之處。除林氏所舉的「隹」、「車」以外，籀文「匚」同樣是形近西周金文，而形異於戰國文字⁶¹⁵，詳細比對如下：

	「匚」字	從「匚」旁之字
《說文》籀文		「柅」、「籛」、「箕」、「柅」
甲骨文	 ⁶¹⁶	「匱」、「匱」 「匡」、「匡」 ⁶¹⁷
西周金文	⁶¹⁸	「匡」、「匡」 ⁶¹⁹ 、

⁶¹⁴ 見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兼論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頁 240。

⁶¹⁵ 戰國齊系文字「匚」作（陳曼），所從之「匚」旁與籀文「匚」形同，但該字只為個別例子，故於整個戰國文字的體系而言，籀文與戰國文字的「匚」仍屬構形相異。

⁶¹⁶ 以上兩字見《甲骨文編》，頁 500。

⁶¹⁷ 以上四字見《甲骨文編》，頁 500-501。

⁶¹⁸ 「乃孫作且己鼎」屬商代或西周早期，因列表無仔細劃分，故置於「西周金文」一列，字見《金文編》，頁 843。

⁶¹⁹ 以上兩字見《金文編》，頁 843。

		「𠂔」 (史利簋_4473)、「𠂔」 (號弔簋_4515)
戰國文字		「𠂔」 (陳曼) ⁶²⁰ 、「區」 (1:46) ⁶²¹ 、 「區」 (語三 26) ⁶²² 、「鄔」 (3857) ⁶²³ 、 「匡」 (2800) ⁶²⁴ 、「匡」 (3266) ⁶²⁵

運用以上方法，證明籀文「佳」、「車」、「𠂔」等字源自西周金文，並無不妥，但若以此推論籀文為「西周時代字體」，則有欠穩當。若以林氏的方法分析其他籀文，當中有部份單位只形同戰國文字，而異於西周金文，即與林氏之說迥異，如籀文「攴」正同此況，詳如下：

	從「攴」旁之字
《說文》籀文	「薇」 、「敗」 、「壞」
西周金文	「教」 (散盤) ⁶²⁶ 、「敷」 (沈子簋) ⁶²⁷
戰國文字	「殺」 (尊 35)、「改」 (尊 4)、「更」 (六 32)、「斂」 (緇 26)、「攸」 (緇 38) ⁶²⁸

若依林素清之法推論，籀文亦當為戰國時代的字體。另外，籀文「卑」、「龜」、「欠」、「辰」等字，亦出現只與小篆形同的情況。從以上數處可知，林素清謂

⁶²⁰ 齊系文字「𠂔」，見《戰國文字編》，頁 829。

⁶²¹ 晉系文字「區」，見《侯馬盟書》，頁 346。

⁶²² 楚系文字「區」，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74。

⁶²³ 燕系文字「鄔」，見《古璽彙編》，頁 357。

⁶²⁴ 秦系文字「匡」，見《古璽彙編》，頁 267。

⁶²⁵ 晉系文字「匡」，見《古璽彙編》，頁 306。

⁶²⁶ 西周金文「教」，見《金文編》，頁 224。

⁶²⁷ 西周金文「敷」，見《金文編》，頁 225。

⁶²⁸ 除列表中的五個字，另有「攸」 (六 47)、「敗」 (語四 20)、「攷」 (性 64)、「斂」 (性 23)、「攻」 (尊 32)、「敘」 (尊 3)、「牧」 (性 47)、「放」 (緇 1)、「攷」 (尊 37)、「攷」 (五 39)、「攷」 (語四 10)、「攷」 (性 10)、「攷」 (性 26)、「數」 (五四 8)、「數」 (六 41)、「教」 (語三 12)，以上文字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5-60。

《說文》籀文只為「西周時代字體」，實有可商之處。同樣的情況亦出現於《說文》古文當中，如古文「則」字只形同西周金文，「革」與「辰」字分別只形同於戰國文字與小篆。由此而論，《說文》古、籀文並非出自單一的源頭，兩者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均有不同程度的關係，而經本節的比對與統計可知，西周金文或有可能是古、籀文的最初源頭，但並非唯一的源頭，因此若謂古、籀文只屬於一個特定時期所產生的文字，未免會失之偏頗。

對於《說文》古、籀文產生的時間，學者金德建（1909-1996）已有所提及，金氏於綜論述「東土用古文，西土用籀文」的關係時，於綜合的部份提到：

從古籀文字產生的時間上而論，最早在商代的甲骨文字上古文籀文都已經發見過幾個了，最遲在戰國時候還逐漸發生，大概也因為古籀性質原為別體字，所以隨時都會有別體字產生的可能。⁶²⁹

以上金德建的說法，可歸納出兩點：（一）《說文》古、籀文於商代已有所見。（二）古、籀文從商代至戰國，均有持續的變化。金氏於文中提到，古、籀文與商代甲骨文已有相合，但實際的相似程度如何，金氏並未有詳細解決，而本文所論及的研究範圍，未有包括商代，故此部份暫且不論。但從上述各類統計顯示，《說文》古、籀文同樣受到西周金文與戰國文字影響⁶³⁰，情況與金氏「古、籀文持續變化」的論點不謀而合。由此再次證明，《說文》古、籀文不可能是單一時期的字體。

⁶²⁹ 見金德建，〈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頁 1818。

⁶³⁰ 構形方面，《說文》小篆雖與古、籀文有相同之處，但小篆始於秦統一以後，時代明顯較古、籀文晚，不可能對古、籀文作直接影響，故於此處不論。許慎於《說文》提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可知小篆部份源出籀文。許氏又云：「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而絕矣。」即小篆起始之時，古文已不行於世，故小篆應無法影響古、籀文。許慎之言，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315-316。

第四節 以《說文》古文與籀文的單位、構形為核心

上部的統計，先將《說文》古、籀文分別比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及小篆，再分析所得的兩批數據。本節同樣是以 175 個「合併比對單位」為基礎，但當中不同的地方是，本節會先將古、籀文的資料合併，然後再與「金、戰、篆」比對，並嘗試從單位與構形兩方面，探討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及小篆的關係。

一、依單位的異、同分類

本部份主要以《說文》古、籀文的單位為核心，嘗試以兩者的分類情況，比較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本部份以《說文》古、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為研究範圍，單位可與「金、戰、篆」比對，依據當中的構形異同，將單位劃分成九類⁶³¹。分類後，再依分類的類型異同，劃分作三類：「古、籀文分類相同」⁶³²、「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⁶³³與「古、籀文分類相異」⁶³⁴。於「古、籀文分類相同」方面，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均佔「合併比對單位」的約八成，表示於「金、戰、篆」的比較當中，《說文》古、籀文單位屬於同類的比例佔大多數。於「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方面，西周金文所佔的比例最多，佔 15%，而戰國文字與小篆則分別佔 10%與 5%。於「古、籀

⁶³¹ 按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小篆的構形異同分類，《說文》古文與籀文一共可分成九類：

10. 《說文》古文「構形相同者」與籀文「構形相同者」。
11. 《說文》古文「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12. 《說文》古文「構形相同者」與籀文「構形相異者」。
13. 《說文》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構形相同者」。
14. 《說文》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15. 《說文》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構形相異者」。
16. 《說文》古文「構形相異者」與籀文「構形相同者」。
17. 《說文》古文「構形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18. 《說文》古文「構形相異者」與籀文「構形相異者」。

⁶³² 「古、籀文分類相同」的部份，包括：「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以及「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

⁶³³ 「古、籀文分類部份相同」，包括：「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異者』」與「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⁶³⁴ 「古、籀文分類相異」的部份，包括：「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異者』」與「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同者』」。

文分類相異」方面，西周金文所佔的比例最少，佔 2%，戰國文字與小篆分別佔 9%與 13%。從數據可知，雖然於「分類部份相同」與「分類相異」兩方面，《說文》古、籀文比對「金、戰、篆」後所得的數據有差異，但統計當中的大部份單位，仍是屬於相同的類別。由此而論，《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均有同樣密切的關係，而通過與「金、戰、篆」的比對，可知古文與籀文本身亦有不少共通之處。（數據可參下表）

若純粹從單位的構形異、同分析，《說文》古、籀文單位相合的部份，於比較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後，可分成兩類：「古、籀文形同者」⁶³⁵與「古、籀文形異者」⁶³⁶。數據歸納後，《說文》古、籀文相合的單位當中⁶³⁷，「古、籀文形同者」西周金文佔 63%⁶³⁸，戰國文字佔 84%⁶³⁹，小篆則佔 80%⁶⁴⁰。「古、籀

⁶³⁵ 「古、籀文形同小篆者」包括四類，當中三類是「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另外，因為小篆有字例單一的局限，所以「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亦歸入此類。

⁶³⁶ 「古、籀文形異小篆者」包括三類，分別是「古文『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古文『相異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異者』」及「古文『部份構形相異者』與籀文『相異者』」。

⁶³⁷ 《說文》古、籀文相合單位，包括：「古、籀文形同者」與「古、籀文形異者」，因此西周金文共有 154 個，戰國文字共有 153 個，而小篆則有 152 個。

⁶³⁸ 西周金文的「古、籀文形同者」共有 97 個，佔 63% (97/154)。

⁶³⁹ 戰國文字的「古、籀文形同者」共有 129 個，佔 84% (129/153)。

⁶⁴⁰ 小篆的「古、籀文形同者」共有 121 個，佔 80% (121/152)。

文形異者」方面，西周金文佔 37%⁶⁴¹，戰國文字佔 16%⁶⁴²，小篆則佔 20%⁶⁴³。從以上的比較可知，於《說文》古、籀文相合的單位當中，形同戰國文字的比例最多，佔八成多，即於古、籀文單位相同的情況之下，兩者與戰國文字最為密切，其次則為小篆，比例亦有八成，而西周金文的比例明顯較少，較戰國文字、小篆少一成多至兩成，表示古、籀文相同單位與西周金文的關係較遠。（數據可參下表）

二、依構形的異、同分類

本部份主要比對《說文》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及小篆的構形，嘗試從當中的異同之處，探討古、籀文與「金、戰、篆」的關係。以下會分別從「構形相同」與「構形相異」兩部份，了解古、籀文於構形同、異的情況下，與「金、戰、篆」的不同關係。

1. 分析「構形相同」的單位

本節會集中討論《說文》古、籀文一併形同「金、戰、篆」的單位，故於

⁶⁴¹ 西周金文的「古、籀文形異者」共有 57 個，佔 37% (57/154)。

⁶⁴² 戰國文字的「古、籀文形異者」共有 24 個，佔 16% (24/153)。

⁶⁴³ 小篆的「古、籀文形異者」共有 31 個，佔 20% (31/152)。

古、籀文構形的三種分類⁶⁴⁴當中，會採納「古、籀文構形相同者」與「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兩部份作為研究範圍，因為兩者的古、籀文構形均有相合的地方。進而於此範圍當中，選擇古、籀文能一併與「金、戰、篆」相合的四個部份⁶⁴⁵，作統計分析。

分類統計後，西周金文於《說文》「古、籀文構形相同者」與「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當中，古、籀文一併形同西周金文的單位分別有 88 個⁶⁴⁶與 17 個⁶⁴⁷。將兩項數據相加，可知古、籀文構形相同，又能形同西周金文的單位共有 105 個，佔「合併比對單位」的 60% (105/175)。戰國文字方面，於「古、籀文構形相同者」與「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當中，古、籀文一併形同戰國文字的單位分別有 105 個⁶⁴⁸與 21 個⁶⁴⁹。由此可知，古、籀文構形相同，並能形同戰國文字的單位共有 126 個，佔總數的 72% (126/175)。於《說文》小篆方面，「古、籀文構形相同者」與「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當中，古、籀文一併形同小篆的單位分別有 105 個⁶⁵⁰與 15 個⁶⁵¹。將上述的數據相加，可知古、籀文構形相同，又能形同小篆的單位共有 120 個，佔總數的 69% (120/175)。

⁶⁴⁴ 《說文》古、籀文構形的三種分類，包括：「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古、籀文構形相異者」。

⁶⁴⁵ 《說文》古、籀文能一併與「金、戰、篆」相合的四個部份，分別為「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以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

⁶⁴⁶ 《說文》古、籀文一併形同西周金文的單位共 88 個，包括：「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71 個、「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6 個，以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11 個。

⁶⁴⁷ 《說文》古、籀文一併形同西周金文的單位共 17 個，包括：「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4 個、「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2 個、「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8 個，以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3 個。

⁶⁴⁸ 《說文》古、籀文一併形同戰國文字的單位共 105 個，包括：「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95 個、「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6 個，以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4 個。

⁶⁴⁹ 《說文》古、籀文一併形同戰國文字的單位共 21 個，包括：「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13 個、「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2 個、「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4 個，以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2 個。

⁶⁵⁰ 《說文》古、籀文一併形同小篆的單位共 105 個，包括：「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83 個、「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11 個，以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11 個。

⁶⁵¹ 《說文》古、籀文一併形同小篆的單位共 15 個，包括：「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1 個、「古文『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2 個、「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10 個，以及「古文『部份構形相同者』與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2 個。

從以上統計可知，《說文》古、籀文彼此形同的單位，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最近，其次是小篆，而古、籀文形同的單位與西周金文的關係則明顯較遠。（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將以上的統計資料重新整合，可得出單位 139 個，依據古、籀文形同於「金、戰、篆」的不同情況，可將單位分成六類，以下為詳細的數據分佈：

上述統計當中，「與金、戰、篆三者形同」一類，並不能特別反映古、籀文與「金、戰、篆」的關係，故先剔去，餘下的五類可依據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再重新組合。整理過後，《說文》古、籀文彼此形同的單位，能與西周

金文形近者佔 10%⁶⁵²，而形同戰國文字、小篆的單位分別佔 23%⁶⁵³與 18%⁶⁵⁴。由此可知，古、籀文同源的單位形同戰國文字最多，即兩者的關係最為密切，其次為小篆，而於比較當中，古、籀文相合的單位，與西周金文形同者最少，表示古、籀文同源的單位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最遠。（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2. 分析「構形相異」的單位

上部主要討論《說文》古、籀文一併形同於「金、戰、篆」的單位，而本部份則會集中探討古、籀文一併形異於「金、戰、篆」的單位。本部份同樣會以「古、籀文構形相同者」與「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作為研究範圍，但只會選取當中與「金、戰、篆」形異的單位⁶⁵⁵作統計分析。

於西周金文方面，於《說文》「古、籀文構形相同者」與「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當中，古、籀文一併形異於西周金文的單位分別有 24 個與 2 個。將以上數據相加，可知古、籀文構形相同，而形異於西周金文的單位共有 26 個，佔「合併比對單位」的 16%（26/175）。戰國文字方面，「古、籀文構形相同者」

⁶⁵² 10%包括：「只與金文形同或部份形同」3%與「只與金、戰兩者形異或部份形異」7%。

⁶⁵³ 23%包括：「只與戰國文字形同或部份形同」4%、「只與金、戰兩者形異或部份形異」7%與「只與戰、篆兩者形異或部份形異」12%。

⁶⁵⁴ 18%包括：「只與小篆形同或部份形同」16%與「只與金、戰兩者形異或部份形異」12%。

⁶⁵⁵ 《說文》古、籀文形異「金、戰、篆」的單位，即分類當中的「古文『相同者』與籀文『相同者』」。

與「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當中，古、籀文一併形異於戰國文字的單位同樣有 4 個，故將兩項數據相加，可知古、籀文彼此形同，又與戰國文字形異的單位共有 8 個，佔「合併比對單位」的 4% (8/175)。小篆方面，於「古、籀文構形相同者」與「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當中，古、籀文一併異於小篆的單位分別有 5 個與 1 個，將兩數相加，可知古、籀文形同，又形異於小篆的單位共有 6 個，共佔的 3.5% (6/175)。從以上統計可知，《說文》古、籀文彼此形同的單位，構形不同於西周金文的數目最多，即於西周金文方面，有較多單位是與古、籀文完全無關的。與此相同的比對，古、籀文一併與戰國文字、小篆無關的單位則相對較少。(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若將上述的資料重新整合，可得出單位 30 個，依據古、籀文形異於「金、戰、篆」的不同情況，可將單位分成五類，以下為單位的數據分佈：

於以上五類當中，因「與金、戰、篆三者形異」一項，並無特別的指向性，故暫且不理，將餘下的四類依據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排列，可統計出三者與古、籀文同形單位的關係。於重整後，於古、籀文同形的單位當中，與西周金文形異者共佔 87%⁶⁵⁶，與戰國文字、小篆形異者分別佔 24%⁶⁵⁷和 17%⁶⁵⁸。從數據可知，《說文》古、籀文形同的單位，形異西周金文者明顯較多，大幅多於戰國文字及小篆，表示古、籀文具有同一源頭的單位當中，有很大部份與西周金文不合，即古、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相對較遠。相比之下，古、籀文彼此形同，而又能與戰國文字、小篆形異的單位則較少，可知兩者與古、籀文的關係較近。（數據分佈可參下表）

⁶⁵⁶ 87%包括：「只與金文形異或部份形異」56%、「只與金、篆兩者形異或部份形異」7%與「只與金、戰兩者形異或部份形異」24%。

⁶⁵⁷ 24%包括：「只與金、戰兩者形異或部份形異」24%。

⁶⁵⁸ 17%包括：「只與小篆形異或部份形異」10%與「只與金、篆兩者形異或部份形異」7%。

第五節 小結

綜觀以上各項的數據統計與構形比較，《說文》古、籀文無論於全面或歸一的研究範疇當中，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說文》小篆有不同程度的關係，當中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均最為密切，其次為小篆，而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相關的比例明顯較少，故彼此的關係亦最遠。依據上述所得的資料分析，《說文》古、籀文於西周時代，應同樣處於起始的階段，故雖與西周金文相合，但比例只佔總數的六至七成。及後，《說文》古、籀文較多受戰國文字影響，令古、籀文形同戰國文字的比例，均大幅上升到七至八成，而從構形相關的比例觀之，古、籀文於戰國時代已踏入成熟的階段。於比對小篆的部份，古、籀文與小篆構形相關的比例均輕微下跌⁶⁵⁹或與戰國文字一樣⁶⁶⁰，由此可知古、籀文於《說文》當中已停止發展，這情況應與秦國統一有莫大關係。秦國統一後，秦始皇實行「書同文」的政策，「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故古、籀文於秦代已停止發展，而秦代所推行的小篆與古、籀文相合的單位，應視為小篆吸納古、籀文構形的地方，由此亦能解釋《說文》古、籀文與小篆相合的情況。若單從古、籀文構形相關、相異的比例，兩者於比對「金、戰、篆」時的數據分佈，大部份是相近的，可知《說文》古、籀文彼此有密切的關係。

通過各種分類的比對，可清楚了解籀文與「金、戰、篆」的相合程度均較古文為高，即表示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關係均較為密切，而構形比對當中，籀文一併形同「金、戰、篆」的單位較多，顯示籀文構形的變化較古文為少。同樣，若去除一併形同「金、戰、篆」的單位，古文無論形同「金、戰、篆」的單位均較多，即古文的構形較為不穩定。雖然《說文》古、籀文與「金、戰、篆」的相合程度不同，但從構形的異同比例可知，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與小篆的單位分佈均大致相同。於此再證，《說文》古文與籀文本身是有相類似的地方。

⁶⁵⁹ 以《說文》古、籀文的「合併比對單位」為基礎。

⁶⁶⁰ 以《說文》古、籀文的「可比較單位」為基礎。

於綜合數據過後，可以補足、訂正前代學者的不同學說，如本章提到王國維對古、籀文與「金、戰、篆」的分析，當中大部份是可從的，只有「籀文與篆文極近」的論點，於程度上或有所偏差。而從構形的統一性與異同關係分析，古、籀文受與戰國文字的最近，其次為小篆，而最遠則為西周金文。由此而論，《說文》古、籀文的源頭並非單一，同時亦能證明林素清謂「籀文只為西周文字」之論，實有可商榷之處。另外，何琳儀認為古文為「戰國時期東方六國文字體系」的主張，若只論當中的時代層面，《說文》古文確是運用於戰國時的文字體系。金德建提出「《說文》古、籀文持續變化」的論點，從本章的統計當中，亦找到支持的理據。

第八章 總結

從本文的統計顯示，《說文》古文與籀文都有很強的統一性。於全面或歸一的研究範圍當中，單純將《說文》古文與籀文比對，兩者構形統一的比例同樣佔大部份，而將古、籀文分別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說文》小篆比對，當中古、籀文構形統一的比例亦同樣佔六成以上。通過以上的比對與統計，可知古、籀文皆為成熟的文字體系。關於《說文》古、籀文的關係，本文先從數據方面分析，以不同的研究範圍為基礎，將古、籀文分類比對，於整合所得的數據顯示，古、籀文於構形相同、相關與相異的分佈上，兩者的比例均大致相同。另外，於構形比對方面，以「字符、部件比對法」分析古、籀文後，兩者有約七成的單位相合或相關。從以上數據統計與構形比對兩部份，足證《說文》古、籀文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除《說文》古、籀文本身的比對之外，本文亦通過兩者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的比對，嘗試以「金、戰、篆」為背景，從側面了解古、籀文之間的關係。經整合分析過後，於大部份的數據統計當中，古、籀文構形相關、相異的比例分佈相近似，而以「構形」與「單位」為核心的分類、異同比例上，古、籀文於比對「金、戰、篆」的背景下，均有六成多至八成多的單位相合。從以上古、籀文比對「金、戰、篆」的資料，再次證明《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關係密切。由此可知，何琳儀認為古、籀文「不能完全隔緣」的說法，是確當無誤的，而王國維主張「東、西土文字分用」的論點則無法成立，而與此相關的「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法，亦有可商榷的地方。

除反映古、籀文的相合程度外，文中的數據分析與構形比對，亦展示出古、籀文與「金、戰、篆」的不同關係。於不同的研究範圍當中，通過單位構形相關與相異的比對，可了解古、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當中，均有六成以上的單位屬構形相關的，由此可知「金、戰、篆」三者與古、籀文有不同程度的牽連，亦證明《說文》古、籀文的源頭並非單一，即林素清認為籀文只為「西周時代字體」的主張，或有訂正的需要。若進一步仔細分析，能夠發現

《說文》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最近，其次為小篆，最遠則為西周金文，古、籀文這種持續變化的特點，正與金德建所言相合。而從以上古、籀文比對「金、戰、篆」的統計，可以逐一補正、修定前代學者之說。綜觀本文引用王國維的論說，當中大部份都與本文的統計相合，足證王氏之言的可信，唯當中王氏云古文與篆文「頗不相近」，以及「籀文完全等同小篆」的論點，從數據看來，均未能成立。此外，曾憲通「篆文中多古文」、陳昭容「篆籀間不能全畫等號」，以及何琳儀古文為「戰國時期的文字體系」的主張，均有足夠的數據支持，證實是確當可取的。

從影響的程度推論，古、籀文於西周時代均為起始期，故受西周金文的影響較少，但與此相關的單位仍有六成以上。至戰國時代，古、籀文與戰國文字相關的比例大幅上升，表示古、籀文於當時應逐漸廣泛流傳，而字符、部件的構形受戰國文字的影響最大，可見古、籀文已逐趨成熟。到秦國統一，古、籀文與小篆相關的比例並無上升，只是維持或稍跌，可知古、籀文於當時已停止發展，而《說文》小篆當中應存有大部份古、籀文的構形。

若以《說文》古、籀文為軸心，於不同的分類與統計當中，籀文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形同的比例都較古文為高，表示籀文與「金、戰、篆」的關係較近。而統計當中，籀文一併形同「金、戰、篆」的單位較多，即籀文的構形相對上較為穩定。若去除一併形同「金、戰、篆」的單位，古文形同「金、戰、篆」的變得較多，即古文受西周金文與戰國文字的影響較大，而且構形較為不穩定。

總括而言，《說文》古文與籀文為不同的文字體制，兩者構形的統一性強，而且彼此的關係密切。從各項比對可知，古、籀文兩者均受西周金文與戰國文字影響，當中以籀文受的影響較大，而古文的構形則較為不穩定。於相關、相異的構形統計顯示，《說文》古、籀文的構形於西周正為起始階段，至戰國期間漸趨成熟，到秦國統一時則停止發展，兩者的大部份構形都為《說文》小篆所吸納，所以《說文》古、籀文與小篆均有緊密的牽連。

附錄

附表一：《說文》古文⁶⁶¹「可比較單位」

	字符	部件所屬古文	小篆	古文
1.	上	上		⁶⁶²
2.	下	下		⁶⁶³
3.	隹	隹
4.	𠂔(折)	𠂔
5.	臣	臣
6.	膚	膚
7.	一	一、正、𠂔、百、奭、友、梁、宜、視、開
8.	帝	帝
9.	勹(旁)	勹
10.	示	示、禮、柴、社、視、鬼
11.	禮	禮

⁶⁶¹ 本附錄所引用之《說文》古文與小篆之構形，均出於陳昌治刻本（除古文「上」、「下」二字）。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年）

⁶⁶² 《說文》古文「上」徐鉉本作 ，清·段玉裁（1735-1815）注云：「古文上作 ，故帝下、勹下、示下，從古文上，可以證古文本作 。」見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1。段氏之言可從，學者舒連景、商承祚及胡光燁均從之，故取段氏《說文解字注》之構形，改古文「上」作 。舒氏之言，見舒連景撰，《說文古文疏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2。商氏之言，見商承祚著，《說文中之古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3-4。胡氏之言，見胡小石著，《胡小石論文集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96。

⁶⁶³ 《說文》古文「下」徐鉉本作 ，情況從古文「上」相同，段玉裁於「下」云：「 底也，從反 為 。（原注：有物在一之下也，此古文下，本如此。）」見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2。段氏之言可從，學者舒連景、商承祚及胡光燁皆以段說為是，故取段氏《說文解字注》之構形，故改古文「下」作 。舒氏之言，見舒連景撰，《說文古文疏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2。商氏之言，見商承祚著，《說文中之古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5。胡氏之言，見胡小石著，《胡小石論文集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97。

12.	柴	柴	𣎵	禱
13.	社	社	社	社
14.	三	三、𠂔	三	弌
15.	王	王、往、狂、允	王	𠂔
16.	玉	玉、璿、瑁、玕、寶、鈕	王	𠂔
17.	璿	璿	璿	璿
18.	瑁	瑁	珣	珣
19.	玕	玕	玕	玕
20.	中	中	中	中
21.	毒	毒	毒	毒
22.	莊	莊	莊	莊
23.	荊	荊	荊	荊
24.	蕒	蕒	蕒	蕒
25.	采	采	采	采
26.	番	番、播	番	番
27.	悉	悉	悉	悉
28.	釐	釐	釐	釐
29.	咳	咳	咳	咳
30.	哲	哲	哲	哲

31.	君	君	君	𠤎
32.	周	周	周	𠤎
33.	唐	唐	唐	𠤎
34.	吝	吝	吝	𠤎
35.	昏	昏、慇	昏	昏
36.	台	台、沅	台	𠤎
37.	嚴	嚴	嚴	嚴
38.	起	起	起	起
39.	正	正、法	正	正
40.	造	造	造	𠤎
41.	速	速	速	𠤎
42.	徒	屎	𠤎	𠤎
43.	遷	遷	遷	𠤎
44.	遂	遂	遂	𠤎
45.	近	近	近	𠤎
46.	邇	邇	邇	邇
47.	遠	遠	遠	遠
48.	邈	邈	邈	邈
49.	道	道	道	道

50.	往	往	𠄎	𠄎
51.	復	復	𠄎	𠄎
52.	後	後	𠄎	𠄎
53.	得	得	𠄎	𠄎
54.	御	御	御	𠄎
55.	齒	齒、牙	齒	𠄎
56.	牙	牙	𠄎	𠄎
57.	冊	冊、典、臚、則	冊	𠄎
58.	嗣	嗣	嗣	𠄎
59.	𠄎	𠄎	𠄎	𠄎
60.	𠄎	𠄎	𠄎	𠄎
61.	商	商	商	𠄎 𠄎
62.	古	古、𠄎、辜	古	𠄎
63.	詩	詩	詩	𠄎
64.	謀	謀	謀	𠄎 𠄎
65.	謨	謨	謨	𠄎
66.	訊	訊	𠄎	𠄎
67.	信	信	𠄎	𠄎 𠄎
68.	誥	督	誥	𠄎

69.	繇	繇
70.	訟	訟
71.	譙	譙
72.	業	業
73.	僕	僕
74.	弇	弇
75.	兵	兵、續
76.	共	共
77.	輿	輿
78.	與	與
79.	要	要
80.	農（農）	農
81.	革	革、鞞、瞽
82.	鞞	鞞
83.	鞭	鞭
84.	孚	孚、飽、保
85.	為	為
86.	𠂇	𠂇
87.	尹	尹

88.	及	及	𠂔	𠂔 𠂔 𠂔
89.	反	反、段	𠂔	𠂔
90.	彗	彗	彗	習
91.	段	段	𠂔	𠂔 𠂔
92.	友	友	𠂔	𠂔 習
93.	事	事	𠂔	𠂔
94.	支	支、郊	𠂔	𠂔
95.	肅	肅	肅	肅
96.	畫	畫	畫	畫 𠂔
97.	役	役	𠂔	𠂔
98.	殺	殺	𠂔	𠂔 𠂔 𠂔
99.	皮	皮、羆	𠂔	𠂔
100.	甃	甃	𠂔	𠂔
101.	徹	徹	𠂔	𠂔
102.	教	教	𠂔	𠂔 𠂔
103.	卜	卜、外、閒	卜	卜
104.	兆	兆	𠂔	𠂔
105.	用	用	𠂔	𠂔
106.	目	目	目	目

107.	睹	睹	𠄎	𠄎
108.	睦	睦	睦	𡇗
109.	省	省	睂	𡇗
110.	自	自、息	目	𣎵
111.	𡇗	𡇗	𡇗	𡇗
112.	百	百、𠄎、友	𠄎	𠄎
113.	𠄎	𠄎	𠄎	𠄎
114.	雉	雉	雉	𠄎
115.	𠄎	𠄎	𠄎	𠄎
116.	鳳	鳳	鳳	𠄎
117.	𠄎（難）	𠄎	𠄎	𠄎
118.	烏	烏	烏	𠄎
119.	棄	棄	棄	𠄎
120.	𠄎	𠄎	𠄎	𠄎
121.	惠	惠	𠄎	𠄎
122.	玄	玄	玄	𠄎
123.	𠄎	𠄎	𠄎	𠄎
124.	𠄎（敢）	𠄎	𠄎	𠄎
125.	𠄎	𠄎	𠄎	𠄎

126.	𠂔	𠂔	𠂔	𠂔
127.	殂	殂	𣦵	𣦵
128.	殮	殮	殮	殮
129.	殄	殄	殄	殄
130.	死	死	𣦵	𣦵
131.	髀	髀	髀	髀
132.	脣	脣	脣	脣
133.	胤	胤	胤	胤
134.	臍	臍	臍	臍
135.	臍	臍	臍	臍
136.	狀	𣦵	𣦵	𣦵
137.	冎	冎	冎	冎
138.	利	利	利	利
139.	則	則	則	則
140.	剛	剛	剛	剛
141.	制	制	制	制
142.	衡	衡	衡	衡
143.	鎔	鎔	鎔	鎔
144.	籃	籃	籃	籃

145.	簋	簋	簋	𠂔
146.	簠	簠	簠	𠂔
147.	箕	箕	箕	𠂔
148.	典	典	典	𠂔
149.	巽	巽	巽	巽
150.	工	工、紫、恐	工	工
151.	巨	巨	巨	巨
152.	巫	巫	巫	巫
153.	甚	甚、湛	甚	甚
154.	乃	乃	乃	乃
155.	𠂔	𠂔	𠂔	𠂔
156.	平	平	平	平
157.	旨	旨	旨	旨
158.	喜	喜	喜	喜
159.	罄	罄	罄	罄
160.	豆	豆、豐	豆	豆
161.	豐	豐	豐	豐
162.	虐	虐	虐	虐
163.	虎	虎、虐	虎	虎

164.	丹	丹、青	𠂇	𠂇
165.	青	青	青	𠂇
166.	阱	阱	阱	𠂇
167.	爵	爵	爵	𠂇
168.	飪	飪	飪	飪 脰
169.	養	養、漾	養	𠂇
170.	飽	飽	飽	飽 饌
171.	會	會	會	𠂇
172.	全	全	全	𠂇
173.	侯	侯	侯	侯
174.	冂	段、𠂇、冂、家、宅、寶、宀、冒、网	冂	冂
175.	覃	覃	覃	覃
176.	厚	厚	厚	厚
177.	良	良	良	良
178.	𠂇	𠂇	𠂇	𠂇
179.	𠂇	𠂇	𠂇	𠂇
180.	夏	夏	𠂇	𠂇
181.	舞	舞	舞	舞
182.	舜	舜	舜	舜

183.	韋	韋、帷	韋	𡗗
184.	弟	弟	弟	弟
185.	乘	乘	乘	乘
186.	李	李	李	李
187.	𣎵	𣎵	𣎵	𣎵
188.	某	某	某	某
189.	本	本	本	本
190.	築	築	築	築
191.	槃	槃	槃	槃
192.	梁	梁	梁	梁
193.	欂	欂	欂	欂
194.	𣎵	𣎵	𣎵	𣎵
195.	𣎵	𣎵	𣎵	𣎵
196.	麓	麓	麓	麓
197.	師	師	師	師
198.	南	南	南	南
199.	𣎵	𣎵	𣎵	𣎵
200.	回	回	回	回
201.	困	困	困	困

202.	賓	賓
203.	貧	貧
204.	邦	邦
205.	郊	郊
206.	扈	扈
207.	日	日、玨、復、謨、𠂔、𠂔、𠂔、時、期、旬、遠、弇、臄、韋、曩、明、冬、姦、蠱、良、陟、盟
208.	時	時
209.	曩	曩
210.	𠂔	𠂔
211.	游	游
212.	旅	旅
213.	星	星
214.	霸	霸
215.	期	期
216.	明	明、盟
217.	盟（盟）	盟
218.	外	外
219.	夙	夙

220.	多	多、宜	𠂇	𠂇
221.	𣎵（栗）	栗	𣎵	𣎵
222.	克	克	亨	亨
223.	稷	稷	稷	稷
224.	粒	粒	粒	粒
225.	糲	糲	糲	糲
226.	家	家	家	家
227.	宅	宅	宅	宅
228.	容	容	容	容
229.	寶	寶	寶	寶
230.	宜	宜	宜	宜
231.	宀	宀	宀	宀
232.	疾	疾	疾	疾
233.	冒	冒	冒	冒
234.	网	网	网	网
235.	帷	帷	帷	帷
236.	席	席	席	席
237.	白	白、彗	白	白
238.	保	保、孟	保	保

239.	仁	仁	𠂔	𠂔
240.	企	企	𠂔	𠂔
241.	伊	伊	伊	伊
242.	份	份	份	份
243.	備	備	備	備
244.	侮	侮	侮	侮
245.	真	真	真	真
246.	卓	卓	卓	卓
247.	比	比	比	比
248.	丘	丘	丘	丘
249.	𡵓	𡵓	𡵓	𡵓
250.	徵	徵	徵	徵
251.	𡵓	𡵓	𡵓	𡵓
252.	量	量	量	量
253.	監	監	監	監
254.	表	表	表	表
255.	裔	裔	裔	裔
256.	襄	襄	襄	襄
257.	衰	衰	衰	衰

258.	裘	裘	𦘒	𦘒
259.	屋	屋、握	𡩂	𡩂
260.	履	履	履	𡩂
261.	般	般、槃	𦘒	𦘒
262.	服	服	𦘒	𦘒
263.	視	視	視	𦘒
264.	觀	觀	觀	𦘒
265.	次	次	𦘒	𦘒
266.	飲	飲	飲	𦘒
267.	无	无、恣	𦘒	𦘒
268.	髮	髮	𦘒	𦘒
269.	色	色	𦘒	𦘒
270.	旬	旬、鈞	旬	旬
271.	苟	苟	苟	苟
272.	鬼	鬼	鬼	𦘒
273.	彪	表	彪	𦘒
274.	畏	畏	𦘒	𦘒
275.	𦘒	𦘒	𦘒	𦘒
276.	嶽	嶽	嶽	𦘒

277.	翊	翊
278.	廕	廕
279.	廟	廟
280.	磧	磧
281.	碣	碣
282.	磬	磬
283.	長	長
284.	豕	豕
285.	希	希、絺、絺
286.	絺	絺
287.	罵	罵
288.	豫	豫
289.	馬	馬
290.	驅	驅
291.	灋	灋
292.	麗	麗
293.	狂	狂
294.	羆	羆
295.	栽	栽

296.	煙	煙	燭	燭
297.	光	光、黃	𦉰	𦉰
298.	熾	熾	熾	熾
299.	囟	囟	囟	囟
300.	赤	赤	赤	赤
301.	吳	吳	吳	吳
302.	允	允	允	允
303.	奏	奏	奏	奏
304.	囟	囟、閔、總	囟	囟
305.	惠	惠	惠	惠
306.	慎	慎	慎	慎
307.	恕	恕	恕	恕
308.	懼	懼	懼	懼
309.	悟	悟	悟	悟
310.	忤	忤	忤	忤
311.	嬌	嬌	嬌	嬌
312.	鰥	鰥	鰥	鰥
313.	怨	怨	怨	怨
314.	患	患	患	患

315.	恐	恐
316.	漾	漾
317.	漢	漢
318.	沅	沅
319.	淵	淵
320.	津	津
321.	湛	湛
322.	漿	漿
323.	沫	沫
324.	泰	泰
325.	𡿨	𡿨
326.	𡿨	𡿨
327.	州	州
328.	𡿨	𡿨
329.	冬	冬
330.	雨	雨
331.	𩇑 (雷)	𩇑
332.	賁	賁
333.	電	電

334.	雹	雹	𩇛	𩇛
335.	雲	雲、𩇛	𩇛	𩇛
336.	𩇛	𩇛	𩇛	𩇛
337.	至	屋、握、至	𩇛	𩇛
338.	西	西、遷、栗、煙、訊、衡、𩇛	𩇛	𩇛
339.	戶	戶、𩇛	𩇛	𩇛
340.	闕	闕	𩇛	𩇛
341.	開	開	𩇛	𩇛
342.	閒	閒	𩇛	𩇛
343.	閔	閔	𩇛	𩇛
344.	聞	聞	𩇛	𩇛
345.	𩇛	𩇛	𩇛	𩇛
346.	手	手、拜、遷	𩇛	𩇛
347.	拜	拜	𩇛	𩇛
348.	扶	扶	𩇛	𩇛
349.	握	握	𩇛	𩇛
350.	撫	撫	𩇛	𩇛
351.	揚	揚	𩇛	𩇛
352.	播	播	𩇛	𩇛

353.	撻	撻
354.	妻	妻
355.	奴	奴
356.	婁	婁
357.	姦	姦
358.	民	民
359.	我	我
360.	琴	琴
361.	瑟	瑟
362.	直	直
363.	曲	曲
364.	笛	笛、膚
365.	弼	弼
366.	糸	彡、糸、繭、絲、絕、紹、綱、綫、繡、緦、彝
367.	繭	繭
368.	絕	絕
369.	續	續
370.	紹	紹
371.	終	終

372.	綱	綱	綱	𦉳
373.	綫	綫	綫	𦉴
374.	繡	繡	繡	𦉵
375.	總	總	總	𦉶
376.	彝	彝	彝	𦉷
377.	𧈧	𧈧	𧈧	𧈧
378.	蠱	蠱	蠱	𧈩
379.	蠱	蠱	蠱	𧈪
380.	蠱	蠱	蠱	𧈫
381.	蠱	蠱	蠱	𧈬
382.	風	風	風	𧈭
383.	飈	飈	飈	𧈮
384.	龜	龜	龜	𧈯
385.	二	二、𠂇、仁、泰	二	𠂇
386.	恆	恆	恆	𧈰
387.	塿	塿	塿	𧈱
388.	堂	堂	堂	𧈲
389.	坐	坐	坐	𧈳
390.	封	封	封	𧈴

391.	墉	墉	墉	墉
392.	堊	堊	玨	望
393.	堊	堊、煙	堊	堊
394.	毀	毀	毀	毀
395.	壞	壞	壞	衆
396.	珪	珪	圭	珪
397.	堯	堯	堯	堯
398.	堇	堇	堇	堇
399.	野	野	野	野
400.	黃	黃	黃	黃
401.	勳	勳	勳	勳
402.	勳	勳	勳	勳
403.	動	動	動	動
404.	勞	勞	勞	勞
405.	勇	勇	勇	勇
406.	協	協	協	叶叶
407.	金	金、鑿、鰐、鈞、鐵	金	金
408.	鐵	鐵	鐵	鐵
409.	鈕	鈕	鈕	鈕

410.	鈞	鈞
411.	斷	斷
412.	矛	矛、繆
413.	阜（阜）	阜、棚、陳
414.	陟	陟
415.	隤	隤
416.	陳	陳
417.	四	四
418.	五	五、悟
419.	禹	禹
420.	離	離
421.	甲	甲
422.	成	成
423.	己	己
424.	辜	辜
425.	子	咳、教、棄、李、游、保、子、孟、 嗣、孚
426.	孟	孟
427.	寅	寅
428.	卯	卯

429.	辰	辰、農、脣、蜺	辰	辰
430.	申	申、蠱、電、陳	申	申
431.	酉	酉、醬	酉	酉
432.	醬	醬	醬	醬
433.	亥	亥	亥	亥
	部件	部件所屬古文	小篆	古文
434.	𠂇	旁	—	
435.	乚	禮、周	—	
436.	乚	嚴	—	
437.	丨	造	—	
438.	ㄥ	左	—	
439.	ㄥ	𠂇	—	
440.	尸	皮、甕	—	
441.	𠂇	𠂇	—	
442.	𠂇	𠂇	—	
443.	○	實、勳	—	
444.	●、●	蠱	—	
445.	彳	利	—	
446.	乚	𠂇	—	
447.	埜	野	—	
448.	万	賓	—	
449.	芑	光、黃	—	
450.	𠂇	𠂇	—	
451.	𠂇	苟	—	
452.	𠂇	髀	—	
453.	彡	吝、會、份、工、丹	彡	
454.	戈	一、三、熾、蠱、二、矛	戈	
455.	方	旁	方	

456.	肉	柴、𩚑、𩚒、譙、𩚓、胤、𩚔
457.	左	柴、𩚓
458.	ナ	柴、𩚓
459.	木	社、農、簋、李、𣎵、某、本、梁、困、郊、栗、戶、直、綱、野
460.	土	社、厚、星、宅、丘、𡵓、煙、𧈧、塿、堂、封、塋、野、赤、築
461.	睿	璿、𡵓
462.	谷	璿、𡵓、訟
463.	旱	玕、姦
464.	干	玕、姦、兵、續
465.	艸	毒、荊、𣎵、籃、廟、謨
466.	副	毒
467.	畐	毒、築		⁶⁶⁴
468.	刀	毒、畫、利、則、制、貧、絕、紹
469.	竹	冊、彗、支、籛、典、皮、良
470.	𠂔	毒
471.	月	莊、𦵏、醬		⁶⁶⁵
472.	丌	莊、巽、𦵏、典

⁶⁶⁴ 「畐」字《說文》所無，「畐」之小篆作 ⁶⁶⁴為「幅」字 所從。

⁶⁶⁵ 「月」字《說文》所無，「月」之小篆作 ⁶⁶⁵為「妝」字 所從。

473.	刑	荊	𠂔	
474.	斤	斲、近	斤	
475.	心	悉、信、肅、惠、宄、仁、飪、狂、恕、懼、悟、怨、患、恐、閔、姦、勇、忤	心	
476.	厂	𡵓、反、侯、席、嚴	厂	
477.	來	𡵓、嗇	來	
478.	吉	哲	吉	
479.	士	哲	士	
480.	口	哲、君、唐、吝、嚴、正、造、速、囁、商、謀、謨、信、𠂔、古、本、巫、甚、喜、瞽、會、虐、𠂔、某、觀、苟、慙、紹、繻、協、吳	口	
481.	収	君、僕、弇、兵、𨔵、與、尹、棄、胤、箕、巫、奏、開、續、彝、共	収	
482.	易	唐、揚	易	
483.	文	吝	文	
484.	氏	昏、視、慙	氏	
485.	甘	昏、旨	甘	
486.	品	嚴、本	品	
487.	爭	嚴	爭	
488.	𠂔	嚴、繼、𠂔	𠂔	
489.	爪	嚴、孚、繼、𠂔、𠂔	爪	

490.	又	嚴、御、簪、反、段、事、支、肅、 畫、皮、役、槃、毀、馭、髀、宄、 友、繼、𠂔	𠂔	
491.	辵	起、遂、邇、遠、逖、往、復、後、 游、撫、撻、動	辵	
492.	彳	起、遂、邇、遠、逖、往、復、後、 游、撫、撻、動、段、徹	彳	
493.	止	起、正、近、韋、困、陟、遠、色 、危、遂、邇、逖、往、復、後、 游、撫、撻、動	止	
494.	巳	起、𠂔	𠂔	
495.	足	正、髀、夏、企、履	足	
496.	舟	造、槃、𦨇、履、般、服、津	舟	
497.	告	造、事	告	
498.	舌	造	舌	
499.	言	速、詩、謀、訊、信、簪、訟、譙、 教、監	言	
500.	𠂔	速	𠂔	
501.	束	速	束	
502.	欠	速、喜	欠	
503.	尸	屎、仁	尸	
504.	米	屎、糲、冒、彝	米	
505.	火	屎、𤇀、表、光、熾、漢、湛	火	
506.	尗	邇	尗	
507.	步	遠、陟	步	

508.	少	遠	𠂔	
509.	易	逖	易	
510.	首	道	𠂔	
511.	寸	道、得	𠂔	
512.	𠂔	往、狂、允	𠂔	
513.	𠂔	復、後、備、蠱、黃	𠂔	
514.	幺	後、繼、胤	𠂔	
515.	見	得、睹、繭	見	
516.	儿	得	儿	
517.	司	嗣	司	
518.	𠂔	𠂔	𠂔	
519.	臣	𠂔、僕、望、監	臣	
520.	辛	商	辛	
521.	內	商、繡	內	
522.	宀	古、貧、容、宜、屋、煙、賓	宀	
523.	十	古、叟、辜、協	十	
524.	之	詩、邦、時、往、狂、允	之	
525.	母	謀、侮	母	
526.	莫	謨	莫	

527.	𣎵	謨
528.	中	謨、青、星、毒、荊、籃、廟
529.	人	信、兵、役、𣎵、殂、死、剛、簋、 阱、夙、稷、保、企、伊、侮、監、 服、閒、陟、備
530.	肖	譙
531.	小	譙
532.	業	僕
533.	𦍋	僕
534.	穴	𡩂
535.	𡩂	𡩂
536.	𡩂	𡩂、要、農、革
537.	与	與
538.	𠂔	要、農
539.	女	要、恕、嬖、備
540.	林	農、麓、份、野
541.	𡩂	𡩂
542.	𡩂	𡩂
543.	旦	𡩂
544.	𡩂	鞭、夏、灋

545.	攴	鞭、段、徹、殺、教、𠂔、養、般、驅、奏、扶、揚、播、弼	攴	
546.	象	為、豫	象	
547.	習	彗	習	
548.	聿	肄、肅、畫	聿	
549.	邑	肅	邑	
550.	田	畫、嗇、邦、稷、廟、𡿨、𡿨	田	
551.	殳	役、檠、毀	殳	
552.	鬲	徹	鬲	
553.	爻	教、髮	爻	
554.	者	睹	者	
555.	𠂔	睦、𡵓	𠂔	
556.	六	𠂔	六	
557.	少	省	少	
558.	亏	𠂔	亏	
559.	知	𠂔	知	
560.	矢	𠂔、疾、色	矢	
561.	大	奭、衡、泰、撻	大	
562.	隹	雉、津、鷄	隹	
563.	乍	殂	乍	

564.	壺	殪	壺	
565.	卑	髀	髀	
566.	頁	脣、履、髮、沫	頁	
567.	疒	臍、疾	疒	
568.	禾	利、稷	禾	
569.	勿	利	勿	
570.	貝	則、賓、續、勳	貝	
571.	耒	制	耒	
572.	輅	輅	輅	
573.	車	輅、簠	車	
574.	各	輅	司	
575.	广	簠、宅、廟	广	
576.	匚	簠、帷	匚	
577.	飮	簠	飮	
578.	食	簠、飽、粒、歃	食	
579.	軌	簠	軌	
580.	九	簠、簠、宄、廕	九	
581.	夫	簠、扶、吳、侯	夫	
582.	并	巽	并	

583.	千	旨、仁	𠂇	
584.	𡗗	喜	𡗗	
585.	合	𡗗、會	合	
586.	丰	豐、封、蠡	丰	
587.	丰	屋、握	丰	
588.	井	丹、阱	井	
589.	水	阱、梁、𩚑、漢、沅、淵、津、湛、 漿、沫、容、闕、漾	水	
590.	壬	飪	壬	
591.	任	飪	任	
592.	羊	養、撻	羊	
593.	全	全	全 ⁶⁶⁶	
594.	石	厚、碣、磬	石	
595.	羽	舞、彗、友	羽	
596.	亡	舞、网、撫、良	亡	
597.	屯	屯、蠱	屯	
598.	彖	麓	彖	
599.	分	貧	分	
600.	八	貧	八	

⁶⁶⁶ 「全」字《說文》所無，「全」之小篆作𠂇⁶⁶⁶為「詮」字𠂇所從。

601.	枝	郊	𣏟	
602.	山	郊、扈	𡵓	
603.	麋	麋、表	麋	
604.	鹿	麋、表	麋	
605.	晶	星	晶	
606.	生	星	𠂔	
607.	月	霸、明、盟	𠂔	
608.	夕	外、多、宜	𠂔	
609.	鹵	栗	𠂔	
610.	立	粒	𠂔	
611.	參	𦵏	𦵏 ⁶⁶⁷	
612.	豕	家、蠱	豕	
613.	乇	宅	乇	
614.	公	容	公	
615.	缶	寶	缶	
616.	尗	𦵏	尗	
617.	王	𦵏、磬、𦵏、毀	𦵏	
618.	臥	監	𦵏	

⁶⁶⁷ 「參」字《說文》所無，「參」之小篆作𦵏⁶⁶⁷為「慘」字𦵏所從。

619.	衣	表、裔
620.	尙	商、繡
621.	求	裘	⁶⁶⁸	
622.	室	屋
623.	氏	視
624.	藿	觀
625.	萑	觀
626.	𠂔	觀
627.	今	飲、黔
628.	𩚑	飲	⁶⁶⁹	
629.	勻	旬
630.	朋	𦉳	⁶⁷⁰	
631.	苗	廟
632.	曷	碣
633.	予	豫、野
634.	區	驅
635.	乏	灋

⁶⁶⁸ 「求」字《說文》所無，「求」之小篆作 為「救」字 所從。

⁶⁶⁹ 「𩚑」字《說文》所無，「𩚑」之小篆作 為「飲」字 所從。

⁶⁷⁰ 「朋」字《說文》所無，「朋」之小篆作 為「繡」字 所從。

636.	能	𪔐	𪔐	
637.	光	黃	𪔑	
638.	𠂔	光、黃	𠂔	
639.	炎	光、赤	炎	
640.	𩇛	熾	𩇛	
641.	音	熾	音	
642.	𦉳	奏、塿	𦉳	
643.	𦉳	懼	𦉳	
644.	既	𦉳	𦉳	
645.	𦉳	𦉳、𦉳	𦉳	
646.	耳	𦉳、聞	耳	
647.	令	怨	令	
648.	關	患	關	
649.	串	患	串 ⁶⁷¹	
650.	或	漢	或	
651.	口	淵	口	
652.	川	𡿨	川	
653.	睿	睿	睿 ⁶⁷²	

⁶⁷¹ 「串」字《說文》所無，「串」之小篆作𦉳為「患」字𦉳所從。

654.	員	實、勳
655.	鼎	實
656.	門	闕、開、閒
657.	洫	闕
658.	血	闕、盥
659.	皿	闕、盥
660.	思	閔
661.	毋	閔
662.	昏	聞
663.	虍	撻、虜、虐、虎
664.	達	撻
665.	牽	撻
666.	弗	弼
667.	弜	弼
668.	弓	弼、彘
669.	絲	絕、繡、彝
670.	庚	續
671.	邵	紹

⁶⁷² 「睿」字《說文》所無，「睿」之小篆作 為「叡」字 所從。

672.	召	紹	𠂔	
673.	泉	綫	𠂔	
674.	喬	繡	𠂔	
675.	𠂔	彝	𠂔	
676.	素	彝	𠂔	
677.	虫	𧈧、蠱、蠱、蠱	𧈧	
678.	𧈧	蠱、蠱	𧈧	
679.	𧈧	蠱	𧈧	
680.	𧈧	蠱	𧈧	
681.	才	蠱	𧈧	
682.	春	蠱	𧈧	
683.	牟	蠱	𧈧	
684.	牛	蠱	𧈧	
685.	尚	堂	𧈧	
686.	𧈧	墉	𧈧	
687.	即	𧈧	𧈧	
688.	𧈧	𧈧、紹、扈	𧈧	
689.	𧈧	毀	𧈧	
690.	力	勳、𧈧	𧈧	

691.	彊	彊	彊	
692.	𧯛	𧯛	𧯛	
693.	𧯛	𧯛	𧯛	
694.	重	動	𧯛	
695.	甬	勇	甬	
696.	曰	協	𧯛	
697.	夷	鐵	夷	
698.	丑	鈕	丑	
699.	賣	賸	賸	
700.	買	賸	賸	
701.	戊	成	戊	
702.	午	成	午	

附表二：《說文》籀文⁶⁷³「可比較單位」

	字符	部件所屬籀文	小篆	籀文
1.	巽	巽
2.	仝	仝
3.	覃	覃
4.	盟	盟
5.	麗	麗
6.	𠂇	𠂇
7.	旁	旁
8.	祺	祺
9.	齋	齋
10.	禋	禋
11.	禱	禱
12.	崇	崇
13.	璿	璿
14.	中	中
15.	𠂔	𠂔、陸
16.	薇	薇
17.	𠂔（折）	𠂔

⁶⁷³ 本附錄所引用之《說文》籀文與小篆之構形，均出於陳昌治刻本。見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年）

18.	蓬	蓬	𦵏	𦵏
19.	蓐	蓐	𦵑	𦵑
20.	蓐	蓐	𦵒	𦵒
21.	牺	牺	𦵓	𦵓
22.	嗑	嗑	𦵔	𦵔
23.	嘯	嘯	𦵕	𦵕
24.	毀	毀	𦵖	𦵖
25.	歸	歸	𦵗	𦵗
26.	登	登	𦵘	𦵘
27.	是	是	𦵙	𦵙
28.	隄	隄	𦵚	𦵚
29.	迹	迹	𦵛	𦵛
30.	退	退	𦵜	𦵜
31.	述	述	𦵝	𦵝
32.	速	速	𦵞	𦵞
33.	送	送	𦵟	𦵟
34.	遲	遲	𦵠	𦵠
35.	逋	逋	𦵡	𦵡
36.	商	商	𦵢	𦵢

37.	話	話	話	話
38.	諄	諄	諄	諄
39.	旬	旬	旬	旬
40.	誕	誕	誕	誕
41.	讐	讐	讐	讐
42.	童	童	童	童
43.	兵	兵	兵	兵
44.	戴	戴	戴	戴
45.	農（農）	農	農	農
46.	釁	釁	釁	釁
47.	鞀	鞀	鞀	鞀
48.	鞀	鞀	鞀	鞀
49.	鞀	鞀	鞀	鞀
50.	融	融	融	融
51.	𠂔	𠂔	𠂔	𠂔
52.	𠂔	𠂔	𠂔	𠂔
53.	晝	晝	晝	晝
54.	豎	豎	豎	豎
55.	臧	臧	臧	臧

56.	皮	皮
57.	鼂	鼂
58.	敗	敗
59.	閨	閨
60.	雞	雞
61.	雛	雛
62.	雕	雕
63.	雁	雁
64.	鴟	鴟
65.	雇	雇
66.	錐	錐
67.	鸛	鸛
68.	鸛	鸛
69.	棄	棄
70.	𢇛(敢)	𢇛
71.	𢇛	𢇛
72.	臚	臚
73.	胗	胗
74.	肱	肱

75.	剗	剗	𠂔	𠂔
76.	則	則	𠂔	𠂔
77.	副	副	𠂔	𠂔
78.	劒	劒	劒	劒
79.	觴	觴	觴	觴
80.	箴	箴	箴	箴
81.	籩	籩	籩	籩
82.	箕	箕	箕	箕
83.	差	差	𠂔	𠂔
84.	習	習	習	習
85.	乃	乃	乃	乃
86.	鼓	鼓	鼓	鼓
87.	盧	盧、廬	盧	盧
88.	飴	飴	飴	飴
89.	舖	舖	舖	舖
90.	饗	饗	饗	饗
91.	侖	侖	侖	侖
92.	就	就	就	就
93.	牆	牆	牆	牆

94.	藁	藁
95.	樹	樹
96.	枹	枹
97.	栝	栝
98.	槃	槃
99.	櫺	櫺、藁
100.	叕	叕
101.	囿	囿
102.	員	員、𠂔
103.	贛	贛
104.	昌	昌
105.	昔	昔
106.	賁	賁
107.	鹵	鹵、臬
108.	臬(粟)	臬
109.	秋	秋
110.	秦	秦
111.	稷	稷
112.	糴	糴

113.	糟	糟	𪚩	𪚩
114.	泉	泉	𪚪	𪚪
115.	宇	宇	𪚫	𪚫
116.	寢	寢	𪚬	𪚬
117.	寤	寤	𪚭	𪚭
118.	疾	疾	𪚮	𪚮
119.	瘡	瘡	𪚯	𪚯
120.	疔	疔	𪚰	𪚰
121.	癰	癰	𪚱	𪚱
122.	网	网、罝	𪚲	𪚲
123.	罝	罝	𪚳	𪚳
124.	仿	仿	𪚴	𪚴
125.	襲	襲	𪚵	𪚵
126.	表	表	𪚶	𪚶
127.	屋	屋	𪚷	𪚷
128.	兒	兒	𪚸	𪚸
129.	歎	歎	𪚹	𪚹
130.	次	次	𪚺	𪚺
131.	顏	顏	𪚻	𪚻

132.	頌	頌
133.	頂	頂
134.	頰	頰
135.	彪	彪
136.	岫	岫
137.	廡	廡
138.	厩	厩、屋、仄、銳
139.	仄	仄
140.	磬	磬
141.	希	希
142.	竊	竊
143.	馬	馬、駟、駟
144.	駟	駟
145.	駟	駟
146.	駕	駕
147.	麋	麋
148.	麋	麋
149.	駢	駢
150.	頰	頰

151.	裁	裁	𦰩	災
152.	煙	煙	𤇀	𤇁
153.	炙	炙	𤇂	𤇃
154.	奢	奢	𤇄	𤇅
155.	意	意	𤇆	𤇇
156.	愆	愆	𤇈	𤇉
157.	悞	悞	𤇊	𤇋
158.	邕	邕	𤇌	𤇍
159.	𩇑	𩇑	𩇒	𩇓
160.	𥇏	𥇏	𥇐	𥇑
161.	𩇓（雷）	𩇓、𩇔、𩇕、𩇖	𩇗	𩇘
162.	震	震	𩇙	𩇚
163.	𩇛	𩇛	𩇜	𩇝
164.	𩇞	𩇞	𩇟	𩇠
165.	𩇡	𩇡	𩇢	𩇣
166.	西	西、煙、裡	𩇤	𩇥
167.	𩇦	𩇦	𩇧	𩇨
168.	𩇩	𩇩	𩇪	𩇫
169.	婚	婚	𩇬	𩇭

170.	姻	姻
171.	妣	妣
172.	媧	媧
173.	嬀	嬀
174.	匚	匚、籩、箕、栝、柅
175.	柅	柅
176.	膚	膚
177.	甌	甌
178.	系	系
179.	繒	繒
180.	紵	紵
181.	繡	繡
182.	強	強
183.	𧈧	𧈧
184.	虹	虹
185.	黽	黽
186.	地	地
187.	垣	垣
188.	堵	堵

189.	堂	堂	𡩋	𡩋
190.	封	封	𡩋	𡩋
191.	壘	壘	壘	壘
192.	城	城	城	城
193.	壞	壞	壞	壞
194.	艱	艱	艱	艱
195.	銳	銳	銳	銳
196.	車	車、輶	車	車
197.	輶	輶	輶	輶
198.	陸	陸	陸	陸
199.	陴	陴	陴	陴
200.	關	關	關	關
201.	四	四	四	三
202.	乾	乾	乾	乾
203.	辭	辭	辭	辭
204.	辭	辭	辭	辭
205.	癸	癸	癸	癸
206.	子	子、棄、孳、裔	子	子
207.	孳	孳	孳	孳

208.	𦰩	𦰩
209.	申	虹、申
210.	酸	酸
211.	醬	醬
212.	醢	醢
	部件			
213.	禱	齋、禱、崇、	—	
214.	𦰩	禱	—	
215.	𦰩	觴	—	
216.	𦰩	枹、泉、𦰩	—	
217.	○	員	—	
218.	𦰩	昔	—	
219.	𦰩	秦	—	
220.	𦰩	邕	—	
221.	𦰩	甌	—	
222.	𦰩	薇	⁶⁷⁴	
223.	𦰩	𦰩	⁶⁷⁵	
224.	𦰩	送	⁶⁷⁶	
225.	𦰩	𦰩	⁶⁷⁷	
226.	雨	旁、𦰩、震、霰
227.	方	旁

⁶⁷⁴ 「𦰩」字《說文》所無，「𦰩」之小篆作為「微」字所從。

⁶⁷⁵ 「𦰩」字《說文》所無，「𦰩」之小篆作為「貳」字所從。

⁶⁷⁶ 「𦰩」字《說文》所無，「𦰩」之小篆作為「併」字所從。

⁶⁷⁷ 「𦰩」字《說文》所無，「𦰩」之小篆作為「𦰩」字所從。

228.	示	祺、裡、齋、禱、崇	示	
229.	基	祺	基	
230.	齊	齋	齊	
231.	真	齋	眞	
232.	夊	齋、禱、崇、蓬、𦵏、酸	夊	
233.	宀	裡、𡩋、煙	宀	
234.	望	裡、煙	望	
235.	睿	璿、叡	睿 ⁶⁷⁸	
236.	又	璿、𦵏、叡、𦵏、𦵏、醢、敗、壞	又	
237.	屮	𦵏、薇、蓍、蓬、蓍、醢	屮	
238.	六	𦵏、陸	六	
239.	艸	薇、蓬、蓍、醢、蓍	艸	
240.	攴	薇、薇	攴	
241.	攴	薇、敗、壞	攴	
242.	斤	兵、斲	斤	
243.	夊	蓬	夊	
244.	艸	蓍	艸	
245.	辱	蓍	辱	

⁶⁷⁸ 「睿」字《說文》所無，「睿」之小篆作 為「叡」字 所從。

246.	辰	蓐、蓐、農	辰	
247.	寸	蓐、樹、𣎵	𠂔	
248.	女	蓐、姁、婚、姻、妣、媯、媯	𡚰	
249.	牛	牝、駕	𠂔	
250.	貳	牝	貳	
251.	貝	牝、賂、贛	貝	
252.	肅	嘯	肅	
253.	欠	嘯、速、歎、次	欠	
254.	止	歸、婚、迹、𨔵、述、速、送、遲、逋	止	
255.	収	登、送、兵、釁、秦、兗	収	
256.	癸	登、癸	艸	
257.	日	是、晝、昌、昔	日	
258.	正	是	正	
259.	心	𢓐、意、惛	心	
260.	韋	𢓐	韋	
261.	辵	迹、𨔵、述、速、送、遲、逋	辵	
262.	彳	迹、𨔵、述、速、送、遲、逋	彳	
263.	束	迹	束	
264.	盧	𨔵、置	盧	

265.	虍	退、盧、臚、膚、置
266.	且	退、置
267.	秝	述
268.	禾	述、牆、秋、秦、稷、麋、穰
269.	尢	述
270.	𠂔	速
271.	束	速
272.	人	送、雁、劒、仿
273.	火	送、燾、㒼、秋、燠、煙、炙、震、銳、栽
274.	尸	屮、屋
275.	辛	遲、商、枱、繒、辡
276.	捕	逋
277.	手	逋
278.	甫	逋、鋪
279.	尙	商、繡
280.	內	商、繡
281.	口	商、軺、劒、饕、枱、叕、昌、寤、𠂔、悃、繡、艱、饕、疾
282.	言	話、訇、誕、讐、童、意、愆、嬌
283.	會	話

284.	或	諄
285.	勻	旬
286.	乚	誕
287.	龍	讐、襲
288.	龍	讐、襲
289.	戈	戴、臧、車、輶
290.	異	戴、飴
291.	林	農、𣎵、表
292.	木	農、𣎵、樹、枱、囿
293.	囟	農
294.	冂	宇、寢、寤、𣎵
295.	𣎵	𣎵、𣎵	⁶⁷⁹	
296.	召	𣎵
297.	刀	𣎵、剗、則、劒、副、悁、銳
298.	革	𣎵
299.	𣎵	𣎵、𣎵
300.	𣎵	𣎵
301.	𣎵	𣎵

⁶⁷⁹ 「𣎵」字《說文》所無，「𣎵」之小篆作 為「聲」字 所從。

302.	鬲	融、震、甑
303.	蟲	融
304.	虫	融、婚、強、𧈧、虹
305.	灾	灾
306.	聿	聿 、晝
307.	豎	豎
308.	臣	豎、臧
309.	𠂔	豎、豶、繫
310.	豆	豎、樹、登
311.	戕	臧
312.	𠂔	臧、牆、醬
313.	𠂔	臧
314.	𠂔	敗
315.	二	閹、差
316.	一	閹、四
317.	門	閹
318.	佳	閹、癩
319.	奚	雞

⁶⁸⁰ 「𠂔」字《說文》所無，「𠂔」之小篆作 為「妝」字 所從。

320.	鳥	雞、雛、雕、雁、鴟、雇、雛、鷓、鷯、歎
321.	芻	雛
322.	周	雕
323.	疒	雁、疹、寤、癰
324.	隹	雁
325.	氏	鴟、𪔐
326.	戶	雇
327.	𩚑	雛	⁶⁸¹	
328.	今	雛
329.	西	雛、糟、酸、醬
330.	廛	鷓
331.	子	棄、子、孳、香
332.	月	𩚑
333.	土	𩚑、𩚑、煙、地、堂、封
334.	𠂔	疹
335.	黑	𩚑
336.	尤	𩚑、就
337.	𠂔	𩚑

⁶⁸¹ 「𩚑」字《說文》所無，「𩚑」之小篆作 為「飲」字 所從。

338.	丰	剗
339.	各	剗、駕
340.	鼎	則、員、頂、𡗗
341.	畐	副、𩇛	⁶⁸²	
342.	兪	劒
343.	亼	劒、侖
344.	𠂔	劒
345.	从	劒
346.	易	觴
347.	竹	箴
348.	鼻	籩
349.	丌	箕、巽
350.	并	巽
351.	𠂔	差
352.	𠂔	差、𩇛
353.	𠂔	鼓、𩇛
354.	支	鼓
355.	古	鼓

⁶⁸² 「畐」字《說文》所無，「畐」之小篆作 為「幅」字 所從。

356.	𩚑	臚、膚	𩚑	
357.	皿	盧、舖、槃、𩚑、醬、醢、膚、 盥	皿	
358.	食	飴、饗	食	
359.	浦	舖	浦	
360.	水	舖、次、𩚑、𩚑	水	
361.	號	饗	號	
362.	虎	饗	虎	
363.	冊	冊	冊	
364.	牆	牆	牆	
365.	𠂔	牆	𠂔	
366.	來	牆	來	
367.	𣎵	樹	𣎵	
368.	台	枱、泉、𣎵	𣎵	
369.	呂	枱	呂	
370.	不	𣎵	不	
371.	般	槃	般	
372.	舟	槃、𣎵	舟	
373.	缶	櫺、膚	缶	
374.	𠂔	𣎵	𠂔	

375.	章	贛	章	
376.	肉	昔、炙、惛、醢	𠂔	
377.	夕	夤、奢	夕	
378.	米	𥽿、𥽾	米	
379.	龜	秋	龜	
380.	秝	秦	秝	
381.	兕	稷	兕	
382.	晉	𥽾	𥽾	
383.	臼	𥽾	臼	
384.	東	糟	東	
385.	秝	泉	秝	
386.	水	泉	水	
387.	禹	宇	禹	
388.	帚	寢、歸	帚	
389.	吾	寢	吾	
390.	五	寢	五	
391.	夢	寢	夢	
392.	弓	疾	弓	
393.	廿	疾	廿	

394.	知	疾	知	
395.	矢	疾、癸	矢	
396.	允	瘡	允	
397.	𠂔	癰	𠂔	
398.	丙	仿	丙	
399.	衣	襲、表、壞	衣	
400.	𦃟	表	𦃟	
401.	矛	表、裘、繡	𠂔	
402.	至	屋	至	
403.	豸	兒	豸	
404.	鷄（難）	歎	鷄	
405.	堇	歎、艱	堇	
406.	彥	顏	彥	
407.	頁	顏、頌、頂、頰	頁	
408.	容	頌	容	
409.	谷	頌	谷	
410.	夾	頰	夾	
411.	穴	岫	穴	

412.	由	岫	⁶⁸³	
413.	广	廡
414.	舞	廡
415.	干	厂、屋、仄、銳
416.	矢	矢
417.	高	髡、堂
418.	豕	豨
419.	𠂔	𠂔
420.	鹿	麋、麗、麤
421.	囷	麋
422.	口	麋
423.	鼠	鼯
424.	冬	鼯
425.	𠂔	𠂔
426.	𠂔	煙
427.	大	奢
428.	多	奢
429.	𠂔	𠂔

⁶⁸³ 「由」字《說文》所無，「由」之小篆作 為「油」字 所從。

430.	肩	悃
431.	川	邕
432.	血	𩇺
433.	辰	𩇺、
434.	見	覩
435.	雲	震
436.	爻	震
437.	魚	𩺰、鱣
438.	隋	𩺰
439.	阜（阜）	𩺰、地、陸、𩺰
440.	左	𩺰
441.	工	𩺰
442.	亶	𩺰
443.	首	𩺰、顏、頰
444.	巳	婚
445.	𡗗	姻
446.	比	妣
447.	絲	嬀
448.	絲	嬀、系、繡、孳

449.	舊	柩	𣎵	
450.	𣎵	柩	𣎵	
451.	臼	柩	𣎵	
452.	曾	甌	曾	
453.	𣎵	甌	𣎵	
454.	爪	系	爪	
455.	糸	繒、紵、系、繡、孳	糸	
456.	金	紵	金	
457.	臼	繡	臼	
458.	𣎵	繡	𣎵	
459.	𣎵	強、𣎵	𣎵	
460.	彊	強	彊	
461.	弓	強	弓	
462.	𣎵	強	𣎵	
463.	𣎵	強	𣎵	
464.	三	強	三	
465.	申	虹、申	申	
466.	豕	地	豕	
467.	𣎵	垣、堵、城、陴	𣎵	

468.	亘	垣	亘	
469.	者	堵	𠄎	
470.	尚	堂	尙	
471.	丰	封、蓬	丰	
472.	爾	璽	爾	
473.	玉	璽	王	
474.	成	城	成	
475.	戊	成	戊	
476.	午	成	午	
477.	褻	壞	褻	
478.	眾	壞	眾	
479.	喜	艱	喜	
480.	剡	銳	剡	
481.	炎	銳	炎	
482.	卑	陴	卑	
483.	益	黼	益	
484.	軌	乾	軌	
485.	乙	乾	乙	
486.	鬲	辭	鬲	

487.	司	辭	司	
488.	峻	酸	峻	
489.	田	酸、強	田	
490.	夔	酸	夔	
491.	允	酸	允	
492.	鹵	醢	鹵	
493.	盃	醢	盃	
494.	有	醢	有	

《說文》古、籀文構形相同者，共 129 字，包括：
「方」、「睿」、「𡗗」、「𡗗」、「牛」、「正」、「𡗗」、「束」、「辛」、「手」、「或」、「勻」、「鹵」、「革」、「鬲」、「王」、「門」、「氏」、「戶」、「今」、「月」、「丰」、「各」、「鼎」、「易」、「竹」、「𡗗」、「𡗗」、「支」、「古」、「冊」、「𡗗」、「來」、「般」、「缶」、「鹵」、「日」、「亏」、「廿」、「知」、「至」、「穴」、「广」、「干」、「口」、「大」、「多」、「川」、「血」、「見」、「雲」、「爻」、「左」、「工」、「𡗗」、「首」、「巳」、「白」、「爪」、「金」、「𡗗」、「𡗗」、「彊」、「弓」、「𡗗」、「𡗗」、「三」、「彖」、「𡗗」、「者」、「玉」、「成」、「戊」、「午」、「喜」、「炎」、「卑」、「司」、「巽」、「西」、「𡗗」、「𡗗」、「又」、「𡗗」、「中」、「艸」、「斤」、「寸」、「欠」、「𡗗」、「心」、「𡗗」、「𡗗」、「人」、「火」、「林」、「門」、「土」、「亼」、「食」、「舟」、「肉」、「夕」、「米」、「矢」、「厂」、「田」、「六」、「辰」、「臣」、「止」、「疒」、「二」、「示」、「女」、「口」、「木」、「聿」、「月」、「鹿」、「馬」、「雨」、「支」、「貝」、「𡗗」、「刀」、「佳」、「𡗗」、「𡗗」(129/212)
《說文》古、籀文部份構形相同者，共 26 字，包括：
「𡗗」、「禾」、「丰」、「言」、「𡗗」、「衣」、「矛」、「頁」、「水」、「尸」、「日」、「𡗗」、「內」、「戈」、「虫」、「一」、「𡗗」、「𡗗」、「絲」、「糸」、「申」、「員」、「子」、「𡗗」、「𡗗」、「箕」(26/212)
《說文》古、籀文構形相異者，共 57 字，包括：
「車」、「豆」、「𡗗」、「𡗗」、「𡗗」、「真」、「肅」、「韋」、「會」、「周」、「𡗗」、「西」、「虎」、「龜」、「禹」、「五」、「允」、「网」、「𡗗」、「舞」、「豕」、「冬」、「仝」、「覃」、「𡗗」、「旁」、「璿」、「中」、「𡗗」、「速」、「商」、「兵」、「農」、「𡗗」、「棄」、「敢」、「𡗗」、「則」、「副」、「乃」、「𡗗」、「𡗗」、「疾」、「屋」、「𡗗」、「𡗗」、「希」、「𡗗」、「煙」、「𡗗」、「𡗗」、「𡗗」、「𡗗」、「封」、「壞」、「四」、「𡗗」(57/212)

參考資料

1. 傳統文獻：

- 王國維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
- 王筠著，《說文句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王筠著，《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 夏竦撰，《古文四聲韻》，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 孫詒讓撰，《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孫詒讓撰，《契文舉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孫詒讓撰，《孫籀廬先生集》，台北：藝文印書館，1963。
- 徐鍇撰，《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桂馥撰，《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荀悅撰，《漢紀》，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
- 莊述祖撰，《說文古籀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5。
-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
- 郭忠恕撰，《汗簡》，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魏校撰，《六書精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 古文字資料彙編：

-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張頴、陶正剛、張守中著，《侯馬盟書》，上海：文物出版社，1976。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07。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香港：中華書局，1978。
- 何琳儀著，《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李守奎編著，《楚文字編》，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 故宮博物院編；羅福頤編，《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 施謝捷顧問；許雄志主編，《秦印文字彙編》，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1。
- 孫海波編，《魏三字石經集錄》，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
- 容庚著，《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徐文鏡編，《古籀彙編》，台北：商務印書館，1963。
- 袁仲一、劉鈺著，《秦文字類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 高明撰，《古文字類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 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張玉春撰、張世超撰，《秦簡文字編》，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
- 張守中、孫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鐸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1。
 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張新俊、張勝波著，《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成都：巴蜀書社，2008。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程燕編著，《望山楚簡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
 董蓮池主編，《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劉信芳、梁柱編著，《雲夢龍崗秦簡》，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
 滕王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駢宇騫編著，《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3. 近人論著：

丁佛言撰，《說文古籀補補》，北京：中華書局，1988。
 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台北：商務印書館，1966。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王寧、鄒曉麗主編，《漢字》，香港：海峰出版社，1999。
 王輝編著，《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
 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中國古文字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朱瑞平著，《孫詒讓小學讀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何琳儀著，《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吳大澂撰，《說文古籀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吳建偉著，《戰國楚音系及楚文字構件系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
 呂思勉著，《文字學四種》，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李家浩著，《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7。
 李零著，《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
 李零著，《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
 李學勤著，《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邱德修撰，《說文解字古文字釋形考述》，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
 金德建，《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台北：貫雅文化事有限公司，1992。
 姚孝遂著，《許慎與〈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83。
 故宮博物院編，《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胡小石著，《胡小石論文集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唐蘭著，《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唐蘭著，《古文字學導論》，濟南：齊魯書社，1981。
 荊門市博物館編輯，《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商承祚著，《說文中之古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北京：中華書局，1956。

張行孚撰，《說文發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張富海著，《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

張維信撰，《說文解字古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74。

張曉明著，《春秋戰國金文字體演變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

強運開撰，《說文古籀三補》，台北：商務印書館，1976。

陳昭容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陳夢家著，《中國文字學》，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

陳夢家著，《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

舒連景撰，《說文古文疏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馮勝君著，《郭店楚簡與上博簡的對比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7。

黃暉撰，《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黃德寬、何琳儀、徐在國著，《新出楚簡文字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楊五銘編著，《文字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楊樹達著，《中國文字學概要；文字形義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楊樹達著，《積微居金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董蓮池著，《說文部首形義新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董蓮池著，《說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裘錫圭著，《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裘錫圭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

趙學清著，《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劉釗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蔣伯潛編著，《文字學纂要》，台北：正中書局，1959。

錢穆撰，《漢劉向、歆父子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1980。

戴震撰；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4。

羅衛東著，《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顧正編著，《文字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

4. 單篇論文：

丁秀菊，〈20 世紀戰國文字研究的反思〉，載《南昌大學學報》，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27-131。

王穎，〈戰國中山國文字構形特點試探〉，載《社會科學家》，2005 年 S1 期（2005 年 5 月），頁 616-617。

古敬恒、孫建波〈小篆對籀文的省改與秦人的思維趨向〉，載《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1 期，頁 54-56。

- 江舉謙，〈說文古文研究〉，載《東海學報》，第二十一卷，1980年6月，頁1-24。
- 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抄古文〉，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頁101-134。
- 李天虹，〈說文古文新證〉，載《江漢考古》，1995年02期，頁73-81。
- 李守奎，〈《說文》古文與楚文字互證三則〉，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頁468-472。
- 李朝遠，〈新出秦公器銘文與籀文〉，載《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5期，頁82-86。
- 李運富，〈從楚文字的構形系統看戰國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地位〉，載《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頁35-39。
- 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頁170-182。
- 李零，〈簡帛古書的整理與研究〉，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4期，頁4-12。
-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兼論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頁209-252。
- 邵磊，〈戰國古璽分域叢談〉，載《南方文物》，1996年，第4期，頁34-41。
- 金德建，〈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載《文瀾學報》，第3卷1期，1937年3月，頁1777-1823。
- 施謝捷，〈古璽印文字叢考（十篇）〉，載《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頁116-122。
- 徐在國，〈《原本玉篇殘卷》中的籀文初探〉，載《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頁81-85。
- 徐寶貴，〈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七篇〉，載《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3期，頁103-105。
- 晏士信，〈王國維「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申議〉，載《雲漢學刊》，第8期，2001年6月，頁133-155。
- 秦金根，〈何琳儀教授談戰國文字與書法〉，載《書畫世界》，2003年，第6期，頁23-24。
- 張向民，〈20世紀戰國文字研究述要〉，載《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07年，第3期，頁199-120。
- 許文獻，〈《說文》古文之來源與性質再探——對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之幾項修正意見〉，載《文字論叢》，第三輯，頁401-426。
- 陳楓，〈籀文時代新探〉，載《人文雜誌》，1996年，第3期，頁63-68。
- 陳楓，〈從籀文到篆文的變化看漢字改革〉，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2期，1996年6月，頁73-76。
- 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載《古文字研究》，第七輯，頁273-287。

- 黃錫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說文》「古文」的研究〉，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頁 509-536。
- 黃錫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義雲章》「古文」的研究〉，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輯，頁 242-262。
- 楊澤生，〈孔壁竹書的文字國別〉，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 年，第 1 期，頁 73-77。
- 董蓮池，〈二十世紀中國學者的戰國文字研究〉，載《古漢語研究》，2000 年，第 4 期，頁 11-14。
- 賈澎，〈淺析《說文解字》釋形中的「某，古文某(字)」〉，載《語文學刊》，2006 年，第 8 期，頁 127-129。
- 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的構形系統〉，載《聊城師範學院學報》，2001 年，第 5 期，頁 57-58。
- 齊秋生、徐學標，〈《史籀篇》文體考〉，載《語言研究》，2005 年，第 3 期，頁 62-63。
- 樊俊利，〈《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合證〉，載《語文研究》，2009 年，第 4 期，頁 56-62。
- 潘玉坤，〈籀文形體淺論〉，載《殷都學刊》，2003 年，第 2 期，頁 89-92。
-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2 期，頁 82-85。
- 蔣詩堂，〈戰國文字域別特點考察的原則之探討〉，載《湖南社會科學》，2002 年，第 2 期，頁 94-96。
- 鄭振峰，〈論甲骨文字構形系統的特點及其演變〉，載《語言研究》，2004 年，第 3 期，頁 84-88。

5. 碩士及博士論文：

- 王穎，〈戰國中山國文字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6。
- 朴昌植，〈《說文》古籀和戰國文字關係之研究〉，私立香港珠海大學，碩士論文，1989。
- 吳國升，〈春秋文字研究〉，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5。
- 李梅，〈《說文》古文研究初探（1949 年以前）〉，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4。
- 林美娟，〈《說文解字》古文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論文，1999。
- 唐莉，〈戰國文字義符系統特點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 孫剛，〈齊文字編〉，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8。
- 張傳旭，〈楚文字形體演變的現象與規律〉，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2。
- 張新俊，〈上博楚簡文字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5。
- 張靜，〈《說文》「古文以為」考〉，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7。
- 張靜，〈郭店楚簡文字研究〉，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2。
- 張蕾，〈《說文》小篆訛形研究〉，天津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2003。
陳青峰，〈殷商金文構形分析〉，碩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2005。
陳鎮卿，〈《說文解字》「古文」形體試探〉，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1995。
彭吉思，〈戰國燕系文字地域特征研究〉，碩士論文，華南師範大學，2007。
程燕，〈望山楚簡文字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2。
楊玉飛，〈徐鍇《說文解字系傳》古文研究〉，天津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
廖素琴，〈《說文解字》重文中之籀文字形研究〉，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薛永剛，〈《說文解字》小篆異體字初探〉，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
嚴和來，〈試論《說文》古文的來源〉，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4。

6. 網上電子文庫：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漢達文庫」（1992- ）。